



佛學叢報號四第

本報特別廣告一

本報設問答一門原爲商榷眞理對揚大法凡遇賜教問題無不悉心研究盡情貢獻蓋上關

諸佛之正法下繫衆生之慧命決不敢冒昧從事苟且塞責也故對于奉答各條應負完全之責任尙祈海內外同志不時訓迪感且無既矣

本報特別廣告二

頻伽精舍大藏經陰歷年內完全告成各處頗有向本報探問并有託爲代購者希逕將經價（貳百肆拾元）郵滙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花園內直接訂購必無遺誤如有妥便代購手續甚簡取携亦便更可省却寄經之郵費也

佛學叢報第四期目錄

圖畫

(一)爪哇佛塔旁所雕佛像

(二)爪哇波羅普陀佛塔

(三)印度所刻佛像

(四)爪哇波羅普陀佛塔頂

(五)日本真言律宗阿闍黎雲照律師遺像

(六)印度大佛龕

論說

(一)論尊崇佛教爲今日增進國民道德之切

要

(二)性命篇

學理

(一)十宗畧說

(二)讀法華經妙音品

(三)法性宗明綱論

(續)

歷史

(一)三國佛教略史

(二)西藏佛教畧史

(續)

目錄

專件

中華佛教總會公函

紀事

不及備載

問答

(一)香嚴閣答問

(續)

(二)本報謹答賜教問題

文苑

不及備載

雜俎

(一)燉煌石室佛經校勘語

(二)無爲館筆記

(續)

(三)名山遊訪記

(續)

(四)頻伽漫筆

(續)

(五)道說紀餘

(續)

譯叢 王陽明之唯心論

釋迦牟尼佛應世二千九百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二年二月一號出版

(表目價)

全	年	十二册	三	元
半	年	六册	一元六角	
每	月	一册	三	角

編輯所 上海愛而近路慶祥里西七弄一百五十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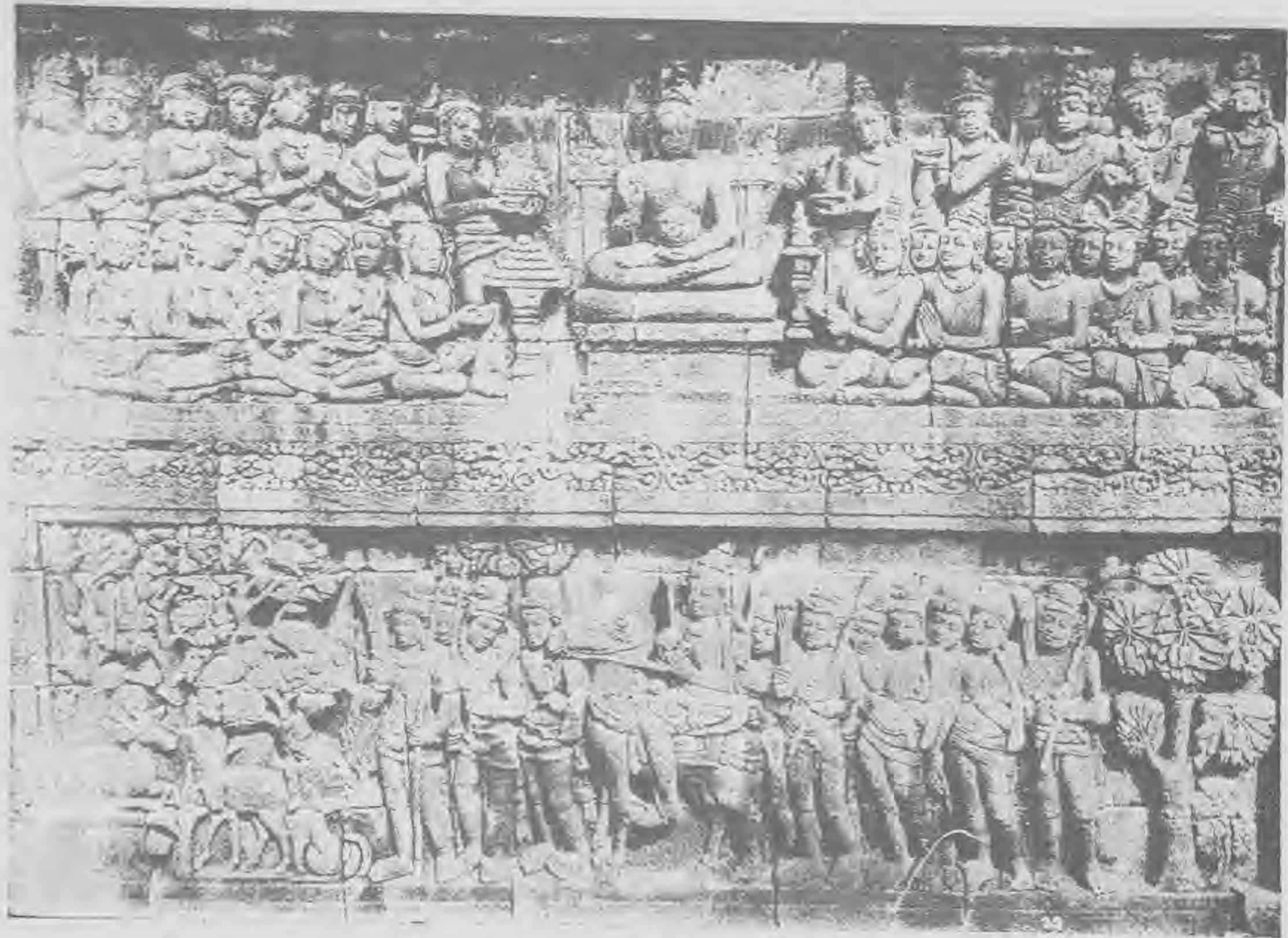
印刷所 上海海寧路 有正印刷所

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 有正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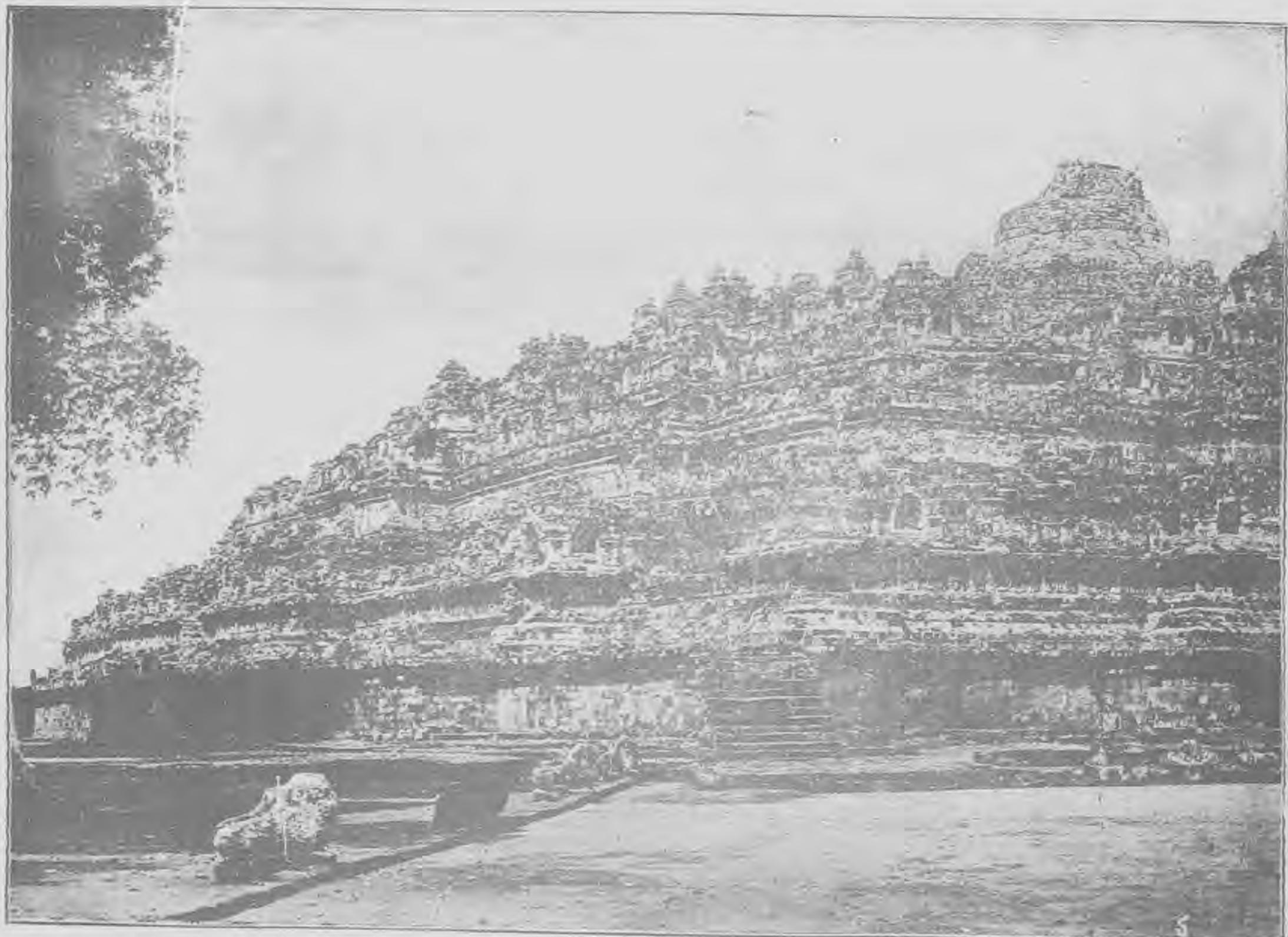
北京琉璃廠 有正書局

天津東馬路 有正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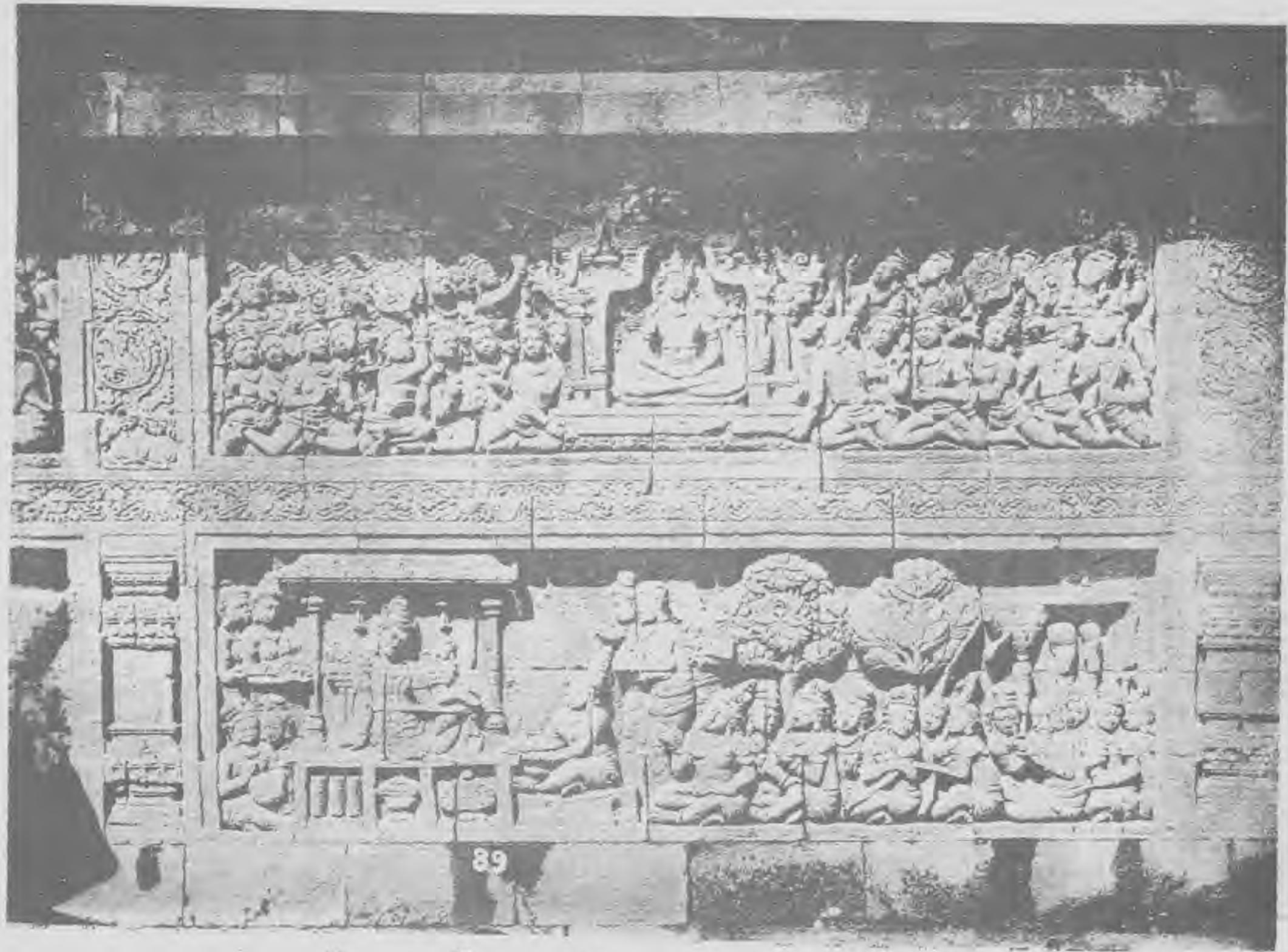
南昌東湖邊承恩寺內 江西佛學會



像 佛 雕 所 旁 塔 佛 座 爪



爪哇味波羅僧院佛塔全影後震地尖塔頭傾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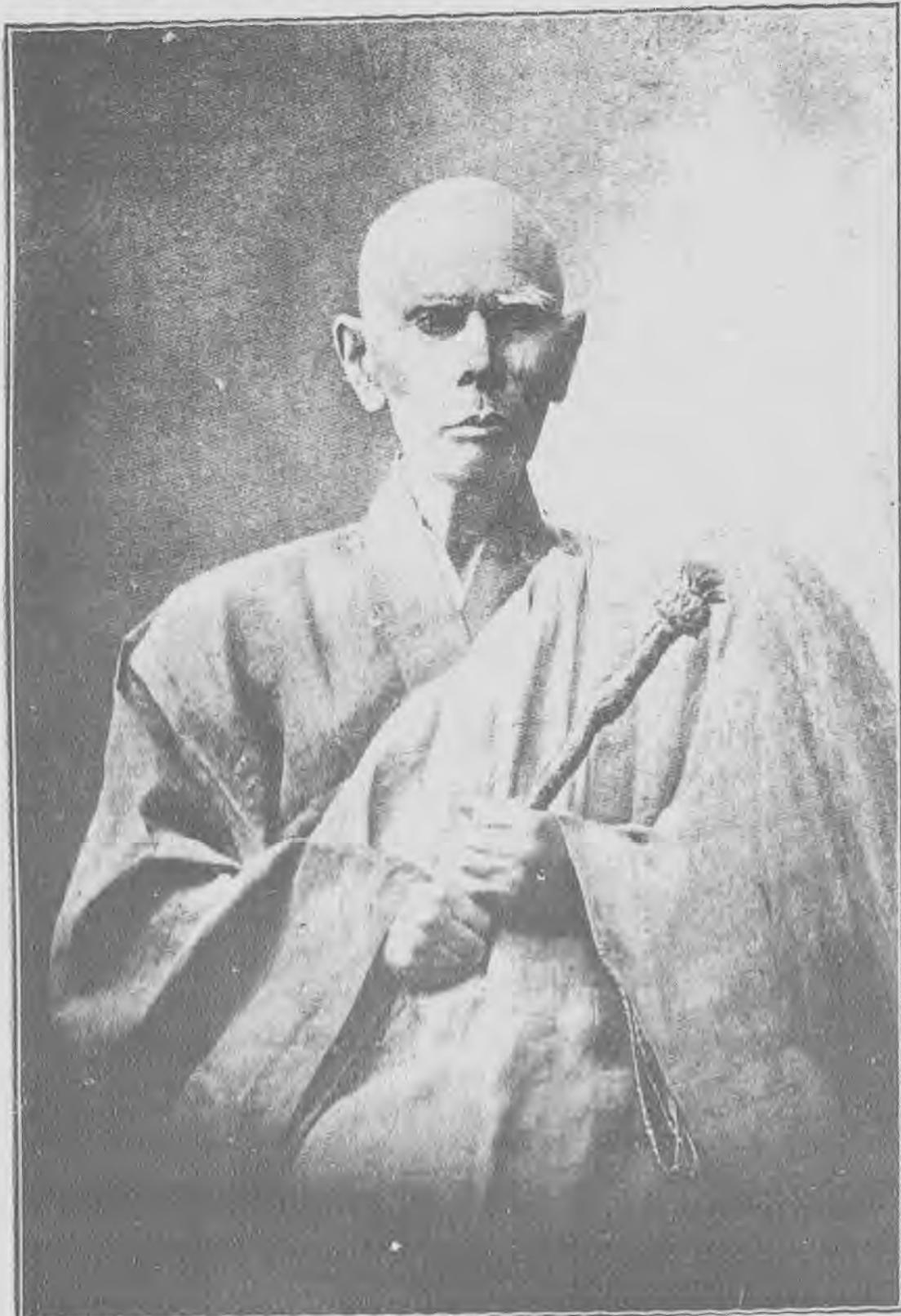


像 佛 刻 所 度 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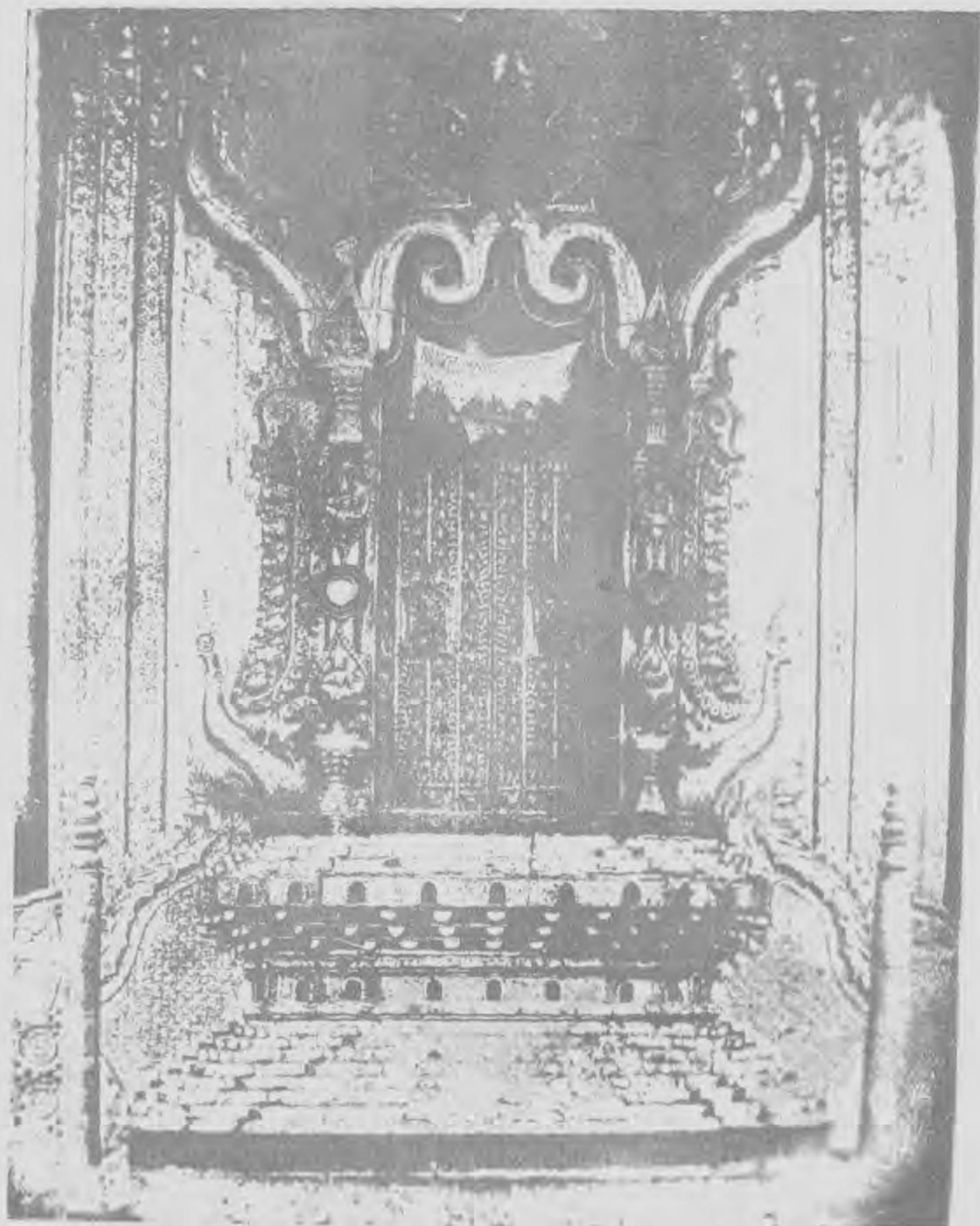


頂 塔 佛 院 普 羅 波 哇 爪

長園園僧動不自梨周宗阿言真本日



雲照律師遺像



祐 佛 大 度 印

論說一



論尊崇佛教爲今日增進國民道德之切要

(鳥日山僧)

中國者文明鼻祖也開化於二千年以上遠在希臘羅馬之先爲東西各國所公認而蚩蚩黃族莽莽神爲迭廢迭興相繼相續或隱或顯若存若亡綿歷數千年以逮今茲卒能逐滿虜而復漢業肇共和五色之旗標立於二十世紀之競爭世界以光復文明豈非我國民維繫之力之多且偉哉然而興廢何常繼續垂替其現者在形式而精神未彰其存者祇軀壳而靈智猶泯天晦地霧時危民恫人獸齷齪於衣冠虫沙混合乎塵芥媢嫉勝則笑刀相斫廉恥喪而裸體自媒利祿之途無思勿入名譽之事靡猶不工冥冥悵悵紛紛擾擾現象如此其故何歟則以秉彝汨而道德隳久矣不自今日始也夫道德之在人心猶空氣之在天壤天雖高地雖厚而所覆所載不能一日離空氣之間人無古今無中外亦不能一日不範圍於道德之內况處改造國家之日當物競天演之衝受專制淪胥之痛如前顧環球逼迫之福於後何以極我饑渴何以濟我死生何以鞏我邦基何以揚我民族大本大原端在道德然既患眞道德之少尤

患。僞道德之多將欲於靡靡之中存真剔僞而施教育以求之操法律以繩之其事誠急其收效甚緩且卽教育普及法律完全而此藏於方寸間無形無朕之所謂道德者終不可見非從其方寸間有以激發而感動之不爲功則宗教尙已吾國宗教問題猶來確定但爲挽救真道德計則信用佛教實唯一不二之方針起死回生之要藥舍此而空談教育強用法律雖云治本無補於標榜不立矣本於何有觀歐美諸國奉行其耶穌基督之教以高尙眼光察之固甚下劣而在彼自各具深義使彼無此耶穌基督之教集合其國民心理卽不能張其國力日抵富強故其哲學家如斯賓塞爾輩創爲生存競爭之學說崇拜功利專爲一己而獨宗教漠然有伽得社會學者卽將其理論駁辯無遺蓋功利由競爭發生競爭必根據道德我中國旣號稱文明初祖以道德爲立國原素亦即所以成爲文明初祖之特色保存此特色必使民國四萬萬人皆知皈依佛教大乘斷非仍拘守孔教所能措手無他時爲之也孔子處貴族時代一平民耳無作更之資抱道欲行有志未逮又不能聯合平民推翻貴族乃起而設教杏壇集弟子三千人使養成吏林得漸於貴族之列其作春秋也又有非世卿之議以隱貶貴族制度卒之於弟子中之上焉者爲帝師王佐下焉者爲陪臣爲邑宰己身則爲委吏乘田以玉攝行相事皆不過適償所願汲汲於利祿一途而止及至七十二國周遊數次日暮途窮回家且依傍季氏故論孔教之學說誠純美矣而其最大污點則在以學說爲筌蹄以富貴利祿爲魚兔自漢代承暴秦帝制自爲之後士大夫醉心此富貴利

祿之思想。陽以尊孔氏之學說爲根。陰以求達此思想目的英雄入彀。下士熟中不爲功名。始讀書殆千萬人中不得一二也。今共和初政創千古未有之局。亦當矯千古相仍之弊。凡爲國民具有天職。苟或一人一時稍萌一毫富貴利祿思想。即如微虫微菌可以戕賊其身。蔓延於世。將不至滅絕人種。不止此。孔教所以斷不適用於今之一大理由。至耶穌基督在歐人用之。自成爲歐人之宗教。若我國用之。不徒舍已。從人不足爲法。且我國人之信耶穌基督者。並非崇拜上帝實乃崇拜西帝上者。假途以習歐學。其次。借以溫飽下者。憑教會之勢陵轢同類。所以我國之基督教是僞非真。即其教亦惟野人時代用之爲宜。反是特足使文明退化。試觀羅馬當年政治學術。何等絢爛。後用基督主義禁止研究哲學。窒人腦經。以致學術日衰。政治日弊。國亦隨之而亡。日耳曼種本野蠻賤族也。得問基督教博愛之說。遂使強暴好殺之心逐漸化去。日進文明。此皆其例。我國今日雖未能與羅馬並稱。亦可爲伯仲。要亦非初起之日耳。曼種所可此儕。且就理論上言之。其教不合哲學之處。亦良多可哂。略具學問思想之士。決無肯信。從者然則孔耶。既兩不適用。如彼而時機又急。須提倡道德。如此非我佛教。其誰與歸。佛教言修心而涵乎道德。儒者講道德。亦在正心誠意而已。心果正也。意果誠也。斯道德之基礎。已立擴而充之。羅張矣。五常備矣。本無甚高深荒遠之境。與人以不可幾及。故佛學之理。使上智精研而無窮。佛之戒律。使下愚警覺而易入。世間出世。澈上澈下。義極圓滿。但流行既久。亦有幾許雜質。與佛氏宗旨本不相容者。多有。凡夫尊信。

論說一

三

第四集

失實及前此崇尚科名之士將太上感應篇文昌陰隲文與燒紙化筆扶箕禮斗種種非內典所有一概附會之以入於佛教於是乎佛教益爲世所詬病斥爲迷信誣孰甚焉今宜闡明眞理發揮正宗以華嚴法相二宗爲鵠而後各具勇猛無畏之氣概正知正覺之心量以求之勿計現身之康樂勿謀福利於子孫乃能轉移此五濁惡世而放一中華民國之異彩華嚴所說在普度衆生使衆生頭目腦髓都可施捨於人此乃物我同胞之眞實境地更無些子私意爲極端純粹道德而法相所說則萬法唯心以一切有形色相無形法塵皆歸於幻見幻想空諸所有此又背塵合覺之活潑境地亦無些子渣滓爲極端清淨道德近世西儒所說（十二範疇）即是（相分）道理又云（世界成立全由意思育動）即是（華嚴十二緣生）道理可見講哲學之通於佛學歐儒亦未嘗不推重佛學也若得此種知覺而又勇猛無畏衆志成城自然能團結感情增進其道德觀念雖今日佛教末流已有許多他力攝護之事然能就華嚴法相二宗專一祈向則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我所依賴之佛祖仍是依賴自心心在佛上斯佛在心上人人有一佛在心斯人人不作違心之事而喪心之事更不爲矣不違心不喪心則良心常在道德即良心之見端固無他奇妙也以此言之比諸奉孔教之高深與耶穌基督之取法異類詎不勝耶或曰中國之有佛教亦二千餘年何以其教終行而不行此由於前爲孔教所蔽且時未至耳大概教分三時期一爲多神教二爲一神教三爲無神教亦如政體之分三項一是貴族政體二是君主政體三乃共和政體

必由貴族而經歷君主之階級方可漸入共和非可蹴等而進也苟躡進焉則雖無君主必有貴族性質攬乎共和之間非真共和矣教猶是也必由多神教而經歷一神教之階級方可漸入無神教非能倏忽變更也苟倏而變焉則雖止一神必仍含多神性質中國古代之道教是多神教也當夫騰蘭寫經像載白馬之時有五岳十八山館諸道士與漢明帝上表力爭帝乃設行殿於西京任其角力道士等設壇列奠取諸道經置壇上以火燒經不灰爲驗及陳訖經從火化道士有自感而死者其餘六百餘人並婦佛法此多神教之退處不勝在佛法初至已然徒以中間未歷一神教之階級故致循委遺源習非成是亦目我佛爲一種鬼神與道教之種種鬼神誤相混合而一般社會遂無不趨入歧途傳爲迷信又值相沿專制以孔教籠絡人心牢不可破所以佛教之效力不顯今專制已倒孔教漸祧耶穌基督之風濡染既久人人知多神之不如崇拜一神卽由此心理灌輸佛學而導入無神教焉機應時而大順法獲緣而必彰可斷言也或又曰印度爲佛教所出之地其信佛教也至今未息何以其國久亡不知印度之亡非亡於佛教之不修乃其政治法律之凌夷祇有部摩拏法典爲婆羅門所撰有以致之夫國無政治法律任用何教皆不足圖存其亡國之咎不在佛教而在無政治法律也故我國漢唐以來皆行佛教而盛衰興廢之迹必視其政治法律爲衡非孔教所能推挽之也佛教雖大何獨不然抑不觀日本乎日本之崇信佛教駕乎我國之上而其國乃強盛如歐美非佛教卽強盛之具也有補助佛教之政治與維持佛教

之法律政治益隆。法律益備，則佛教自然發達，足以奠世界於永久。不墮良以佛教視一切衆生，皆爲平等。今日正提倡此平等主義，欲使國民咸知天賦人權不可放棄，正宜揚佛法以解之。庶幾民心紛擾漸得專壹，民氣囂張徐歸甯靜，乃奮其專壹之志，舒其甯靜之象，出而謀穩健之建設，以長享幸福。否則社會錮蔽積重，難返發抒。政法則人人文明感化，人心終格格不入，蓋今日大勢固不能舍政治法律而徒行佛教，亦斷不能不以佛教爲前提，而空言政法。有佛教而兼有政法，日本之所以盛也。有佛教而苟無政法，印度之所以亡也。政法爲用，世之手續；佛教爲感，世之機緘。以今之人居今之世，不患用世之手續，不備獨患惑世之機緘。不開藉曰不然，何以約法尊重，有違背而不顧者矣？自由特權有侵犯而見奪者矣。夫違背約法，侵奪自由，豈非軼出政法之外，豈政法不足以限制之歟？而竟悍然蹈之，甘冒不韪，皆由良心上之道德，未有以激動之也。激之之具，惟佛教最切近易行。所冀海內同胞，發起宏願，感受正覺，同臻上乘，又以菩提心運廣長舌，展轉勸導，無論男女，無論賢不肖，無不具有靈思智慧之人，即無不具有渾淪完美之道德，可以淪而出之不憚。此論以佛法作世間法，而說若論出世間之佛法，固未曾說著一字。我民國同胞，使洞解此世間法，而克臻完美之道德，則向上出世間法，亦思過半矣。

性命篇

(續)

(華予)

論說二



若如程子之言。則佛語住心。惟有廣大第一。而不顧顛倒差別。不是何以克稱常住哉。斯義也。諸大弟子。二乘菩薩。或所未解。無怪吾儒之未悉也。且佛法教人。除五欲。空五蘊。不住六塵。不著四相。淨身口意。三業。減三毒。斷十縛。十使十習。持五戒。八戒。滿分。十戒。離二邊。三際。除二執。三障。二死。三藏。有律藏。六度。有尸羅。羼提。二波羅密。所以斷妄滅欲。無我。去私。切切以意識。內心生滅。污染爲毒。虺魔怨要。於漏盡。以還我空。如自性清淨本源。覺體。然後得成佛道。此與儒者言明善復初。盡心知性。誠身之旨。暗合種種密行。苦行。精嚴。切實。功夫十倍。於儒門。故小乘三十七法。大乘三十六法。皆正心誠意。修身崇德。修慝辨惑。爲仁求仁之要。科條備具。與堯舜孔孟聖人率性修道。教理事法。無別。雖未立義之名。而孰非義之用。何嘗無方外之義乎。至其所以必祛三障。遺二無。我必使心常依八正道。平等無事。而獨教人去執心。惟任自然。順理而行。勿用私智。認賊爲子。所謂三業隨智。慧行觀自在也。在儒理。卽孔子無意必固我。孟子辨子。

莫。之。執。中。朱。子。謂。說。易。須。如。水。上。打。珠。不。可。著。水。司。馬。談。論。道。之。用。以。爲。無。成。勢。無。常。形。有。法。無。法。有。度。無。度。而。易。亦。言。變。動。不。拘。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則。祛。理。障。遺。我。執。法。執。即。堯。舜。執。中。眞。諦。在。易。爲。六。位。時。乘。在。中。庸。爲。君。子。時。中。何。嘗。如。程。朱。之。言。無。方。外。之。義。不。可。推。行。盡。滅。義。理。指。爲。障。礙。也。佛。言。一。切。衆。生。皆。具。佛。慧。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故。知。理。障。即。事。障。業。障。之。根。株。執。中。之。要。義。儒。者。之。近。思。所。謂。聖。諦。何。可。譽。之。也。又。程。子。說。坤。文。言。直。方。大。曰。大。謂。不。孤。合。內。外。而。言。敬。義。既。立。其。德。盛。大。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故。不。疑。其。所。行。而。無。假。於。習。自。無。不。利。豈。知。佛。學。大。乘。三。六。法。有。四。無。礙。四。無。畏。謂。義。無。礙。法。無。碍。辭。無。碍。樂。說。無。碍。我。正。智。無。畏。漏。盡。無。畏。余。謂。此。不。孤。而。大。不。疑。不。習。無。不。利。方。之。又。何。如。乎。大。智。度。論。說。四。無。畏。曰。第一。第三。說。智。第二。第四。說。斷。智。斷。既。足。故。能。增。長。智。慧。破。除。煩。惱。於。大。衆。廣。說。自。他。無。疑。無。忌。衣。毛。不。鑒。智。慧。不。却。不。沒。凡。有。所。作。爲。勇。猛。彊。健。決。定。不。疑。天。魔。外。道。不。能。沮。壞。此。即。孔。子。所。希。三。達。德。智。不。惑。仁。不。憂。勇。不。懼。而。文。殊。觀。音。普。賢。三。大。士。寶。身。具。之。者。也。凡。此。皆。於。聖。道。易。道。無。倍。非。爲。異。端。且。義。與。理。相。成。故。孔。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又。曰。立。於。禮。其。誨。伯。魚。曰。不。學。理。無。以。立。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凡。衆。生。之。行。有。顛。倒。差。別。必。由。於。過。不。及。二。者。皆。由。於。不。學。理。不。及。之。吝。羞。在。事。上。猶。輕。惟。過。之。先。多。由。恭。不。近。禮。而。足。恭。其。恥。辱。最。重。最。甚。以。其。關。於。心。德。起。念。生。見。之。畔。援。欹。羨。也。而。佛。法。有。八。關。十。誦。戒。律。四。威。儀。自。其。外。而。觀。之。亦。禮。教。也。昔。日。西。天。

二十一祖徧行尊者先世爲僧常謁大光明菩薩以老故策杖往謁以杖倚壁畫佛像面其師責其重子輕父以此過慢遂失二果永嘉之初見六祖卓錫而立不卽參禮祖卽責曰夫沙門者三千細行八萬威儀大德從何方來得此大我慢朱子言有小沙彌坐偶徧倚其師屢聲呵之自是終身正坐不敢欹傾程子亦書觀於佛寺見威儀之整肅歎謂儒門淡薄不能收拾禮教悉歸釋氏去矣卽觀今之家庭學舍之間父兄子弟先生弟子居行坐起言談祇對大率倨傲簡肆任情無理至於交遊習狎甚或燕喪威儀實大不如佛門之有嚴有則也故非崇釋薄儒有所傾袒實見佛學自來爲儒門之所痛抵力闢而不遺餘力者乃皆無倍於孔子聖教之處而佛氏之精深廣大爲彼儒之所來嘗夢見者無倫矣又安可以後世陋人徒襲其迹逐一昧賤惡痛絕而呵禁之哉且卽就世出世論禮固與義相成而尤主於敬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不居於敬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取捨不違於天此卽是義以方外所謂如是也如是降心如是住心無礙無畏而不疑其所行德盛不孤不習孰大於是又經言如來者諸法如義佛說一切法皆佛法禪家有自真常流注爲平等法此有似周子所謂太極之動也故曰五性動而神發智善惡分而萬事起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某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

之欲也。無節於內而智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孟子所謂物交物斯引之而已。聖人教人率性修道必內禁其心不使逐物流宕外絕其欲使心不亂。內外際斷制外以養中所以節性防淫率性修道聖門克已復禮求仁之要莫切於此。而佛則必要之以八正道中道義行之以求降服其心而住廣大第一。常不倒四心。又如三果說入流不入一往來無往來無不來亦卽內禁外絕不便外物交而引去故孔子從心所欲必曰不踰矩也。程子言敬是持己而尤必以義以方外也。以上審觀佛教皆與儒理互相發明以是知道一而已。理欲善惡是非無中立無二道萬彙一理不可於一法中視爲異義者矣。如迦葉所傳西天二十七祖達磨所傳東土六祖名曰上乘一心之法故謂一乘法不二法。佛法是一法不二故經曰惟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而儒門堯舜禹湯孔曾思孟所傳亦未嘗非一法也。其存理遏欲正心誠意修身崇德修慝辨惑求仁爲仁之要危微精一擇善固執同歸於一中一誠不二者是也。中庸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二。董子曰天不變道亦不變。釋家如二祖謂學人諄諄以法之二見者爲病爲迷惑何來後儒於真實理諦妄起異曰於不二門中分爲二法判儒釋如水火如薰蕕之不可同器如晉楚帶劍各是其左右雖韓歐朱程諸大儒亦不能察洵可異也。釋門子弟不通儒書遂亦不敢與儒抗辯於是性命大旨遂爲學者裂泯盡矣。

(未完)

十宗略說

(楊仁山先生遺著)

長白如冠九年。伯作八宗二行。自書條幅。刻於武林。予欲附入禪門。日誦之末而未果。頃見日本凝然上人所著八宗綱要。引證詳明。而非初學所能領會。因不揣固陋。重作十宗略說。求其簡而易曉也。以前之九宗分攝羣機。以後之一宗普攝羣機。隨修何法。皆作淨土資糧。則九宗入一宗。生淨土後。門門皆得圓證。則一宗入九宗。融通無礙。涉入交參。學者慎勿入主出奴。互相韻頑也。

律宗一名南山宗
頭陀行者此宗所攝
有另立

佛住世時。以佛爲師。佛滅度後。以戒爲師。戒有大小乘之別。大乘則宗梵綱戒本等。小乘則宗十誦四分等。大則七衆同遵。小則專制出家。以出家爲住世僧伽。非嚴淨毗尼。無以起人天皈敬也。唐道宣律師。盛宏此宗。著述甚富。時人稱爲南山宗。近代寶華山三昧律師。專以此法軌範僧徒。師資相傳。代有聞人。夫戒定慧三學。次第相須。未有不持戒而能驟得定慧者。而學者往往置之何也。蓋律學檢束身心。持之者違背凡情。隨順聖道。不持者違背聖道。隨順凡情。安見其脫生死關。斷輪迴路耶。楞嚴經中。優波離尊者。

云。我以執身。身得自在。次第執心。心得通達。然後身心一切通利。斯爲第一。後之學者。其以是爲法焉可。

俱舍宗 一名有宗

世親菩薩造俱舍論。在聲聞對法藏內。最爲精妙。專宏有宗。源出毗婆沙論。陳真諦三藏譯出。并作疏釋之。佚失不傳。唐玄奘法師重譯三十卷。門人普光作記。法寶作疏。大爲闡揚。當時傳習。有專門名家者。遂立爲一宗焉。後來通方大士。莫不詳覽。及至今日。則無人問津矣。竊以大小二乘。不可偏廢。如此妙典。豈可終秘環函耶。有志之士。其亦措心焉可耳。

成實宗

成實論譯於姚秦羅什三藏。其中具明一二空。立一二種觀。謂空觀無我觀。有二十七賢聖。以攝階位於小乘中。尤爲優長。六朝名德專習者衆。別爲一宗。至唐而漸衰。後世則無聞焉。夫古人崇尚之典。必有可觀。好學英賢。試取而閱之。亦知一家門徑也。

三論宗 一名性空宗

中論。百論。十二門論。是爲三論。破外道小乘。以無所得而爲究竟。正合般若眞空之旨。故亦名爲性空宗。文殊師利實爲初祖。馬鳴龍樹清辨等菩薩繼之。鳩摩羅什至秦。盛宏此道。一時學者宗之。生肇融觀。並肩相承。生公門下。曇濟大師。展轉傳持。以至唐之吉藏。專以此宗提振學徒。三論之旨。於斯爲盛。天台亦

提中論。其教廣行於世。而習三論者鮮矣。吉藏有疏若干卷。今從日本傳來。或者此宗其再興乎。

天台宗一名法華宗

陳隋間。智者大師居天台山。後人因以山名宗。稱爲山家。蓋自北齊慧文禪師悟龍樹之旨。以授南嶽慧思。思傳之智者。而其道大顯。以五時八教判釋東流一代聖教。罄無不盡。正宗法華。旁及餘經。建立三止三觀六即十乘等法。爲後學津梁。其著述有三大五小等部。展轉演暢。不可具述。智者大師親證法華三昧。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其說法之妙。從旋陀羅尼流出。無有窮盡。人問其位居何等。乃曰圓五品耳。臨捨壽時。念佛生西。可見佛果超勝。非思議所及。纔登五品。已不能測其高深。而猶以西方爲歸。世之我慢貢高。不學無術者。其亦稍知愧乎。

賢首宗一名華嚴宗

華嚴爲經中之王。秘於龍宮。龍樹菩薩乘神通力。誦出略本。流傳人間。有唐杜順和尚者。文殊師利化身也。依經立觀。是爲初祖。繼其道者。雲華智儼。賢首法藏。以至清涼澄觀。而綱目備舉。於是四法界。十玄門。六相五教。經緯於疏鈔之海。而華嚴奧義。如日麗中天。有目共覩矣。後之學者。欲入此不思議法界。於諸祖撰述。宜盡心焉。

慈恩宗一名法相宗。奘師雖生兜率。不別立徒著述。仍以極樂爲勝也。

學理一

天竺有性相二宗。性宗即是前之三論。相宗則從楞伽深密密嚴等經流出。有瑜伽顯揚諸論。而其文約義豐。莫妙於成唯識論也。以彌勒爲初祖。無著天親護法等菩薩。相繼宏揚。唐之玄奘。至中印度就學於戒賢論師。精通其法。歸國譯傳。是爲慈恩宗。窺基慧沼智周。次第相承。論疏流傳日本。今始收回。宋以後提唱者漸希。至明季而大振。著述甚富。皆有可觀。此宗以五位百法攝一切教門。立三支比量。擢邪顯正。遠離依他及徧計執。證入圓成實性。誠末法救弊之良藥也。參禪習教之士。苟研究此道。而有得焉。自不至顛頽佛性。滯洞真如。爲法門之大幸矣。

禪宗 一名心宗

達摩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歷代相傳。人皆稱爲禪宗。其實非五度之禪。乃第六般若波羅密也。觀六祖盛談般若。則可見矣。自釋迦如來付囑迦葉爲第一祖。二十八傳而至菩提達摩。爲東土初祖。又六傳而至慧能。適符衣止不傳法。周沙界之記。厥後五家鼎盛。各立綱宗。臨濟則提三玄三要。曹洞則傳五位君臣。以至鴻仰之九十六圓相。雲門之三句。法眼之六相。門徑雖殊。其剴絕情識。徹證心源。無有異也。嘗考古今參學之徒。開悟有難易。證契有淺深。其言下便徹。立紹祖位者。法身大士。隨機應現也。如臨濟遭三頓痛棒。及見大愚而後悟者。大心凡夫之榜樣也。自宋元至今。莫不窮參力究。經年累月。不顧身命。始得契入者。根器微小故也。或疑禪宗一超直入。與佛祖同一鼻孔出氣。無生死可斷。無涅槃可

證。何有淺深之別。不知此宗不立階級。的是頓門。以夙因言之。不無差降。淺深屬人。非屬法也。慨自江河日下。後後遜於前前。卽有真參實悟者。已不能如古德之精純。何況杜撰禪和。於光影門頭。稍得佳境。卽以宗師自命。認賊爲子。自誤誤人。豈惟淺深不同。亦乃真僞雜出。蓋他宗依經建立。規矩準繩。不容假借。惟禪宗絕跡空行。縱橫排蕩。莫可捉摸。故黠慧者竊其言句而轉換之。蠭魯者仿其規模而強效之。安得大權菩薩乘願再來。一振頽風也哉。

密宗 一名真言宗

如來滅後。七百年時。龍猛菩薩。開南天竺鐵塔。遇金剛薩埵。受職灌頂。秘密法門。方傳於世。金剛薩埵。親承大日如來。卽毗盧遮那佛也。龍猛授之龍智。唐初善無畏三藏東來。是爲此方初祖。又有金剛智。不空。及一行。惠果。皆係金剛阿闍黎。大闡密教。此宗以毗盧遮那成佛經。金剛頂經等爲依。立十住心。統攝諸教。建立曼茶羅。三密相應。卽凡成聖。其不思議力用。惟佛能知。非因位所能測度。至於祈雨治病等法。其小焉者耳。然此法門。非從金剛阿闍黎傳受。不得入壇行道。此方久已失傳。惠果之道。行於日本。至今不絕。西藏喇嘛。亦崇密乘。今時學者。但持誦準提大悲等咒。至心誠懇。亦得密益。欲知其中奧妙。須閱大日經疏釋。及顯密圓通。大藏秘要等便悉。

淨土宗 一名蓮宗 有立般舟行者此宗所攝

以果地覺爲因地心。此念佛往生一門爲圓頓教中之捷徑也。四生六道蒙佛接引。與上位菩薩同登不退。非佛口親宣。誰能信之。旣信他力。盡自力復萬修萬人去矣。華嚴經末。普賢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故淨土宗應以普賢爲初祖也。厥後馬鳴大士。造起信論。亦以極樂爲歸。龍樹菩薩作十住智度等論。指歸淨土者。不一而足。東土則以遠公爲初祖。其曇鸞道綽善導三師。次第相承。宋之永明。明之蓮池。其尤著者也。以念佛明心地。與他宗無異。以念佛生淨土。惟此宗獨別。古德云。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者。一往之辭。奪境不奪人也。應作四句料揀。如云去則決定去。生則實不去者。一往實不生者。人境俱奪也。去則決定去。生亦決定生者。人境俱不奪也。依淨土三經及天親論。應以人境俱不奪爲宗。方合往生二字之義。後人喜提唯心淨土。自性彌陀之說。撥置西方彌陀。以謂心外取法。欲玄妙而反淺陋矣。豈知心外無境。境外無心。應現無方。自他不二。現娑婆而顛倒輪迴。汨沒於四生六道之中。現極樂而清涼自在。解脫於三賢十聖之表。彼修唯心淨土者。直須證法性身。方能住法性土。非入正定聚。登初住位不可。其或未然。仍不免隔陰之迷。隨業輪轉耳。此宗以觀想持名兼修爲上。否則專主持名。但須信願切至。亦得往生也。

出世三學。以持戒爲本。故首標律宗。佛轉法輪。先度聲聞。故次之。以小乘二宗。東土學者。羅什之徒。首先稱興盛。故次以三論宗。建立教觀。天台方備。賢首闡華嚴。慈恩宏法相傳。習至今。稱爲教下三家。拈花

一脉教外別傳灌頂一宗。金剛密授故列於三家之後。以上各宗專修一門皆能證道。但根有利鈍學有淺深。其未出生死者亟須念佛生西以防退墮。即已登不退者正好面觀彌陀親承法印故以淨土終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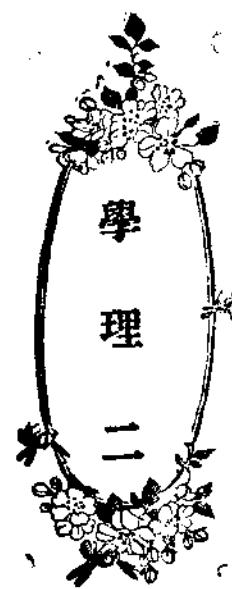


不作齋會

劉宋僧旻。七歲出家。以經義宗海內。號旻法師。修繕寺宇。造設經像。放生布施。未嘗倦廢。或問和尚所修功德多矣。不聞建大齋會。恐福事未圓。旻曰。大齋難得盡理。且米菜鹽醋。樵水湯炭。踐踏洗炙。傷害微蟲。故不爲也。如復求寄王宮官府有勢之家。彌難盡意。不如已之。

贊曰。今人作一福事。必起齋會。名曰圓滿。乃至掩關僧半期以後。卽於關中營營焉晝夜經畫。預辦齋會。無復正念。嗟乎。旻師之言。真萬世龜鑑也。

學理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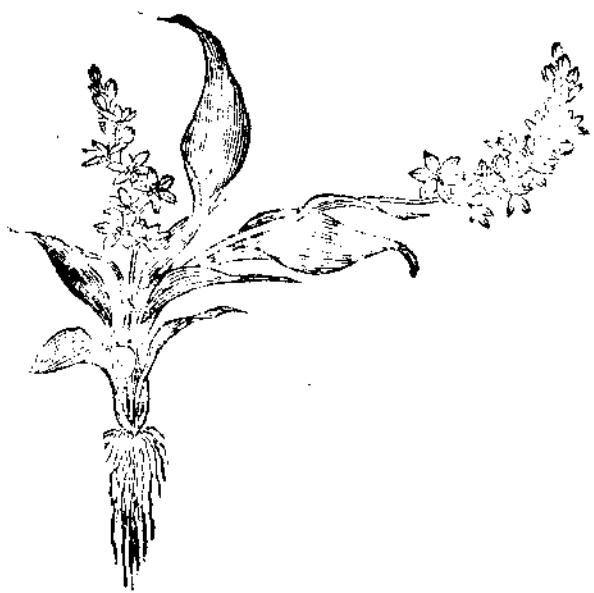


讀法華經妙音品

(楊仁山先生遺著)

此品義味幽深。須以三法釋之。初依四賓主。次依四法界。三依六相。且初依賓主釋者。釋迦如來。主中主也。多寶如來。賓中主也。妙音菩薩。賓中賓也。文殊菩薩。主中賓也。先由主中主放光東照。妙音方發意來。觀衆寶蓮華既現於靈山會前。文殊乃問世尊欲知妙音所行三昧。并願見其色相。表二菩薩均在因位。各有分齊。非仗佛力。不能融會。釋迦乃斬多寶爲現。表古佛雖久滅度。神用常興。故一呼卽至。乃賓中主召賓中賓也。及至妙音到已。先見釋迦。不見多寶者。表釋迦爲此界宗主。多寶現於釋迦界中。非釋迦介紹。不能見也。次依四法界釋者。妙音事法界也。文殊理法界也。釋迦理事無礙法界也。多寶事事無礙法界也。前文釋迦開多寶佛塔。表理事無礙。入事事無礙也。多寶分半座與釋迦並坐。正顯事事無礙之象也。文殊表根本智。顯示般若真空之義。理法界也。妙音得種種三昧。淨華宿王智佛爲彼說國土淨穢。身量大小。妙音未來時。先現衆寶蓮華。所經國土。雨華動地。天樂鳴空。皆屬事法界也。理事無礙。方能契合。

故文殊白佛欲見妙音。然非事事無礙。不能隨心自在。故釋迦斬多寶現其相也。三依六相釋者。卽華嚴經中總別同異成壞也。靈山道場爲總相。四聖在會爲別相。皆證法華爲同相。因果差殊爲異相。師資道合爲成相。各住自位爲壞相。寂音尊者用各不相知之義釋此品。專屬壞相。於經意未能全合。





法性宗明綱論

(續)

(端甫)

- (二)計芥子神我生。卽迦毗羅支流計諸自生而有神我生於心中如芥子計能生諸法以是爲本。
- (三)計麥粒神我生。此人計諸法自生而有神我細如麥粒爲心主宰生於諸法其本宗同上。
- (四)計豆皂神我生。此人計諸法自生而有神我如豆皂大爲心主宰能生諸法本宗同上。
- (五)計半寸神我生。此人計諸法自生而有神我在其心中其長半寸爲諸法因本宗同上。
- (六)計一寸神我生。此人計諸法自生而有神我長一寸許在其心中發生諸法本宗同上。
- (七)計拇指神我生。此人計諸法自生而有大如拇指神我生彼心中出生諸法本宗亦同上。
- (八)計內身神我生。此人計諸法自生而有神我生在最初譬如像生有骨在形禮先彼能生法本宗亦同上。

(九)計能增長神我生。此人計諸法自生而有神我生在最初隨身小大能生諸法本宗亦同上。

(十)計無色神我生。此人計諸法自生而有神我在于體中名爲細身非凡情能見爲諸法主本宗。

亦同上

(十一) 計清淨神我生。此人計諸法自生而有清淨神我在于身中莫能染汙名淨色身能生諸法本

宗亦同上

右十一種異執皆計諸法從神我生其源同出迦毗羅王諦但立說各有小異耳。

計五陰生者約有二類云何二類

(一) 計五陰總相生 即六師等計諸法從自體五陰生執五陰實有

(二) 計五陰別相生 凡有六種云何爲六

(一) 計色陰生 此人計自體色陰能生諸法執色爲本

(二) 計受陰生 此人計自體受陰能生諸法執受爲本

(三) 計想陰生 此人計自體想陰能生諸法執想爲本

(四) 計行陰生 此人計自體行陰能生諸法執行爲本

(五) 計識陰生 此人計自體識陰能生諸法執識爲本

(六) 計根身生 卽布吒婆樓計血肉身形能生諸法執身爲本

右前六種異執皆知有五陰法計五陰即我諸法從彼生其源由迦毗羅依諦中來後一種異執但

於身起著。尚不知有五陰法。何況生無生法乎。

計唯性生者。卽執有小乘人計諸法各從自體性生。如梨捺等皆唯從性大能生事大。

計唯理生者。卽執空小乘人計諸法各從二空理生。如依虛空有地水火風等皆唯從理大能生事大。

右二種異執皆是佛法中人真教成迷者也。

執他生者復有三輩云何爲三。

(一) 計從他有情生。

(二) 計從他非有情生。

(三) 計從他非有情非非有情生。

計他有情生者凡有三輩云何爲三。

(一) 計從摩醯首羅生此復有四。

(一) 計從摩醯首羅一體三身生。卽摩醯首羅論師所執謂彼一體三身能生諸法云何一體三身。

(一) 摩醯首羅本身爲六道衆生天地萬物生滅之因生從彼生滅從彼滅是爲法身。

(1) 那羅延果身。此身生梵天是名應身。

(2) 梵天造作身。此身造作一切命非命物是名化身。

(二)計從摩醯首羅一體二身生 卽月氐外道所執謂彼一體一身能生諸法云何爲二

(一)摩醯首羅身 此爲本身三目八臂稱爲一切衆生慈父亦名眞身

(二)毘紐身 (卽那羅延身)此爲迹身稱爲一切衆生慈母亦名應身

(三)計從摩醯首羅所生八女人生 卽女人外道所執謂此人女人能生諸法云何八

第一女人名阿提倒 生諸天

第二女人名提倒 生阿修羅

第三女人名蘇羅婆 生諸龍

第四女人名毗那多 生諸鳥

第五女人名迦毗羅 生四足

第六女人名摩 瓜 生人

第七女人名伊 羅 生諸穀子

第八女人名歌 頭 生一切蛇蝎蚊蟲蠅蚤蚰蜒百足等

(四)計從摩醯首羅行諸苦行生 卽自在經言自在天行三品苦行生腹行蟲禽獸人天
右四輩皆計諸法從他生依摩醯首羅而有生滅

(一)計從那羅延生此復有二

(一)計那羅延自生 卽摩陀羅人說一切物從彼生還沒彼處見自在天造作萬物
 (二)計那羅延所生梵天生 卽吠檀多論師其生相如下

第一從那羅延齋中生大蓮花

第二從齋中蓮花生梵天祖公

第三從梵天生大地爲禍德戒場

第四從梵天口中生婆羅門種

第五從梵天兩臂生刹帝利種

第六從梵天兩髀生毗舍種

第七從梵天兩踵生首陀種

第八從梵天生一切華草爲天人供養

第九從梵天化作山禽野獸鱗介蟲豸一切衆生

右二輩亦計諸法從他生依那羅延而有生滅然雖計那羅延實仍與前摩醯首羅同出一源者也

(三)計從伊賒那生 卽伊賒那論師說本尊形相不可見而其神徧一切處卽以無形相而能生諸有

命無命一切萬物故計伊賒那能生萬物。

此異計人所出不與上二輩同。

計他非有情生者凡有五輩云何爲五。

(一)計從方生 卽方論師說謂方能生諸法其生相如下。

(一)最初唯有諸方。

(二)從諸方生人。

(三)從人生天地。

(二)計從風生 卽風論師說風能生諸法若造作若長養若破壞若滅絕萬物。

(三)計從火生 卽吉波頭說火能生諸法若造作長養萬物等。

(四)計從水生 卽夷叔羅說水能生諸法天地萬物下至阿鼻上至阿迦尼吒天皆水所造。

(五)計從大安茶生 卽安荼人說劫初唯有大水大安茶出世然非水之所生其生相如下。

(一)大安茶身形猶如雞子周匝金色。

(二)大安茶時熟破爲二段。

(三)大安茶上段成天。

(四)大安茶下假成地。

(五)大安茶兩假之間生梵天爲一切衆生祖。作生一切命無命物。

右五種異執皆計諸法從外非有情生中三種源出迦毗羅五大首末二種立義則是孤起也者計他非有情非無情生者亦有二種義云何爲三。

(一)計從時生 卽時節外道說時熟一切大時作一切物時散一切物希釋阿修羅爲時節所盛是故時節能生諸法也。

(二)計從行生 卽苦行外道說諸法從苦行生苦行本業盡即得道能生諸法。

(三)計從法生 此有六種云何六

(一)有黑法生諸黑生 謂如屠猪取魚放鷹逐免捕庶殺牛等及餘惡人皆從黑法生。

(二)有青法生諸青生 謂如尼捷子等學道者皆從青法生。

(三)有黃法生諸黃生 謂如梵志徒衆居家者皆從黃法生。

(四)有赤法生諸赤生 謂如釋子徒衆修梵行者皆從赤法生。

(五)有白法生諸白生 謂如保形苦行外道沙門等皆從白法生。

(六)有微妙白法生諸微妙白生 謂如難陀婆蹉訖梨舍僧訖栗塔瞿舍廬味迦梨子等皆從微妙。

妙白法生。

右三種異執初是毗陀人支流次是迦毗羅支流後是佛法中人秉教成迷者也皆不了緣生無生之理故皆爲邪見。

執自他俱生者復有二輩云何爲二。

(一)於有情計自他生。即尼捷子人說未有天地萬物已前唯一男一女和合而生天地萬物一切。

諸法。

(二)於非有情計自他生。即韓世嵐人說天地萬物從二微塵和合而生由是彼和合體能生諸法。右二種人皆迦毗羅支流計諸法自他和合而生也。

執非自他生者亦有四輩云何四輩。

(一)計虛空生。即口力外道說虛空是萬物因虛空生諸法其生相如下。

(一)最初唯有虛空。

(二)從虛空生風。

(三)從虛空有風生火。

(四)從虛空風火生煥。

(五)從火煥生水。

(六)從水凍凝冰作地。

(七)從地生種種藥草。

(八)從藥草生穀。

(九)從穀生命生諸有情。

(一)計自然生。即無因外道執一切法無因而生。如風起息如河瀾竭如木榮賴無有作者。

(二)計強伏生。即強伏論師執隨物欲生。如大水泉湧草木枝葉墮中聚作一搏。此是強伏隨風飄鼓。或吹向升或復東西如是種種隨所欲起。

(三)計無所有生。即無所有論師執空盡無所有有何相應都無所有。

右四種異執皆計非自他生諸法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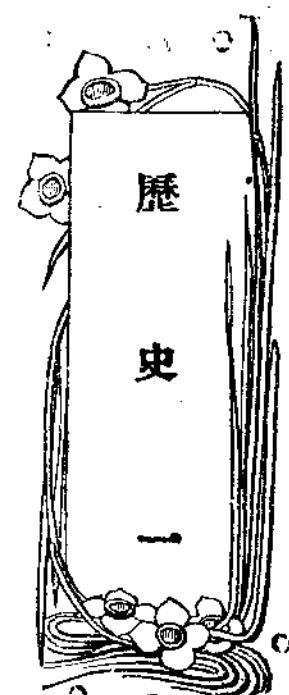
(未完)

門不掩閉

唐智則雍州長安人性落魄不羈恒被破衲裙垂膝上房僅單牀瓦鉢木匙外無餘物居一室門不掩閉衆號爲狂則歎曰道他狂者不知自狂耳出家離俗而爲衣食故行住遮障銷門緘苟費時亂業種種聚斂役役不安此而非狂更無狂者。

三國佛教略史卷中

歷 史 一



(續)

楚南沙門聽雲
海秋全譯

臨川李翊灼訂正

日本島地墨雷
生田得能合著

梁太祖開平二年。雪峯義存。支沙師備。相尋示寂。○泉州之沙門智泉。往西竺求法。還獻進貝葉經。四年。吳越王錢鏗之幼子爲僧。勅賜紫衣。號無相國師。

末帝貞明二年。布袋和尚示寂。師常以柱杖荷布袋。遊化廈市間。見物則乞。所得之物。悉入于布袋中。因稱布袋和尚。是彌勒之化身也。

四年。摩伽陀國三藏鉢怛羅至蜀。時蜀主王建光天元年也。

唐莊宗同光元年。聖誕節設千僧會。○閩主王延鈞敬佛。度僧二萬人。

宋太宗清泰二年。四明沙門子麟。往高麗傳天台之教法。高麗遣李仁日送麟還。吳越王錢鏗。於郡城建寺院。安其衆。

歷 史 一

一

第四期

晉高祖天福四年。國忌日。敕宰相百僚詣寺行香飯僧。永爲國式。○漢中沙門可供。呈進大藏經音義四百八十卷。敕入大藏。少帝開運元年。爲高祖寫大藏經。以資冥福。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上柱國郭令威。建金剛般若經碑於壽春。隱帝乾祐元年。吳越王錢俶奉天台沙門德韶爲國師。行弟子禮。二年。雲門禪師示寂。

周太祖廣順二年。誕節。敕宰臣百僚。詣寺設祝壽法筵。

世宗顯德元年。齊州開元寺沙門義楚。獻所撰釋氏六帖。敕付史館。頒行賜紫衣。○帝有武略。威振華夷。而天性不好佛。嘗欲廢之。二年。詔禁私度僧尼。又父母無侍養者。不許出家。寺院無勅額。並停廢。凡廢寺三萬餘所。存者僅二千七百所。又毀銅像鐘鑿。鑄周通錢。是爲一宗之厄。時西洋紀元後九百五十五年也。

先有唐武。焚燒經籍。勒僧尼還俗。後有周世。銷毀銅像。併省寺院。當是時。諸宗高僧皆已沒落。諸派章疏。皆悉散逸。凡百餘年間。佛教殆如拂地矣。

四年。清涼文益示寂。南唐後主待益以師禮。及沒。謚大法眼學者。是爲法眼宗之開祖也。

五代。亡趙宋興。法運復啓。凡前朝之廢絕。一時蔚興。

太祖建隆元年。詔修治廢寺。聽民間立佛像。○聖誕節度僧八千人。

吳越王錢俶天性敬佛。慕阿輸迦王造塔故事。以金銅精鋼造八萬四千塔。布散部內。凡十年而功竣。○初。天台教卷。經五代之亂。殘毀不全。吳越王使使求之於高麗日本。至是。高麗遺沙門諦觀。持經論章疏。詣獻靖溪義寂。一宗教文始還中國。螺溪以授寶雲。寶雲以授法智。法智大講說之。遂成台宗中興之名。二年。詔前征李重進。於揚州行宮建建隆寺。爲戰死者薦冥福。効唐太宗之故事也。○永明寺沙門延壽。著宗鏡錄百卷成。○于闐國來沙門七人。詔館于相國寺。

乾德三年。沙門道圓遊西域。往返十八年。至是還。獻舍利及貝經。帝召見于便殿。問西土風俗。賜紫衣。四年。遣沙門行動等一百五十七人。往印度求法。

開寶四年。詔成都造金銀泥字佛經各一藏。○沙門建益從西竺還。進貝經。偕來梵僧曼珠室利。曼珠室利者。中天竺王子也。持律甚精。詔館于相國寺。爾後梵僧接踵而來。不暇枚舉。

五年。詔彫刻大藏經。凡一十三萬版。爲大藏刊本之嚆矢。○帝手書金剛經。常自讀誦。宰相趙普因奏事見之。帝曰。甲冑之士勿視。但常讀兵書可也。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詔度僧十七萬人。○初。周世宗廢龍興寺爲官倉。至是。寺僧請復不已。帝遣中使授以劍。誠之曰。彼若畏懼。直斬之中。使至僧自若。曰。前朝不道。毀像廢寺。今日偶遭聖明。願賴之以興復。何畏一死。中使以聞。帝大感嘆。爲復其寺。

三年。敕賜天下無名寺院額。曰太平興國寺。曰乾明寺等。

五年。遣內侍張廷訓。往五臺山。造金銅文殊及萬菩薩像。又詔五臺重修十寺。以沙門方潤等。爲十寺僧正。○置東都譯經院。敕西來沙門天息災。及施護三藏。共譯經論。帝作序賜之。於是譯經之業復盛也。○詔新經入大藏。開版流布。

雍熙二年。敕造羅漢像五百十六軀。奉安天台壽昌寺。又建道場于內殿。爲國祈福。

端拱元年。沙門贊寧上大宋高僧傳三十卷。寧有文才僧中之翰林史官也。

二年。開寶寺寶塔成。凡八隅十一層。三十六丈。光彩照百里。八年竣工。○杭州昭慶寺沙門省常。結社修淨業。宰相王旦爲首。叅政蘇易簡等百三十人。與一時名流爭入其社。比丘預者千餘人。廬山之蓮社。于是再見。○帝甚達佛理。嘗著秘藏詮緣識等書。入大藏刊行之。

真宗咸平元年。製三藏聖教序。置先帝所作聖教序後。又著崇釋論。曰。奉彼十力。輔此五常。上法之愛下。下遵之遷善。帝亦深達佛理。嘗註遺教經四十二章經。並行于世。

二年。禮部侍郎陳恕。以譯經院費用多。乞罷之。帝不許。爲之益盛。自先朝以來。梵僧累齋經。至凡所譯出。有四百十三卷。譯經使楊億王欽若。及沙門惟淨等。編次以入大藏。

景德二年。召見諸寺住持。閱試其行業。侍讀孫奭上奏。請減修寺度僧。帝曰。釋道二門。有助世教。人或以

偏見毀。假令僧道有少過。豈可卽廢其教哉。○沙門道原上傳燈錄三十卷。

四年詔京城鬻酒肉者皆離寺百步。又以酒肉五辛酷市於釋道者許人糾告重論其罪。

大中祥符三年。詔天下建戒壇七十二所。○僧道犯公罪者聽用贖法。又勅官無故毀僧尼者口言禿字者官罷其職。庶民流千里。○四明之沙門知禮聚徒講道芳聞達於朝。帝欽慕之賜以延慶勅額。

六年詔天下官吏試童行之經業。優者許其剃度。

天禧元年詔天下修復唐肅宗所創放生池。○四明知禮結十僧修法華懺三年。遂期焚身供法。秘書監楊億駙馬李遵勗及沙門慈雲等。交互諫阻。禮遂止。焚身更結十僧修大悲懺三年。三年大赦天下度僧二十三萬餘人。尼一萬五千餘人。道士七千餘人。女冠八十餘人。時天下僧數四十萬人。尼數六萬餘人。○沙門道成撰釋氏要覽三卷成。○駙馬李遵勗以四明遺身事聞。希特嘉嘆。賜號法智。請留身住世演法。

乾興元年章懿太后請天竺寺沙門遵式爲國修懺。師著金光明護國道場儀上之。○孤山沙門智圓示寂。圓先從源清學天台教。觀清沒。圓居西湖孤山。學者歸之如市。處士林和靖與爲隣友。圓夙嬰疾。號病夫。然講道著書。誨人不倦。寂時預戒門人薄葬。崇寧三年賜謚法惠大師。著述數十部。皆行于世。是爲山外台宗也。

仁宗天聖四年。詔許天台章疏入於大藏。慈雲侍者有思悟者。焚身以報國恩。初。慈雲求以求智者。教卷入藏。悟曰。是非常事也。小子當可助之。乃畫大悲像。唱咒誓曰。如事成。當焚身報國。是年得勅。克遂初志。六年。以御製三寶讚。賜宰輔及譯經院。○四明知禮示寂。

明道元年。慈雲懺主遵式示寂。式初于國清寺普賢像前。燒一指誓。傳天台教。雍熙初。謁四明受業。不久。智解秀出。嘗當智者大師諱日。終日燃頂。修四三昧行。其苦修概如此。○長水沙門子璿。華嚴宗之人也。學于琅琊惠覺禪師。覺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勵志扶持。以報佛恩。璿奉教住長水。學徒千數。其所著楞嚴經疏及起信論筆削記等。盛行于世。

景佑二年。詔撰童子五十人習梵學。

慶歷元年。沙門惟淨見執政人裁省譯經之務。頂上疏。乞罷譯館。帝曰。三聖所崇。朕奚罷之哉。未幾。御史中丞孔道輔等果乞罷譯館。帝出淨疏示之。道輔之論遂罷。

五年。歐陽修自諫院左遷滁州遊廬山。遇祖印禪師居訥。討論儒佛。與韓文公遇大顛頗相類。

元年。袁州楊岐山方會示寂。是楊岐派之開祖也。

皇祐二年。宰相文彥博在京師。與沙門淨巖等僧俗十萬人。結社念佛修淨業。○自周世宗毀佛寺。江南湖北台禪教雖然稍行。而京邑之間未盛。至是內侍李尤寧奏。以汴京第宅創興禪院。因賜額曰十方淨

因。帝方留意禪宗。詔有道者居之。歐陽修等以居訥應命。居訥以病辭。舉懷璉代。由是禪風大振。○李泰伯著潛書。務爲排佛。沙門契嵩攜所自著輔教編謁之。展轉辯明。泰伯乃留意讀佛經。喟然嘆曰。吾輩之議論。未及一部般若心經。佛道豈易知哉。

四年。雪竇山重顯示寂。世稱雲門之中興。○司馬溫公嘗讀文中子。至云佛爲西方聖人。乃曰。果如是乎。則可見以佛心矣。作禪偈六首言其意。其一曰。忿慾如烈火。利欲如鋸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其二道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其四曰。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其五曰。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其六曰。道意修。一身功德被。百物爲賢。爲大聖。是名佛菩薩。公一日遊洛陽諸寺。廊廡寂然。忽聞鐘聲。行至齋堂。見沙門端坐。默默進。著公欣然謂左右曰。不謂二代禮樂。在於淄衣中矣。

至和元年。以三藏法護戒德高勝。特賜號六字師。曰普明慈覺傳梵大師。○眉山蘇洵趣汴京舉進士。未中。浙江上廬山謁祖印。問法。

嘉佑元年。杭州沙門尤堪示寂。堪述會正記。消釋南山律宗諸文。行於世。○帝常於玉冠頂上彫觀音像。左右請易之。帝曰。三公百官下拜者。皆天下英賢也。豈朕所敢當哉。特君臣之分。不得不然是故。朕載此冠。回群下之禮。以禮大士耳。

英宗治平四年。敕天下私造寺院大及三十間者。並賜聖壽寺額。

神宗熙寧元年。鬻度牒。時僧二十二萬餘尼三萬餘人。

四年。明教大師契嵩示寂。嵩稟法洞山聰禪師。至錢塘靈隱閉戶著書。旣成。入京師。上輔教編定祖圖正宗記。帝讀感嘆。敕以其書入於大藏。賜號明教大師。以示參政歐陽修。修覽文嘆曰。不意僧中有此郎也。由是宰相以下無不爭相延請。名振海內。○歐陽修自致仕居于潁上。日與沙門遊。自稱六一居士。息心危坐。屏却酒肴。臨終之前日。問近寺借華嚴經。讀至八卷而卒。

八年。公卿大夫於開寶寺設盂蘭會。

十年。荆國公王安石奏施金陵之舊第爲寺。請真淨克文爲住持。勅賜額曰報寧。荆公嘗問文定公張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孟子生。此後誰及孔孟者乎。何吾道之寥寥耶。方平曰。豈無人耶。亦有過之者。曰。誰耶。曰。馬祖雲峯岸頭雲山。此輩驥駢。孔孟之教勒束不得。皆去歸于釋氏。荆公深以爲然。後以語於張商英。商英嘆曰。至哉論也。

元豐元年。杭州沙門惠才及其徒元照等。爲道俗千人授菩薩戒。羯磨授戒之作法也。之際。感現靈瑞。沙門法真爲之作記。米芾書之。

三年。於禁中設十僧齋。施以袈裟。及金剛經。爲慈聖太后追薦冥福也。

五年。詔改相國寺之六十四院爲二禪八律。以東西序爲惠林智海二刹。敕淨慈宗本禪師住于惠林東。

林常總禪師住于智海。總固辭詔許之。隨賜號廣慧禪師。○沙門繼忠示寂。忠稟法於廣智尙賢。著有義成記十卷。扶宗記一卷。嗣法二子。一名從義。一名處言。

哲宗元佑三年。敕內侍齎黃金。往廬山東林寺粧飾神運五殿之佛像。○晉水沙門淨源示寂。源受楞嚴圓覺起信於長水。四方宿學推爲義龍。高麗之僧義天。航海來入源門。初。華嚴一宗疏鈔。久已散逸。及天齊來諮詢。遂復得全。時稱源爲華嚴之中興祖也。○元照普勸道俗發願往生西方。翰林學士蘇軾乃捨其母遺留之簪珥。采畫淨土佛像。以薦父母之冥福。並作頌讚之曰。佛以大圓覺。充滿河沙海。我以顛倒想。出沒生死中。云何以一念得往生淨土。我造無始業。本從一念生。既從一念生。還從一念滅。生滅滅盡處。則我與佛同。如投水海中。如風中鼓橐。雖有大聖智。亦不能分別。願我先父母。與一切衆生。在處爲西方所遇。皆極樂。人人無量壽。無往亦無來。

六年。沙門從義示寂。義學於扶風繼悉。專張台學。然所提倡之義。乃山外之遺志。後世不尙之所著。有大部輔註集解纂要等。並行于世。謚曰神智大師。○丞相張商英自稱無盡居士。嘗遊一僧舍。見藏經嚴整。怫然而曰。吾孔聖之教。寧不如胡人之書哉。乃歸家。夜坐書室。執筆至三更。妻向氏問曰。夜深何不睡。公曰。吾欲著無佛論。向氏曰。旣言無佛。何須作論。公大可其言。乃止。後于同僚下。見維摩詰經。信手開之。恰遇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之句。倏然心會。因借其經歸家讀之。向氏曰。君旣讀經。宜可著無佛論矣。公

聞大悟。遂留心禪宗。後謁東林總禪師。深達妙悟。所著護法論行於世。宣化四年卒。壽八十有一。謚曰文忠。

七年。穎川守蘇軾。言佛陀波利梵僧塔院祈禱屢有驗。乞降勅額。詔賜光梵之院。四字。○黃庭堅字魯直。謫居於黔安。禁酒絕慾。讀大藏經三年。常曰。利衰苦樂稱譏毀譽之八風。常在於四威儀中。未曾相離。雖古之聖賢。豈能得立于八風之外哉。是苟非學道。無能知之者。

紹聖五年。元照于四明之開元寺建戒壇。能契律儀之制。天下稱爲受戒勝地。

元居三年。雲居了元示寂。元字曰佛印。住廬山金山雲居等處。凡四十年間。緇素受其薰化。朝野名士多與之遊。東坡謫居黃州。與之對岸而交遊殊密也。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擅庵法師有嚴示寂。嚴生平篤於淨業。有懷安養詩四首。淒婉感人。其一曰。西方真淨本吾家。今憶歸程十萬赊。客路蛇蟠都已困。風塵孤苦最堪嗟。七重樹聳千般樂。八德池開四色花。莫怪近來歸夢切。奈何榮辱事無涯。時人爭傳誦之。嚴著有大部備檢及箋難等書。行于世。

崇寧元年。詔天下州郡建崇寧寺。

二年。勅諡終南道宣爲法慧大師。天竺慈雲爲法寶大師。南屏梵臻爲寶相大師。孤山智圓爲法海大師。三年。迎三朝大宗真御讚之佛牙入禁中供養。帝作偈讚之。

二年。金虜入寇。帝與上皇共陷于虜營。此年五月。皇太弟康王。即位于宋州。是爲南宋。高宗建炎元年。欽宗至揚州。遣使至金山迎沙門克勤。勤詣行在說禪法。因賜號圓悟。○東京留守宋澤。受制命沙門法道住左街天清寺。爲國祝祐軍旅。道往淮穎。勸化豪右。出助糧食。

二年。勅賣四字師號。價二百錢。

紹興元年。詔法道侍駕陪議君國大事。帝欲加以冠冕。道固辭。因加號圓通法濟大師。○帝常於禁中寫金剛圓覺普門品心經等經。

五年。圓悟禪師克勤示寂。所著有碧崖集。行於世。

九年。勅州郡建報恩光孝禪寺。以奉徽宗香火。

十二年。停給釋道之度牒。○金當英悼太子生日。詔沙門慧海於上京宮側。剏造大儲慶寺。大赦天下。度僧尼百萬人。

十三年。沙門法雲著翻譯名義集七卷。

十五年。勅天下釋道納丁錢。是謂清閑錢。法道致書省部論之不報。○金以沙門清慧爲國師。賜號佛智護國大師。特賜金襴大衣。及珍異之物。帝后親接足禮敬。欽恭之至。自古所未會有也。

二十一年。帝詔大臣曰。緣不度僧。寺院多廢。宣使戶部毀之。以贍學費。

二十三年。給事中馮欽。稱不動居士。問道于徑山宗杲。頓悟心宗。南渡之後。所在經藏殘闕。欽以俸資造大藏經。及四大部之小藏。各四十八所。以華嚴涅槃寶積珠林爲四大部。所至與高僧逸民結蓮社。時賢咸從其化。是年卒。

二十八年。因鑄錢額未滿。大歛民間銅器。及寺觀佛像鐘鑼。並籍之。每斤錢二十枚。

三十一年。禮部侍郎吳子才。請頒行度牒。言事者以佞佛斥之。遂罷官歸田里。○詔賣僧牒充軍費。孝宗隆興元年。帝初在王邸。嘗遣使至徑山問道于宗杲。茲年八月。杲示寂。帝傷悼不已。賜謚普覺禪師。

塔曰寶光。右相湯思退。參政李邴。內翰汪藻。禮部侍郎張九成。給事中馮欽等。皆依杲入悟。乾道元年。召靈山沙門子琳問曰。朕欲讀經。以何爲要。琳曰。金剛圓覺最爲要。又問參禪法。琳曰。直可自悟。帝悅。賜號慈受。○勅品官庶民曰。毀辱僧尼。稱罵禿字者。依祥符宣和勅旨處分。

三年。車駕登天竺山。禮敬大士。勅建十六觀堂。後屢行幸。○勅禁中建內觀堂。一遵上竺制度。四年。詔上竺沙門若訥。入內觀堂。行護國金光明三昧。○龍舒王日休。作六經訓解數十萬言。一旦捐之。曰。是法非究竟。吾其歸西方乎。自是專心念佛。日課千拜。著有淨土文。行于世。

六年。金真儀皇后出家爲尼。建乘慶寺。度尼百人。賜田二百頃。

淳熙元年。賜內帑二萬緡于上竺。建藏殿。又賜大藏經。皇太子爲書殿榜。

十年。帝註圓覺經。以賜徑山沙門寶印。刊行于世。○金之大長公主。建昊天寺。每歲度僧尼十人。光宗紹熙二年。金章宗請沙門萬松入于禁庭。帝親迎頂禮。問禪法。后妃貴戚皆拱跪羅拜。各施珍愛。○元太祖成吉思汗始起兵。

寧宗嘉定六年。天竺寺沙門北峯示寂。峯常講止觀。深戒學者趨於名相。帝聞其名。召見便殿。賜號慧行法師。

理宗淳祐三年。元中書令耶律楚材卒。材字晉卿。仕元。軍國大計。一取决之。元得平定中原者。材之力也。材學無不闢。尤傾心禪理。嘗從萬松禪師得道。稱湛然居士。其後居重職。日接萬務。精神淡泊。如居山中。至是而卒。

寶祐五年。元沙門海雲示寂。雲爲臨濟宗十六世。在元初。道俗受其薰化。王后士庶。無不崇重。太祖二后妃。奉以光天鎮國大士之號。史天澤等與爲金石之交。世祖在王邸時。請問佛法大意。且求授戒。定宗憲宗共命之總天下僧事。眷遇殊渥。及沒。諡佛日圓明大師。

景定五年。元世祖遷都於燕。大赦天下。設會度僧。又詔請扮彌達發思八爲國師。登授秘密壇戒。度宗咸淳五年。沙門志磐著佛祖統紀。○元國師發思八制蒙古字詔頒行天下。六年。元世祖請瞻巴金剛上師。建仁王寺。普度僧衆。

十年。元太保劉秉忠。少爲僧。從海雲禪師謁世祖于王邸。應對稱旨。自是每受顧問。遂留侍帷幄。定軍國大計。其所施設。多基于佛氏慈濟之意。至元元年。詔拜光祿大夫太保。秉忠承命。雖居坊第。齋居蔬食。終日澹然。無異平昔。是年卒。贈儀同之司。謚文定公。

端宗景炎二年。元世祖勅學梵書。又詔建大聖萬安寺。

帝昺祥興二年。宋亡。元世祖代立。時東亞全土皆爲席卷。版圖之廣。振古無其類。尤崇敬三寶。大事宏布。三寶之聲光晃耀。實以此時爲最。是歲元之至元十六年。西曆一千二百七十九年也。

至元十七年。帝師發思八示寂。發思八。西藏國人也。宗喇嘛。二十二歲。世祖尊爲開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加以西天佛子。大元帝師之號。敕統天下之教門。寂年四十一歲。帝震悼之。甚爲建大塔于京師。寶藏舍利。

十八年。下詔除道德經外。其餘皆焚毀之。于是道士悉削髮爲僧。○南天竺寺沙門蒙潤號玉因。著四教儀集註。潤尤精法華。學徒千數。宗風大振。○帝自平定天下。專心興隆三寶。印大藏三十六藏。頒布歸化之諸邦。又詔天下每歲度僧讀大藏經。宋之末年。江南佛教久不流通。帝精選碩德三十人。往宣布弘化。于是江南後沾法雨。其餘建寺設齋譯經講道等。不暇枚舉。帝嘗曰。朕以本覺不二之真心。治天下國家。武宗至大二年。內翰趙孟頫奉勅撰臨濟正宗碑。

仁宗延祐三年。請西僧公歌羅斑藏爲帝師。○勅建旃檀瑞像殿。翰林承旨程鉅夫爲撰記。

英宗至治元年。詔建西山佛寺。又詔天下建帝師殿。

三年。勅寫金字藏經。學士吳證爲作序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

泰定帝至和元年。禮西僧公哥卜文國公爲帝師。○設廣教總管府。統攝僧衆。

文宗天曆二年。建龍翔集慶寺于建康。崇禧萬壽寺於蔣山。○以西僧蠻真吃利思爲帝師。

順宗元統元年。請西僧公哥兒監藏斑藏爲帝師。○沙門念常著佛祖通載。

至正十三年。以西僧伽璘真爲國師。○沙門覺岸著釋氏稽古略。元亡明興。明太宗甚信佛法。運大啓。凡立規律。發條令。措置僧尼。護持佛法者。無如明朝也。

太宗洪武元年。施給釋道度牒。○設廣薦法會于蔣山。車駕親臨。祭軍人之靈。文憲公宋濂爲作記。並頌以詩賦。公佐太祖定天下。最深于佛理。嘗三閱大藏。暇則玩禪理。沒後。雲棲寺宏公輯其文爲護法錄。就有沙門塔銘三十九篇。憨山清公盛稱之。以爲當代之僧史。其他所著有龍門子無相贖語等。○命四方名德沙門校點藏經。○命沙門宗泐撰獻佛樂曲九章。

六年。曾給度牒於天下之僧。前代多收鬻度牒錢。名免丁錢。詔蠲之。○以故元帝師喃迦巴藏爲熾盛佛寶國師。○時崇尚釋教。徒衆日盛。乃詔郡縣擇有戒行者以領徒衆。

十年詔天下沙門講心經金剛楞伽三經。命宗泐如玘等注三經頒行天下。

十一年置僧錄司以沙門了造等任之。

十三年詔選高僧分侍諸王。以沙門道衍侍燕王。後燕王起靖難之兵。皆衍之謀也。

十八年敕建鷄鳴寺。造五級浮圖。○翰林侍詔沈世榮撰續原教論。

二十二年增設僧司。選舉通佛法者充之。

二十四年勅申明佛教定榜冊。以糾沙門之僞濫。

二十八年命僧錄司考試天下沙門。給以糧米及袈裟衣衾。○帝嘗曰。佛氏之教。幽贊王綱。又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

太宗永樂四年迎西僧哈立麻至京師。○道衍著道餘錄。彈程朱非佛論。衍以首定禍難。帝擢之爲太子少保。復姓姚。賜名廣孝。屢勸蓄髮。衍終不肯。嘗賜二宮人。亦不肯近。淡薄禪誦。倍于舊時。

五年軍民之子弟爲僧。趣京請度牒者千八百人。○命西僧哈立麻於靈谷寺設立法壇。薦祀皇考皇妃。麻率天下名僧大舉齋會。十有四日。○加哈立麻爲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自在佛之尊號。領天下釋教。賜金銀儀杖。同於郡王。其徒李羅等。皆封爲大國師。並賜印誥金弊等物。

十七年。命沙門道成一如等八人。勘校藏經。集僧寫錄。○沙門一如造法華科註。又奉勅作大明三藏法數。○帝著神僧傳。

十八年。詔南北兩京各刻大藏。南板六行行十七字。北版五行行十五字。又別彫石刻一藏。以字置于大石洞。

二十年賜天下衆僧縷絲觀音及水晶數珠等。

宣宗宣德五年。沙門圓滿著教乘法數。

武宗正德六年。建石經寺。究極壯麗。○帝甚好佛。自號大慶法王。

廟宗嘉靖元年。帝甚惡佛。一夜盡折玄明宮之佛像。及京師之寺院。其後復除禁中之佛殿。

神宗萬曆十六年。袁中郎宏道著西方合論。勸導淨土袁氏兄弟三人。皆信佛願生淨土。世稱明之三袁。○李卓吾名贊。萬曆初。歷任南京刑部主事。出爲姚安知府。卓吾風骨孤峻。其學不守繩轍。出入佛儒之間。以歸于空宗。後逢譖死。盡焚其所著書。

二十八年。赤水居士屠隆著佛法金湯編。○洞鄉居士莊廣遠著淨土資糧論。○沙門僧可號達觀。於燕京建大法幢。後遇讒而沒。著有紫柏老人集。師曾但刻方冊大藏經。以便流通。是爲明本大藏。即方冊藏經之權奧也。○雲棲沙門祿宏。字佛惠。號蓮池。著書三十餘部。修淨業。精律儀。

四十五年。帝于五臺山設龍華會。賜錫杖衣鉢一千二百五十副。如此者三次。○沙門德清號憨山。著楞伽通議法華通議等書。並行於世。

思宗崇禎十一年。沙門幻輪著續釋氏稽古畧。

永明王永曆九年。沙門智旭示寂。旭以萬曆二十七年生。聞地藏菩薩本願。遂起出家心。常以興法爲已任。所著二十餘部。巍然成爲一家。嘗曰。吾雖究心台部。而亦未肯爲台宗之子孫。又曰。漢宋之註疏。盛聖賢之心法晦。如方木入於圓窓也。隨機羯磨出而律學衰。如水之添於乳也。指月錄盛行而禪道壞。如混沌之竅穿也。四教儀流傳而台宗晦。如取死方醫變症也。嗚呼。知我者其唯釋迦地藏乎。罪我者亦唯釋迦地藏乎。

清朝繼明代。奉佛教亦渥。然所奉者偏重西藏之喇嘛教。漢地歸來諸宗。殆不顧也。

喇嘛宗者。西藏國流傳之大乘教也。當唐太宗時。國王贊普始興之。喇嘛者藏語。聖武記譯爲無上蓋。來自佛十號之無上士也。其宗旨純是真言秘密。以祈禱禁咒爲主。元世祖並有全亞尊崇。發思八甚厚。喇嘛宗因以大興。至明有宗喀巴者。別開出一派。於是一宗分兩派。舊派爲紅教。新派爲黃教。皆取服色爲名也。紅教許有妻子。黃教禁之。至食肉則一。

現時支那之佛教。大別二派。一黃衣派。即喇嘛教也。一青衣派。即舊來之諸教也。亦依服色爲名。黃衣派。

爲帝家所尊崇。青衣派爲國民所信仰。故黃衣派則位高職豐。甚有威權。青衣派反是。而益衰弱。然青衣派中。尙存天台華嚴禪宗真言法相淨土諸宗典型。此時偷能出一豪傑。數百年之衰頽。可望一朝恢復也。覺心之士。幸共勉力。

○附朝鮮

世尊滅後一千三百餘年。當西洋紀元後四百年代。佛教入漢三秦主苻堅遣沙門順道送佛像經文于高勾麗。是爲朝鮮佛教之始。時高勾麗王小獸林二年也。王受之越三年。始創肖門寺以置順道。是爲佛寺之始。時三國鼎立。先傳于高勾麗者。土地之便也。

後十八年至國壤王末年。敕民下崇信佛法。

高麗崇佛二十餘年。其後聲跡絕無者。亦百餘年至文答明王七年。建金剛寺。時南齊建武四年也。

後五十餘年。至陽原王七年。沙門惠亮趣新羅爲僧統。

後七十四年。至榮留王八年。遣使于唐求佛老之教。

後二十五年。至寶藏王九年。崇信道教。沙門盡走於百濟。

後十八年至寶藏王二十七年。國亡於新羅。時唐高宗總章元年也。

佛教傳于勾麗後十二年。天竺沙門摩羅難陀自東晉至百濟。時枕流王元年也。王迎于宮內禮敬。越明

年創佛寺于漢山度僧十人。

後百四十年至聖明王大崇信佛法三論等諸宗碩德輩出佛教傳于日本此王之時也。

後七十有六年至法王三寶復大行王極奉佛自稱法王下教禁殺生起寺極壯麗是隋文帝開皇十九年也。

法王後六十二年百濟爲新羅所滅沙門道深唱義起兵救之不克時唐高宗顯慶五年也。

佛教傳于高勾麗後五十餘年高麗之沙門墨胡子始至新羅時新羅納祇王之世也王未施行之後一百餘年至法興王十五年王欲興佛群臣喋喋非之近臣異次頓奏曰請斬臣以定衆議王從之於是新羅始行佛法下令禁殺生時梁武大通二年也。

後十五年至真興王五年始創佛寺名曰興輪寺。

後五年梁遣使與留學僧覺德新羅之僧留學于中國者共送佛舍利來王率百官奉迎于興輪寺後二年句麗之沙門惠亮來此朝廣建佛寺其最大者曰皇龍寺二十餘年始成壯麗瑰奇可推知矣。

王二十六年陳文帝遣使者劉思與沙門明觀送來經論一千七百餘卷三十七年沙門安弘入陳求法與梵僧毘摩羅等二人還獻棗迦旃饅經及佛舍利自是屢交聘支那勤求佛法王及末年自祝髮號法雲王妃亦倣之爲尼住永興寺可知其崇信之渥矣。

後九年。至鳳平王七年。沙門智明入陳。後四年。沙門圓充復入陳求法。後七年。沙門曇育入隋求法。

後二十餘年。至善德女王五年。沙門慈藏入唐求法。

後五十餘年。至文武王九年。以沙門信惠官大書省執政。後五年。又以沙門義安官大書省。

時文武王亡滅麗濟二國。一統朝鮮。而元曉義相等。碩德輩出。佛法大興。

後十餘年。至孝昭王元年。沙門道證自唐還。上天文圖。時唐武后長壽元年也。

後百餘年。至哀莊王世。因佛寺太多。乃下教禁新創。是唐德宗貞元年中也。

後百五十年。王建興滅新羅。復號高麗。所謂王氏之高麗也。時唐明宗之世也。

此時當支那五代兵亂之際。佛教拂地。而高麗則承前代之鴻緒。三寶益盛。吳越王求天台章疏于朝鮮。高麗王致華嚴經論于支那。亦此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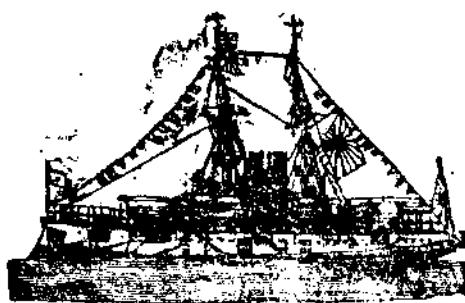
至宋太宗末年。高麗國沙門三十餘人。詣杭州永明智覺禪師處。稟受宗鏡錄。歸國各化一方。是爲朝鮮禪宗之始。

王復遣使于宋。求藏經之官本。以與其國故有之前後二藏。及契丹之藏本。合校刊刻。是稱高麗本大藏。此本爲最精善。古本莫如之。時宋真宗景德年中也。

後三百八十餘年。李成桂滅王氏而代之。國號朝鮮。時明洪武二十四年也。

朝鮮佛教至極盛者。蓋王氏之朝也。至于李氏。儒道翠。佛教衰。至今五百年。無一代外護之王。無一人卓出之僧。以至衰頽至極。僅存佛教之種子。所望他日有再興之因緣耳。

朝鮮之佛教。現所存者有二派。一漸派。又名教宗。持戒清淨誦經禮拜。以漸種佛因也。二頓派。又稱心宗。晝夜不斷一心念佛。以頓生淨土爲期也。朝鮮僧徒。于此二派之中必屬其一。



未法中病有三不可救

喜守不喜攻

交友有三大惡

喜略不喜廣

學問有三大錯

喜同不喜異

求解不求證

喜順不喜逆

喜口是而心非

喜不如不喜勝

好多不好精

逐末不求本

西藏佛教畧史

(續)

(臨川李翌灼述)

第二編

史略

第一章 佛教輸入時代

第一節 佛教未輸入以前之西藏宗教

西藏古代宗教名曰頗母。其成立時期及布教軌則已不可考。其教旨則本諸法皆有句中諸法皆常之計。因西藏舊俗以崇拜天地日月星宿雷霆雪雹山川陵谷土石草木禽獸乃至一切萬物等幽靈巫鬼祈福禳災爲事。又因藏人探蹟索隱之性利用魔術咒詛求禱或制止雪雹禽蟲諸害藏人喜其荒怪而樂其能衛生命也。乃崇拜而篤信之然其教既無正眞名理又無文獻足徵故佛教輸入藏人卽知其謬而立舍棄慧日麗天星燈俱闇况斯螢燭之光豈復能耀其彩色哉。

第二節 佛教輸入之因緣

佛教輸入西藏變易其習俗改移其信仰至今二千餘年可謂一大事因緣矣輸入始末其詳不可考姑從闕文之例掇拾叢殘搜集記載略著因緣以徵教迹所自智者因指見月亦可知西藏佛教之故非偶然也。

夷考佛教輸入西藏。其因有二。一者。一切人平等。具足菩提心。藏人亦平等。具足菩提心。佛教依菩提心建。立故。與藏人相應而得輸入。二者。藏人崇拜幽靈。索隱探蹟。心量高遠。與瑜伽秘密法相應。故佛教蓮華部法得以輸入也。

至其輸入之緣。可攷者亦復有三。當周赧王二年戊申。中印度有烏迪雅納汗者。釋迦族也。爲鄰國敗。東走雪山雅爾贊塘。號雅爾隆氏。始連佛寺於卡伊蘭山麓。是爲佛教輸入之第一緣。

雅爾隆氏之季子。生有異表。衆人愛敬。尊戴爲汗。遂兵靖四方。而王圖伯特。是爲尼雅特博汗。一作呀乞
哩替嘗傳十四世一作二十六世。至多里隆贊汗。一作陀朵里思顏贊當我東晉之時。時有印度僧五人來。汗以爲師。初汗立前之四十年。嘗有四箱自天而下。人皆不知爲何祥。至是印度五僧始啓四箱。出四物。而依之立四種教法。所謂四者。一百拜懺悔經。禮拜用蓮華手。依之立懺悔法。二舍利金塔。依之立供養法。三六字大明之寶玉刻。(唵嘛呢叭囉吽)。依之立特誦法。四法教軌則。依之立修驗法。是爲佛教經塔法器僧人入藏之始。是佛教輸入之第二緣。

按此四法。皆秘密宗最要之義。西藏佛教。依之而成立。世人於此往往誕其事。而忽之。故終不能知藏教之淵源也。今爲畧解於左。

第一百拜懺悔經者。秘密宗蓮華部之根本懺悔法也。故其禮拜契印用蓮華手。夫將爲世間善人。亦必先寡其過。况入秘密宗之佛教乎。寡過之要。莫如於懺悔。衆罪如山。一悔卽空。故第一立懺悔法也。

表照對字聲明大字六(三圖)

梵		字
藏		體
英	am mani padme hum	音
華	唵嘛呢叭囉吽	聲

第二舍利金塔者。秘密蓮華部根本供養之所依也。佛法身金剛不變。清淨不染。猶如蓮華。而世人障重。不能見之。故寄跡舍利。俾知應化肉身。軀廊所遺。猶金剛妙淨如此。則報法二身可類知矣。本心堅淨元如金剛。迷者不知。唯覺能用。見迹悟本。秘義甚深。感本供迹。心通至速。故第二立供養法也。

第三六字大明寶玉刻者。秘密蓮華部之根本真言也。言爲心聲。匪言靡入真言。特誦心乃可階。故於第三立特誦法。然此六字號爲真言。世人不知其故。多生疑慮。妄評今略圖釋以明其旨。

此六字具足音。應云唵嘛呢叭囉吽吽。今略音省去吽音也。釋其義有三。一略。二廣。三總。
略者。唵字佛部心。囉字寶部心。吽字金剛部心。合四部心而成清淨不染如蓮華之事業。卽羯磨部心。此一真言總括五部心義。故具五部之功效也。

廣者。唵字自了烏字轉成。了烏字義者。一切習氣瀑流不可得。加△空點。卽入本有菩提心度迷河而到覺岸。故唵字表行者以習氣不可得之身。歸命禮供如來智覺三身。而卽証入本有菩提心也。囉字義者。如意寶珠。囉字義我所執性不可得。息橋慢而悟體淨。唵字由唵擎字加摩多C轉成。唵擎字義。諍不可得。除煩惱而知相空。以此二義則斷絕一切垢染。具足一切功德。猶如如意寶珠。隨念得益。卽表如來妙用。行者本智相應而成大功德聚也。吽字義第一義諍不可得。吽字爲乞娜Z摩(轉音爲囉)二字合成。乞娜字義。眞如平等無分別。Z摩字義。我不可得故一道清淨。以此三義猶如蓮華。雖在垢染中而恒具淨德。卽表如來德相。行者心體究竟清淨也。唵吽字爲瓦訶了烏二字合成。而加△空點。瓦訶字義。一切法因不可得。了烏字義。一切習氣瀑流不可得。復加△空點嚴淨。卽入一切法本有實際。以此義故能離習欲壞煩惱除我執悟眞如生歡喜證淨果。卽表如來三身。行者三身相應而成一大菩提心也。

總者。行者以唵字義歸命禮供如來三身。以知唵字義故。卽時證入嘛呢字門。而知佛我智用無別。以

知嘛呢字義故卽時証入叭囉字門而知佛我體相無別以知叭囉字義故卽時証入吽字門而知佛我三身不二同爲一圓滿大菩提心如此循環往復持誦思惟念念不絕久久心體現前卽得證入無量法門成就一切大功德聚也又叭囉者蓮華此真言以叭囉爲咒心故爲蓮華部之根本真言夫真言利益如是其大者蓋以聲字之體卽是地水火風空五大五大觸而成音合而有象音象具足詮表物理即是聲字故聲字根源五大五大根源一心聲字實相卽是一心實相是以真言之用能以一文而通徹法界一義而貫攝諸法能爲十方三世一切教體良以大菩提心無所不攝也究竟論之一心周徧一切世間諸趣開口發音名言文字悉是第一實際但以蓋障之故衆生不識不知迷真逐妄遂使真言悉成妄語若一覺悟則一切言音無非心德所在真言之益又何疑哉

第四法教軌則者秘密宗連華部之根本修行次第法則也去除心垢譬如磨鏡不以方便鏡垢焉除故法中有四方便一發心方便二懺戒方便三修習方便四證入方便依此方便則能速疾證菩提心體相而得其用故第四立修驗法也

此四法已該攝秘密義竟有此因緣蓮華生大士始依之而立秘密宗爲西藏唯一之教是則西藏佛教之因緣豈偶然哉

當我隋開皇之時藏汗曰偏贊索其次汗曰蘇朗司登一作松贊葛木布
既嗣位卽遣大臣端美三菩提

等十六人至印度學梵文及佛典歸國後師梵文字義製成圖伯特字又翻出百拜懺悔經三寶雲經等。其時唐貞觀十五年蘇朗司登汗新尙唐文成公主。公主齎來佛像一尊。此係釋迦佛十二歲爲太子時像以種種雜寶和合造成極其端嚴藏人號爲秋城臨波現供佛經多卷。又娶尼波羅王女白利司布爲妃亦齎來多羅尊像。觀世音菩薩化身等汗以二妃皆崇佛遂建大昭寺小昭寺及補陀落_{一作布}達拉宮於是藏中佛事大備而藏人歸佛之基以益固矣。是爲佛教輸入之第三緣。

因緣和合無事不辦自是已後西藏之情形一變民俗既革除慄悍野蠻之惡習而政治亦秉依慈祥正真之佛教。佛教之入人心於是乎深矣。故蓮華生上師入藏因其勢而導以秘密民心翕然莫之達者。然則佛教之輸入西藏其因緣爲何如哉。

第二章 佛教紹隆時代

第一節 西藏佛教二派之紹隆

甲 紅衣派

子 概論

西藏佛教最初成立宗派而紹隆者爲紅衣派。此派始祖即蓮華生大士。秉釋迦牟尼佛本地法身毗盧遮那如來之密旨。以阿彌陀如來爲部主。聖觀自在菩薩爲本尊。白衣觀自在爲部母。多羅菩薩爲明妃。

忿怒鈞菩薩爲部護。依之而修諸法。考其流傳淵源。蓋由金剛薩埵蓮華手菩薩。親受於毗盧遮那佛而傳諸龍猛菩薩。龍猛傳諸龍智。龍智傳諸蓮華生而入於西藏。因緣和合。宗遂以立。世以其徒法衣皆染紅色。故號爲紅衣派。以別於黃衣派云。

紅衣派中又復有三支派。一者烏魯江巴派。二者部輪吉巴派。三者薩迦巴派。皆塞行蓮華生所傳修驗法者。理趣形式並無所別。特由創立流傳之者異其名耳。

紅衣派外又有一派。名曰甘丹派。始祖爲阿提沙。其派以提倡戒律。尊尚淨行。護持秘密法爲旨。是輔佐紅衣派之進行。而開黃衣派之光河者也。

紅衣派教旨。一依秘密宗。蓮華部。心。義。建立。以部主阿彌陀如來所得妙覩察智爲本智。此智從毗盧遮那如來法界體性智。流出體卽菩提心。清淨義相卽菩提心。光明義用卽菩提心。覺照義行者自觀其心。本智清淨光明覺照。猶如月輪。與部主所得智無二無別。又觀此心。月卽如蓮華。量周法界。雖有客塵雲翳。而終皎然。香潔不爲汙流之所垢染。此觀成時。證得蓮華智成就。蓮華身而靈得部主本尊所得之智。卽能於諸濁惡世界。煩惱稠林中。救度衆生。普作利益。而無所畏。故此派之旨。依菩提心。本具妙智。爲因。以哀愍衆生。本有不染之心。而不知妄爲垢濁所汙。誓願救度還其淨潔爲根本。而以方便妙觀證蓮華智。成蓮華身爲究竟也。

紅衣派之教規專以護持自他清淨菩提心爲主。故於不信菩提心、不知識菩提心、不起大悲度他發菩提心等懸爲厲禁重戒不可少犯。其次尊敬三寶之戒亦極隆重。他則略焉。蓋以大本不邪枝末自正。固不必以瑣瑣形式之故擾亂行者意念也。

紅衣派修驗之法大要不外前代所立四法。惟蓮華部含攝種類既廣。其中修驗諸法亦各各隨其本尊體相而有差別。（例如根本法中馬頭觀自在法葉衣觀自在法白衣觀自在法多羅觀自在法準提觀自在法青頸觀自在法十一面觀自在法毗俱知觀自在法等各各四法運用不同之類是也。）然雖有差別而旨趣仍無所異。又諸法亦復依前六字大明以爲普通根本故究竟不殊也。

以上概略或關記載或具專書略出一班。以爲津逮然卽此可知紅衣派本法寔最完善而無瑕玷其致後之衰敝者蓋由奉行人之不真實非教法之罪也。

丑 成立期

西藏密教成立寔與中土密教隆興時同亦緣會之不可思議者也。夷考藏汗蘇朗司登後第五世或作世持蘇隴特贊一作曲結赤松特贊嗣位意態雄武兵力遠被旣尙唐金城公主事在唐睿宗景雲元年乃悔武事極意隆重佛教遣僧至印度學習佛經梵語聘中印度僧素恒囉克西塔來藏宏教號爲善海大師旋又聘來薩迦拉必滿中印錫囉滿巴布度人鄂斯達同麻哈得幹支那等共譯經典助揚佛化是時藏地雪雹爲

患傷生命甚多。汗以爲非大宏密教不能安謐。乃再虔誠命使至北印度。禮請蓮華生上師入藏。開闡密宗。除灾利衆。於是西藏秘密佛教堅固成立之因緣具矣。

蓮華生上師者。梵名。斗巴引特瑪礼三瓦巴。幹。印度憍賞彌國人也。天資卓越。眞誠果毅。人皆服之。博通三藏。精研陀羅尼。教爲印度大有名之學者。旣被藏汗聘。慨然以行化爲已任。入藏而後常自行脚。以宣大教。哀藏民之困於幽靈巫鬼。乃施行真言祛除法。凡一切龍宮虎窟鬼域神區。精靈罔象之地。靡不躬入而折化之。嘗至某地。一龍突來。現極大身。飛雪雨雹向師驟擊。師朗誦六字明。而舒掌就之。龍身倏小。降師掌中。宛轉縛着。不得脫離。歸依乞命。師爲頌梵語。少頃。龍乃復其本身而去。自是彼地無雪雹灾。又嘗遇厲鬼。極爲獰惡。飛遺兩山。欲以壓師。師忽騰越超出山上。而誦真言制伏其鬼。不再爲患。又時一鬼以種種輪杵利器。乘大雪中。授擲師身。紛如雨霰。師化雪爲湖。鬼倏墜入。力竭將逃。師令湖沸。糜鬼骨肉。又以金剛杵擊傷鬼眼。鬼歸命哀祈。師乃爲說法。縱令向空而去。又時有幽靈化爲大白犧牛。誘師乘上。而欲害之。師倏昇於空。牛如被縛。鼻脚牽繫不能動作。久之化爲白衣少年。乞命歸依。師爲梵音說法。歡喜而去。如斯靈蹟。不可勝述。師旣除滅藏地患難。藏人感德。讐聲雷動。羣皈身命。禮爲大師。師乃因彼舊教。革其不善。而獎其善。舊教教徒及巫鬼等。生命有危。皆爲拯救。拯救之已。爲說佛法。令自發心。於是藏人及舊教徒。咸洗心歸誠。仰爲救主。不及三年。秘密佛教普及藏地。寺塔靈壇。巋然相望。師之

神聖之力爲何如哉。師布教之功既成。乃於拉薩東南三十里地立僧院。名沙母亞史。印今薩木央寺其式三項。以表三密三部。四面以表四智。四曼八方以表八供八印。於中建曼茶羅。傳授秘密蓮華部七百二十佛。灌頂大法兩界。胎藏界金剛界入室大弟子。共有二十五人。而以巴古魯哇伊羅迦囉爲之上首。分化藏地。各建壇場。以傳秘密法。藏汗覩其神異靈著。乃益盡力獲持紅衣僧侶。遂彌全藏。師化願既成。將遊他域。以出發因緣。布告藏地。至期。四方震動。藏民數萬億羣遠來送別。師乃於首四周放大光明。遍照十方世界。瓊瓔奇麗。成衆寶色。俄於寶虛空中。有寶莊嚴車自然而現。降至師前。迎師以去。羣衆哀號。如喪身命。遂互相要願。事師弟子。而奉行師教焉。

自是而後。西藏佛教之基。遂以大定。舊教徒侶悉改革。歸誠而無有餘會。又有印度僧毗摩羅密多羅者。將來龍猛菩薩中觀法門。其法爲秘密宗之肝心義。以四無作非自非他。共非無因。非十緣生。如幻如夢如陽炎如城如虛空。華如旋火輪。句衡量。一切法明。一切法即假即空。非假非空。一歸中道。而破妄執根本。藏人得此。乃益信蓮華生上師之法力爲世界唯一不二之正教。至心崇奉矢志靡他矣。藏汗於此時間。亦盡力譯經結集。助揚法化。躬受三昧耶戒。建寺以祀毗摩天像。嘗推攷藏地究竟立何教軌。支那之大乘法歟。龍猛之中觀秘密教歟。抑二者並行之歟。久不能決。乃有印度僧伽摩什羅者。以爲藏人根性高尚。習俗幽謐。非支那普通大乘法所能攝受。又藏人性樂專一。亦不宜二者兼行。精審諦察。當以蓮華生上師所傳。

龍猛秘密教及毗摩羅密多羅所將來。龍猛中觀法爲西藏根本正教。汗以爲然。乃明定秘密中道蓮華部法爲西藏唯一不二之國教。而尊蓮華生上師爲國教之開祖焉。國教既定。經典亦富。文化之昌亘古無兩。四方學子聞風負笈來遊。以求自心本具世界最高尚之智識者。相望於道噫嘻盛矣。

寅 擴張期

將張而弛之。其張力乃益大。斯因緣成壞之定理也。西藏佛教既成立爲國教。而將大擴張之。於是有魔焉。數起而阻撓。以激成藏人精進不退之行使。藏人歷此變已。益洞知佛中觀秘密法門爲最尊無上。教世之靈藥。憤悱啓發。進行愈堅。卒恢揚擴張而成不可思議之勢。佳哉魔也。豈非佛教之良佐乎。

藏汗持蘇隴持贊之次。有汗曰朗格達磨。甚惡佛教。其所行爲悉背佛法。藏人廢之。而立其弟訖利囉巴。魯爲汗。(當唐穆宗時)遂盡反朗格達磨所爲。大保護佛教。力宏揚正法。朗格達磨黨忌之。以策謀弑。而復朗格達磨位。朗格達磨維前被廢之故。益惡佛教。芟夷排斥。不遺餘力。三年之中。毀壞寺塔經像無算。藏人遭此虐主。唯益誠習秘法。以冀轉移。乃突於某夕。有一喇嘛。潛兵衣裏。跨大黑馬。作舞蹈者狀。至拉薩宮門下。馬爲舞蹈之戲。觀者贊美。朗格達磨聞而召。觀舞蹈者忽突起奪汗佩劍刺汗。至死。卽乘汗衛衆亂時。急趨出。復喇嘛衣乘其黑馬。馳比渡河。則黑馬忽易爲白馬。追者不能辨。乃逸去。朗格達磨旣死。佛教遂復興起。藏人感此因緣。信奉益力。追念功德。乃崇祀捨身護教之喇嘛若聖者焉。

其次汗曰毗囉母吉魯贊。素信佛。有恢揚擴張佛教之志。朗格達磨亂時。棄國而游印度。於迦濕彌羅國西吉摩地。師其高僧阿提沙。精研佛教。朗格達摩死。藏人欽其賢。迎立爲汗。遂將阿提沙歸藏。大隆興佛教。阿提沙徵朗格達摩之難。慮藏人或昧蓮華生上師所傳秘密宗義。不謾譏嫌而復召亂也。乃與其高弟部隆者。提倡淨戒。以佐持驗。於拉薩東北建拉斯吉利寺。演暢其旨。藏人稱之爲甘丹派。（猶云教律合一之派）自是而後。藏教既純。僧侶益盛。修驗之光明。亦日著矣。

後三百餘年。（當南宋高宗時）有尊者曰彌勒累巴。喜馬拉耶山哥烏利三格峯北麓人也。幼喪父母。弱家產悉爲叔父所奪。母忍怨含怒。備極困苦。以撫尊者。少長。母令習秘密法。且使復怨。尊者既備知叔父之不仁。母之受極苦。亦慨然曰。叔所爲實衆生之公敵也。苟弗去。豈獨吾母受其害哉。乃依所習法而報怨。尊者躬演此修劇已悟世無常哀。世濁惡。以爲世間惡法。孰非緣利而起。吾當普救。斷其病根。於是發菩提心。修習苦行。嚴持戒律。精練真言。爲藏人楷範。又善爲詩。每歌一章。衆咸感悟。以音聲爲佛事。潛化甚多。藏人愛敬稱爲最勝苦行尊者。實阿提沙後一人而擴張紅教之最有力者也。

西藏佛教旣普及。龍蛇混雜。所不能免。僧侶中精習秘治道德高尚者有之。假借秘法不顧道者有之。然蓮華生上師之教化。旣入人心。阿提沙彌勒累巴之護持。亦銘人意。實力內充。勝緣外值。百餘年後。遂乘會而成大擴張之績矣。

初藏之土波有國師禪怛羅乞答者。精習秘法。具大威德。累葉相傳。皆爲汗師。及十七世曰薩師加哇。功行尤著。其猶子曰馬提得瓦加。生而神靈。數歲薩師加哇授以秘密伽陀三千言。過目成誦。乃盡傳以真言秘要。七歲演法。縱橫無敵。猶不自足。復遍咨名宿。鈞玄索隱。盡通三藏。藏人以爲聖號。之爲發思巴上師。年十五聞元世祖名德。馳驛詣見。契如水乳。世祖即位。尊爲帝師。設壇傳法。利濟無算。又受詔依梵文體例製蒙古字。世祖益加尊信。乃晉位大寶法王。統攝諸國釋教。上師相諸國人根性。遣弟子及藏中大德。隨宜教化。於是西藏紅衣密教。遍行於支那。蒙古。西伯利亞諸處矣。發思巴寂後。弟子在支那者。有曰瞻巴。突甘斯日麻人。亦具神變。年十餘通諸壇法。靡不精善。尋承師命至西天竺參禮古達麻室利。習諸部秘典。盡其傳而返。嘗行麻哈葛拉法。元兵克宋。列城望風款附。皆云見有大黑天神領衆彌空。故不敢拒。即麻哈葛拉神力也。自餘靈異不可勝述。有曰積寧沙囉巴。亦通諸部秘法。初學於金著栗赫。繼乃承事上師。旋又承師命學闍曼德迦法於上士刺溫卜。得其肝髓。神驗旣著。乃譯述秘要以惠後學。有曰達益巴。亦博通顯密。事上師十有三年。盡其體用。復師大士綽思吉玩卜。十有九年。極其磨琢。元祖尊爲二藏。建壇行化。宏益滋多。自餘他處宣教弟子。無算皆不可考云。

當斯時也。紅衣派之威神。因發思巴。而大振於世界。凡元疆宇之內。東漸海西。及歐羅巴。南至南洋羣島。北括西伯利亞。莫不有紅衣喇嘛行化之迹。而蒙古及中國內部。爲尤甚。巍巍乎蕩蕩乎。紅衣派之擴張。

至是幾莫能名焉矣。

卯 衰敝期

理事循環。無往不復。擴張之極。衰敝繼之。紅衣派既普及藏蒙諸部。乃至中國境內。又旁達印度。波斯。西伯利亞諸處。教域寥廓。教徒遂雜。或有正爲宏法利生。發明心體。而習秘法者。或有爲降伏鬼神。怨敵。而習秘法者。或有爲增長勢力。而習秘法者。或有爲求名利恭敬。而習秘法者。或有習秘法未精。自謂通達。而傳法行化者。或有習秘法。自謂既得菩提心戒。而不顧其餘事戒者。或有習秘法不成。別習邪法。妄謂已得秘法者。其因既別。其果即殊。其師既妄。其徒愈謬。再傳而後益不可問。甚至將毗那夜迦摩里支天。闍曼德迦烏樞瑟摩。普賢。吉祥。忿怒。明王。諸法。違其理教。演爲戲樂。喪慢尊法。愚害世人。違菩提心本具。理。背蓮華生上師誠。至於如此。其一蹶而不振也。豈不宜哉。

元中葉而後降至明代。紅衣派以此因緣。日益衰敝。其間雖亦有秉行正法之喇嘛。若章陽沙加。元至哈立麻。明永樂中入中。國頗著靈迹。毗澤思巴。同釋迦也失。亦同等而妄雲深掩。慧日光微。魔力盛強。卒難克復。斯時事業。直無足紀。然天道倚伏。苦爲禦。因人心流轉。窮則返本。紅衣派衰敝既極。大聖宗喀巴乃乘時崛起。改革更始。立黃衣派而大振宗風矣。

(未完)

中華佛教總會公函

中華佛教總會各支分部暨諸山長老公鑒啓者本總會于民國元年二月由天童敬安和尚北京道興和尚常州清海和尚暨全體僧界發起組立呈由南京政府內務教育兩部立案遂于四月假上海留雲寺開成立大會舉定敬安和尚道興和尚清海和尚爲正副會長開辦以來各省支分部成立者已十有九省發達之速誠有一日千里之勢第臨時政府移住北京後本總會未與接洽且召集國會在即僧界屬國民份子亦應籌畫進行方法冀享民教平等權利敬安和尚以本總會正會長資格代表全體僧界進京與

袁大總統磋商一切爰于十月二十六日起程入都同行者爲福建支部長本忠江西支部長大春本會總務科長文希暨各省代表等詎到京之日正內務部飭清查寺產之時閱禮俗司通行各省公文凡寺廟關於行祝典及年遠無碑可考又寺宇半存半廢以及佈施建設者皆屬之公產僅由寺僧自出己資

或獨力募化者爲私產已徧行各省刻日清查具報此事實行後僧界將立召破產之禍而騷擾更不堪設想敬安和尚力顧大局一再與禮俗司杜君磋商以冀收回成命急難就緒悲憤交集突於舊歷十月二日在北京法源寺圓寂噩電飛來全體震動昨復接京電云寄公靈櫬准於舊歷十月底到申本會議定於舊歷十一月十九日在本會爲寄公開追悼大會以表哀忱刻下都中進行各事暫由總務科長文希和尚會同各省代表擔任冀收完美結果而本會正會長職務應照本會章程第六章第十六條乙項之規定由道興清海兩副會長權行主持以維大局當此絕續之交務希各支分部長暨諸山尊宿念屬佛教全體攸關先期來滬屆時齊集公伸追悼并公商本會一切應行事宜既慰寄公在天之靈亦大有裨於本會不淺至本會經費向極支绌開辦以來一切經費已由留雲寺應乾和尚墊用數百元此次正會長因公入都費用及往來川資并追悼會一切用項約在千元以外本會一貧如洗萬難籌措且各支分部應繳入會費四成充本會辦公之款雖已經承認而繳來者甚屬寥寥倘仍此觀望不前無米爲炊將有全體瓦解之勢千乞共扶大局已收者立即如數寄交未收者由會長商之殷實首刹暫行籌墊若干以應急用至前承允繳義務捐項及頃來允慨任義務之處并乞從速惠寄救此眉燃無任盼禱耑此佈告再道興和尚已由北京南下蒞會任事并此附聞順請

公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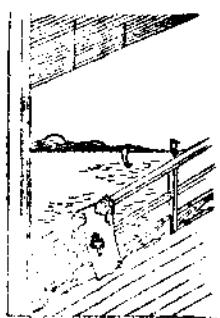
中華佛教總會啓

附錄內務部禮俗司通行各省公文

十一月八號民權報及各報載蘇都督令行上海民政長文云民政司案呈內務部通咨查內務

部官制第九條祠廟宗教均歸禮俗司職掌現當整頓部務之際自宜切實調查以便有所依據

茲由部議定祠廟調查表式通咨各省長官轉飭各該屬按式切實填報等因合亟令仰該縣民政長限文到兩月內先行切實調查彙報一次此令一祠廟調查表分所在地官公私產住守人常住人基址畝數存廢備考等項一祠廟如祠廟寺觀院廟社壇堂宮禪林洞刹等項皆包括在內一官公私產如該祠廟歷属于國家祝典者爲官產其有年伐碑記無考非公非私者亦屬官產由地方公共鳩資或怖施建設者爲公產由該寺廟住持人募化以及私產建設者爲私產一住守人指僧道女尼冠廟祝奉祀應祀等人而言原文甚多不備錄



忘 終 於 假
失 不 汝 使
苦 爲 頭 热
提 此 上 鐵
心 故 轉 輪

地藏菴案之辯訴書

地藏菴僧春榮邀請陳則民律師在上海第一級審判廳控十五鋪商團會會長凌伯華強佔廟產一案茲將該律師辯訴原稟照錄于後辯訴之理由竊原告於十一月二十四日訴凌伯華佔居菴產奉批候傳訊在案經被告提出辯訴並根據辯訴理由提出反訴請求撤銷無訴訟權之訴訟及命令贖回廟產闕之不勝詫異第一點請求撤銷無訴訟權之訴訟其根據理由有二一以訴訟物係公有物一以原告另案被市長驅逐出境即

爲與地藏庵斷絕關係茲對於此兩點逐一辯之查地藏庵係順治七年僧中恒所建邑乘俱在可謂離奇按所有物之性質有官有公有私有之別由國庫支出之款以建造者謂之官有物由地方支出之款以建造者謂之公有物由一私人支出之款以建造者謂之私有物該庵既係僧中恒所建其爲一私人支出之款以建造者無疑故爲私有物已成鐵証而被告辯訴狀則指爲公有物徵之邑誌並未載有該庵係由上海地方公款支出之款以建造之文而妄指爲公有物可謂信口雌黃毫無事實之證明者也推原其意蓋欲以邑誌上載有該菴前後兩殿在前清乾嘉年間有巡道盛保通恩捐資興建之文被告卽欲借此以爲

官有物之證據因不知官有公有性質之差異誤指爲公有物以至無事實之證明致理論上不能貫徹姑就其原意將公有物改爲官有物以駁之

按官有物係由國庫支出之款以建造之謂如前清有祀典之祠廟皆屬之地藏菴旣無祀典其建前後兩殿之費非由國庫所支出無待佐證故建造該菴前後兩殿之費係盛通兩觀察之私資爲崇奉該庵之神一種之佈施行爲換言之卽由該菴住持募化而來者也若以之爲官有物雖有蘇張之舌亦不能自圓其說者也至於以該菴完糧向用地藏菴三字名義視爲公有之佐証尤爲荒謬蓋前清完糧任人取立名目並無規定必用所爲公有物而非私有物之佐証則現令可該屬公

有之財產不知凡幾地方團體皆可藉此以攘奪私有財產據爲已有卽無法律之國尙有習慣可憑何況今日法律修明之民國該被告竟敢倡此破壞無法大不諱之言論以達壞奪私產之標的可謂目無法紀膽大妄爲者也此地藏菴爲私有之物抗辯之一理由也被告辯訴狀又以原告因不守清規經市長驅逐出境原告將紅本傢伙搬出視爲原告與地藏菴斷絕關係之鐵証駁此問題當分三款以說明之一原告有無姦淫之事姑且不論茲假定原告實有其事亦屬一刑事案件查姦淫之罪係一親告訴之罪十六鋪之衆商無告訴權而該商等妄行稟請市長究辦其違法一市長旣非司法官廳無判斷刑事案之權而該市長踰越權限妄將僧判令驅逐出境其違法二約

法載稱人民有遷徙之自由該僧縱犯姦淫之罪自可按律科刑何得自造驅逐出境之刑罰任意科之其違法三有此三因原告不予以追究已屬寬容而被告尙欲藉此不法裁判以爲與地藏菴斷絕關係之証據可謂荒謬絕倫茲再壞一步原告縱犯姦淫罪已經有告訴權人告訴於司法官按律處罰而已亦不能將其私有財產充公也何則刑律上第二十三章之中並無規定和尙犯此章之罪則將其私產充公之條故耳此被告以原告被驅逐出境斷定與茲該菴斷絕關係之一誤也

離關係與否即在所有人之傢伙搬出與否爲斷申言之縱所有人已得代價將所有物出賣於人祇要其傢伙未搬出其所未物尙須斷爲出賣人之所以所有反之其所有物並未佔出賣與人祇要其傢伙搬出則無論何人皆得佔用之若如被告所言則古今中外無此法理此被告以地藏菴係公有物而視爲無當事人能力提出反訴請求撤銷無訴訟之抗辯理由也第二點請求命令贖回廟產係根據蘇都督之訓令查蘇都督之訓令係爲保全官立公立之廟產而設今地藏菴係原告祖宗中恒之遺產其非官立公立已屬彰明較著縱有典當抵押原告自有處理之權他人不能干涉今被告妄以該菴爲公有物援用保護官立公立廟產之例以請求命令贖回所謂根本已誤而枚言外得之矣然則將來判斷所有人與所有物脫

佛學報

節則皆誤矣此被告以地藏菴係公有物而依據蘇都督訓令請求命令贖回廟產之抗辯理由也至于地藏菴係十五鋪商團所取得不應以凌伯華爲被告云云亦有不能不聲辯者去年九月十日係被告一人來借以爲保衛團駐防所之用今既久假不歸則被告對於原告自應負責不能諉之商團而被告則可脫卸責任矣爲此提出反訴之辯訴狀請求貴廳按照大總統五月十一日保護私產之令及五月十九日國務院咨行內務部保護佛教人民財產之文速令被告將佔用地藏菴退還並請求追給各物一併返還如有損失責令賠償以保佛教而維約法憲爲公便

處置龍華之決議

上海縣議事會移縣知事文爲議決龍華寺產業

案內云龍華寺自吳赤鳥中僧康會創建列台宗十刹之一係著名古寺邇來寺僧不法疊經前各行政官封閉在案至去年三月寺僧機福又以窩藏女尼常妙及鄉婦吳氏等四人經公民張秀峰等及漕河涇鄉自治公所并南鄉三區自治聯合會次第稟控前清邑令田有如此穢區惟有全數拆毀盡逐僧人或有廓清之望乃僧教育會尙有以寺產爲名稟經前清撫程批該寺僧確有劣跡卽該會亦無從辯護託名宗教敗壞風化旣爲國法所不容卽爲佛門所痛疾至寺產應俟地方官處置不得覬覦壘斷又經江督劉批該寺旣爲社會之污點自未可執保護寺產一語以保護此穢區照會市議會旋據該會議決以該寺坐落鄉區核議如不便執行應提交縣議事會議決等因復

於民國元年四月奉遞軍都督陳令開以龍華不案應提交地方議會公同開議關作公園庶古蹟無湮廢之虞社會有開通之望由前民政總長李照會民政長照交到會是寺僧不法已確鑿不移惟該寺係有名古刹若全行拆毀則與保存古蹟之義未免背馳然留此僧人既爲風化所攸關又爲社會之污點自應急籌整頓管理之方擬將該寺所有房屋地產除個人私照財產保護例調查的確証據應行給還外其餘悉數收爲縣有公產即以該寺闢作公園所有舊時建築若般塔及佛像皆與保存任人瞻仰以彰古蹟寺旁隙地先設植物園寺內餘屋改設圖書館請縣知事派人分管其餘離寺之田數十畝亦請收回以充管理人之辛工及修理寺屋之用至於寺僧不法已極儘

請驅逐雖信仰自由載在約法而崇奉佛教不盡僧尼寺與佛既悉與保存則信仰者仍不失其自由之旨趣移請查照執行云

靈應寺自願充公

本邑西門外有靈應寺院向係客僧清定住持近見李君平書所創辦之貧民習藝所有裨公益非淺是以該僧於日前具稟上海縣公署自願將該寺基地房屋併助與該習藝所俾辦公益云茲奉縣知事吳君批示如下靈應寺住持清定稟批據稟已悉見靈應寺原非祀典所關該僧自願將本寺地基房屋一併助與貧民習藝所共維公益忱熱見具自應照准惟該寺何人手創何年成立是否個人性質有無藉稱他寺何人手創何年成立若干田單契據何未呈驗有無租賃糾葛情事房

屋共有若干有無裝修什物在內住持幾人該僧

競爭傳戒

緣何承此寺產均未切實聲敘無憑查該着卽遵

照指飭檢據開單明白呈復察奪

佛

長壽庵充作公產 (時報)

濶城西門內石皮弄長壽菴爲前清武營中借作

公用去年本埠自光復之後該菴已奉上海縣知

事吳君充作公產在案茲吳君查得該菴基址適

來時被有人侵佔情事因諭飭丈繪生孫熊飛前

去丈明稟復等因前日孫生到署報告丈得該菴

基地列入廿五保十圖十四號中原有五畝一分

四厘現在四週丈見祇有四畝九分六厘九毫爲

此稟復昨日吳君立派科員帶同催征吏王慎卿

按照現丈之數先行四週豎立界石以免再有侵

佔情事十一月廿一號

釋

揚城皮市街萬壽寺於今冬傳戒業經開堂昨有
重寧普照兩寺相率赴民政署呈請立案擬於明
春舉行當奉批分春秋兩季春季由重寧先行舉
辦普照則須秋季方可履行云

龍華寺將闢作公園

龍華寺產業問題一案縣議事會提建出以龍華

寺吳赤烏中僧康創建劉台宗十刹之一係著名

古寺近來寺僧不法疊經前清各行政官封閉在

案至去年三月寺僧機福又以窩藏女尼常妙及

鄉婦吳氏等四人經公民張秀峰等及漕河涇鄉

自治公所并南鄉三區自治聯合會次第稟控前

清邑令田有如此穢區惟有全數拆毀盡遂僧人
或有廓清之望乃僧教育會尙有以寺產爲名稟

報

經前清撫程批該寺僧確有劣跡卽該會亦無從辯護託名宗教敗壞風化既爲國法所不容卽爲佛門所痛疾至寺產應俟地方官處置不得覬覦望斷又經江督劉批該寺旣爲社會之污點自未可執保護寺產一語以保護此穢區照會市議會旋據該會議決以該寺坐落鄉區應由該鄉區該議如不便執行應提交縣議事會議決等因復於民國元年四月奉滬軍陳都督令開以龍華一案應提交地方議會公同開議闢作公園庶古蹟無湮廢之虞社會有開通之望由前民政總長照會民政長照交到會是寺僧不法已確鑿不移惟該寺係有名古刹若同行拆毀則與保存古蹟之義

產事 本埠新聞十二月十五日

未免背馳然留此僧人旣爲風化所攸關又爲社會之汚點自應急籌整頓管理之方擬將該寺所

有房屋地產除個人私產照財產保護例調查的確証據應行給還外其餘悉數收爲縣有公產即以該寺闢作公園所有舊時建築若殿若塔及佛像皆與保存任人瞻仰以彰古蹟寺旁基地先設植物園寺內餘屋改設圖書館請縣知事派人分管其餘離寺之田數十畝亦請收回以充管理人之辛工修理寺屋之用至於寺僧不法已極儘請驅逐雖信仰自由載在約法而崇奉佛教不盡僧尼寺與佛旣悉與保存則信仰者仍不失其自由之旨趣現經移請縣知事查照施行矣

同治年間以觀音閣西廂借給保息局辦理善舉至今相安無異又於宣統二年以中殿廂屋借給西北城自治協贊會辦理公益即現辦之九鋪商團均相安無異以上兩團體來寺借屋均與本寺住持協議妥協然後遷入辦事獨清真商團正會長沙善慶副會長馬子均乘去年九月十八日軍務倥偬之際荷槍率領團衆入寺佔據觀音殿及客座六間寮房三間莊嚴房二間至供奉護法長生祿位亦被盤踞屋內器具全遭霸用間有毀損並在寺後和尙浜另闢大門強暴自爲達於極點夫商團原係保衛地方以治安爲目的今乃騷擾地方清真本回教之代名詞清真寺近在咫尺何以不用本教之清真寺而硬借寺屋且該團組織分子以賣買古董及賣買牛肉者居多數人類複

雜常有唱戲放歌情事引動婦女兒童入寺旁觀不雅擾累難堪保護人民信教自由財產自由載在民國臨時約法今寺僧與沙善慶各奉各教何得違法踞擾寺產侵害所有權爲敢粘呈抄單據法起訴務祈廳長察鑒迅予審理保障私權維持法紀（請求之目的）（一）諭令沙善慶等率領該團衆退出寺廟外（二）諭令交還單開霸寺用諭器具（三）諭令將該團擅開寺後之門堵塞回復原狀（四）諭令措繳本案訟費
僧徒刑訊之干涉
民國建設階級平權近經司法部調查住持僧徒橫用專制手段由上級僧人濫刑審問殊非理之所當現經司法總長許世英從嚴申禁嗣後僧人對於僧人如有違法審問情事准被害人或有關

係人速向司法衙門據實起訴依法治罪絕不寬

容云

通緝焚斃寺僧之土豪

上海地方檢察廳昨接江蘇高等檢察廳訓令略云案據無錫地方檢察廳呈據開化鄉鄉董陸璋報告於八月三十號達自家到所由念八四圖董蕭福馨地保蕭旭記面呈報告書云於八月廿九號晚該圖橫山庵忽聚衆二百餘人焚死該寺僧人廣蓮一名當即派委檢察官朱鳳池督同檢驗員馳往驗得該僧廣蓮通身皮肉無存骨成灰燼有無傷痕無憑檢驗據僧人妙福供稱陰歷十八夜被該處鄉董陸伯庚即陸璋及自治公所廳差蕭阿盤蕭阿福等凌欺威逼甚至是夜糾集多人擁入寺內門口稱失去猛將神袍肆意搜掠廣

蓮繩穿索綁以石灰擦瞎兩眼並將鐘杵擊開頭顱氣絕轉醒遂由陸伯庚指使蕭阿盤即置硬柴

將其焚化附近村衆雖有勸說暫緩經自治公所書記蕭條如唆使實行共燒一日兩夜又據圖董

福馨供畧相同云其死狀慘不忍言旋據法警報告蕭阿盤蕭阿福陸璋三人業已遠逃無從傳案一再派警偵查未獲碍難訊供起訴除呈請都督通知各省懸賞緝拿外相應呈請通令各屬檢察廳派警協緝蕭阿福蕭阿盤陸璋等三人務獲移解歸案訊辦等因陳廳長已移知上海商埠巡局

一體派探協緝矣

滇僧奇績十二月十七號民立報

察都督近得麗江殷司令來電云本部前派宣教師法怡隨劉鍾俊前往偵查敵情該僧自阿墩與

劉分手後竟杳不知所之茲接巴塘參贊顧占文來函云滇僧法怡於陰歷八月廿日到巴說降江卡蠻匪並代該蠻邀恩請暫勿發兵往勦占文已如其言諭令江卡百姓速來投誠仍照常相待等語查阿墩以北蠻路阻塞該僧竟能越險入巴說降江卡厥功甚著除電由姜參謀長轉令回滇外合電奉聞以彰其功

十一月十九號時報杭州通信

縣法院保存古刹之裁判 城隍山海會寺住持僧人慧持係游山僧出身拜華連經十餘年四方募建此廟辛苦備嘗不可勝說乃光復後忽來不識姓名之諸暨人楊某帶同無賴及丐僧多人盤踞此廟將慧持逐出鵠巢鳩佔已將一載月前城紳杭辛齋等十餘人會同警察將慧持護送還

山不科楊某反客爲主仍將慧持逐出現慧持已向縣法院起訴該院前日將楊某提案對質問明原由確係侵佔無疑限令五日內還產刻逾已期尚未履行刻又續遞催呈矣

寄禪上人追悼會紀事

二十七日僧界全體及各居士爲中華佛教總會正會長寄禪和尚(即八指頭陀)開追悼大會各

支分部及諸山到者近千人居士到者百人下午二時搖鈴開會奏樂報告事略由副會長靜波和尚演說寄公之死爲佛教死實爲僧衆死僧衆當同聲同氣辦事不負寄老在天之靈及辦事不易云云次由陳君彥通演說保持佛敘當重戒律研究學術次由太虛和尚演說佛教宜革命有三一組織革命二財產革命三學理革命次由痴峯和

尙演說佛教不振由於內治不修次由樂山程君演說欲保佛教當先保國苟無國何有教佛教不藉國以傳事實上萬做不去次由陳君純白演說寄老宗旨一面保財產一面興教育蓋不保產無以興教育也次由純庵和尙林君稚周相繼演說

繼由寄老法嗣道培和尙進謝辭奏復樂振鈴閉會旋由僧界全體及來賓赴祭堂致祭而散

本報按佛教革命之名詞發現不久度亦妄人之邪說耳若大庭廣衆之間明日張瞻放言高論則未免肆無忌憚矣然即如某僧演說佛教宜革命有三亦唯第二條財產問題尚有討論之餘地若第三條之牽涉學理竊恐非自命新佛之提婆達多從地獄復起不可至第一條之組織革命四字則不但無理由之可言且并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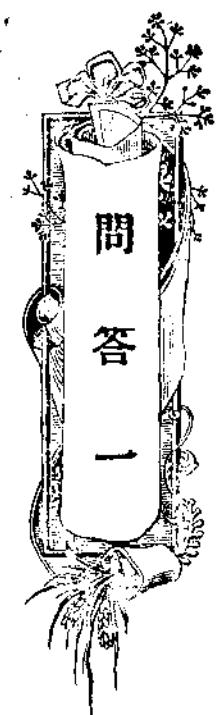
輯而亦不可解矣或曰是可與前清之預催立憲作的對也噫



左溪遁跡

唐玄朗傳大士六世孫也。常行頭陀依巖傍澗號左溪尊者。宴居一室。自以爲法界之寬。一鬱多羅四十餘年。一尼師壇終身不易。非尋經典不輕燃一燭。非觀聖容不妄行一步。洗鉢則羣猿爭捧。誦經則衆鳥交翔。刺史王正容屢請入城。師不欲往。竟辭以疾。

贊曰。今人讀永嘉答書。藐視朗師等之僻見。不知永嘉特一時遺著之語。而左溪遺範。正學者今日事也。明眼者審之。



問 答 一

香嚴閣答問 (續)

(端甫)

經目答問一

二

問。麗藏華嚴部。大方廣佛華嚴經四十卷。唐般若譯。今云何改題耶。答。此經四十卷。但是全經中之一品耳。舊於卷首。但題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一。至譯號之後。經文之前。始出其品目。卷卷如是。按。若卷首單舉經名者。則理合連實義難陀所譯。前八十卷。而續其數。當云卷八十一至卷一百二十。爲止。如此方合全經卷數。今不接彼卷數。而另立第一則必標其品目。方與經文稱實。前人未計及此。僅冒稱全經之名。未免與唐譯八十卷華嚴。及

晉譯六十卷華嚴之名相濫。故今總目中於經題下。併出其品目名曰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明此四十卷經。但是全部華嚴之一品也。

問 答 一

一

本文氣不類世高。其中名辭如無明二字。世高云癡名色二字。世高云字觸字。世高云裁受字。世高云愛取字。世高云受。今按此本殊不爾也。其非世

高所譯明矣。但觀其文氣頗與先公譯文相似。與

隋譯月燈三昧經文氣亦相近。然因舊錄說。先公所譯有字數可覈。又稿知其非後一本中所離出者。若然殆其爲隋譯經中所脫出者。與以其文無起結。疑或是也。今於總目中後一本下直書宋先公譯前一本下冠舊題二字。於譯號之上以示區別。俟後更詳之也。

三

問弘教藏中有佛說般舟三昧經一卷。般舟三昧經三卷。並題後漢支婁迦讖撰。此云何分先後時耶。答。後一本三卷者是初時所譯。前列之一卷者。

乃其重加芟削精要之本也。今於前一本下譯字之上補一重字以分別之。

四

問佛說決定毗尼經一卷。弘教藏注云。群錄皆云燉煌三藏撰。今問是燉煌菩薩支法護否耶。答。舊錄所書不皆題燉煌三藏撰。亦有題涼州燉煌出佚譯人名者。如是則燉煌三藏四字乃虛稱。非實題。其人也。西晉支法護亦稱竺法護。雖其行化燉煌多事。翻譯久蒙燉煌菩薩之號。未可遽定爲彼譯也。蓋若是彼出。則當時不難表其名字。何爲虛立此稱乎。况古師諸錄均但言晉代燉煌所出。並謂不知其名。是烏可懸定歟。即如諸傳所載。晉代燉煌譯經不止一人。何得但是法護。又余嘗取竺法護譯文。對校其名辭。多不符合。是則非法護所

譯明矣。今特改題云晉燉煌三藏譯佚其名云佚。其名即使後人知非竺法護也。

五

問大寶積經一百二十卷弘教藏云唐菩提流志譯果皆其所譯耶答此經流志所譯者但三十七卷經耳餘外有二十三部經一十八法師先後翻譯至流志補譯輯成一部爲一百二十卷即今經也舊注但云流志譯失輯合之義今特改云譯輯又臚舉所輯二十三部經名卷數時代譯號並附列于左方以備學者之檢尋焉

六

問佛說佛名經十二卷元魏菩提流支譯又佛說佛名經三十卷佚出經人名葛校勘記論三十卷經乃取流支所譯十二卷佛說佛名經並馬頭羅

問答一

三

第四期

刹僧行錯綜而成故俗號爲馬頭羅刹佛名經貞元錄以傳出梁朝故附於梁代頒名曰大佛名經今按果梁代人所輯歟答此經貞元錄入梁代後開元錄復檢訂云似是近代所集所謂近代蓋指唐初而言如所引般若燈論名乃唐貞觀四年所出其名見第四卷中故開元錄疑爲唐初人輯也今按此經原始出於梁朝後人復有增修至唐初而止耳所以然者此土修齋禮懺諸科儀本起于竺高座法師所傳梵唄蕭齊竟陵王子良又從諸經中採取齋懺等文綴輯爲淨住子頗流行於世至梁時寶誌寶唱等師奉武帝勅倣彼儀法採摭精密推廣闊衍窮盡理事斟酌相義爲啓運慈悲道場懺法十卷今俗稱梁皇懺者是也此懺法旣出薄海人民靡然風化此三十卷佛名經或卽效

顰而作耳。隋法經目錄僞妄經類有大乘蓮華馬頭羅刹經而無馬頭羅刹佛名經或偶遺漏故未之及。貞元錄中既云傳出於梁其時必有所據。開元錄徒以隋錄未收遂疑爲近代所集余以爲確是梁代創始以其時齋讖之事甚盛故有此大編撰耳。唐初之人固不務爲此也雖其中舊本文多譌謬如一賓頭盧頗羅墮而分爲二南無又拘締羅難陀本是二羅漢而併爲一南無等麗藏中已悉爲改正又所合之大乘蓮華馬頭羅刹經雖隋錄定爲僞妄然其意爲明因果罪福而作存之以化愚俗固亦無害也其篇末之佛說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本後漢安世高所譯有全文在方等部此經末但采彼首一段文後無結語或是後人別增而未畢業之章句也。

問三劫三千佛緣起一卷宋畱良耶舍譯然歟答此卷經文本從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中畱出彼經是畱良耶舍所譯今此稱緣起者與彼經義同文異如三十五佛名禮讖文之出于決定毗尼然今以源出畱良故仍其名也又此緣起與梁錄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現在賢劫千佛名經未來星宿劫千佛名經本同一部通稱爲三千佛名經諸佛名經不知何人所譯今附梁錄然則此緣起一卷其輯合亦當在梁代歟。

號云姚秦鳩摩羅什譯長行隋闍那崛多譯重頌。然歟答此之重頌乃北周武帝時闍那崛多法師隨譙王字文儉往益州在龍淵寺所譯也古經卷首題譯人名號多從譯述時代書之如此品單行本當題云周闍那崛多補譯重頌不當云隋也。

九

問闍那崛多既當周代時補譯普門品然則添品法華經亦卽出于周時乎答非也闍那崛多出普門品時未勘全文但補此頌而已後入隋翻譯既補譯光明經至仁壽元年辛酉之歲有普曜寺沙門上行請重勘妙法蓮華經遂與達摩笈多共檢經藏中梵本重譯增訂時當隋代非周世同出也。

十

對答一

五

第四輯

問添品法華經與什公所出增改云何答當隋仁壽時此土所傳梵本法華見有兩本一是天竺國梵本用多羅樹葉所書者俗稱多羅葉本與此土西晉法護所譯正法華經符會一時龜茲國梵本與什公所譯妙法蓮華經相同但今多羅葉本中多有普門品偈爲法護本所闕譯者而仍無提婆達多之文今龜茲國本藥草品後多生盲喻長行數十行文字富樓那及法師等品之初皆比什公所譯加廣又什公譯本舊無提婆達多品至宋元徽三年楊都沙門法獻西遊周歷多國云流沙以西于闐諸國妙法蓮華經並有提婆達多品中夏所傳闕此一品適在高昌郡得彼梵本寫還京都入齊武帝永明八年歲在庚午獻爲僧正爰請西僧達摩摩提此云法意於楊都瓦官寺譯出列在

第十二品自爾已後妙法蓮華經始有此品之文。但今龜茲國本提婆達多品乃合在見寶塔品後通爲一品（藏內有後漢所出薩曇分陀利經亦是此二品文合爲一經文異義同可與龜茲梵本互證）此雖品有離合而文義及次第仍與前同也。又龜茲國本陀羅尼品在神力品之後囑累品次普賢勸發之後什公所據梵本皆與此殊其全經品數則什公二十七品至齊永明後增提婆達多品共二十八品今隋闍那崛多據龜茲國本重加補輯合併見寶塔與提婆達多同爲一品仍爲二十七品如什公之數其普門品末重頌之文已先於周代補譯一如其舊是爲添品妙法蓮華經增輯之概畧也。

問閻那崛多於仁壽元年尙事翻譯云何續傳乃謂開皇二十年便從物故耶答此續高僧傳中一重疑案開元錄中亦然當日傳者偶誤前人屢糾其失並未明其由致今按道宣律師撰大唐內典錄謂仁壽之末崛多以緣他事流擯東越云云此文本不差誤續高僧傳亦宣律師撰而致誤者今推詳之當宣律師具草時本謂仁壽末年便從物故年七十有八而仁壽二字偶誤遂書爲開皇末年後書者又以開皇末年卽二十年遂改云開皇二十年便從物故春秋七十有八此續高僧傳中開皇二十四字應當改訂作仁壽末三字也云何知耶按仁壽末年卽仁壽四年甲子之歲傳稱師春秋七十有八此句本未會誤今循甲曆推之適符本傳前文所稱歷年之數如本傳所述師年二

十有七受戒三夏師徒結志遊方弘法此謂闍那
蠻多法師受戒後之三年與其師結志遊方時年
二十七歲也又云達吐谷渾國便至鄯州于時卽
西魏後元年也雖歷艱危心逾猛厲發蹤跋涉三
載于茲此謂師遊化三載西魏後元年始達此土
是歲甲戌梁承聖三年即西魏恭帝廓元年以去
年號故稱後元年時師年二十九也從此年推至
甲子隋仁壽四年師年七十有九傳云七十有八
者或從足年起數也此師爲隋世譯學大家因書
臂之誤致令後人莫辨其行年使宣律師負咎莫
讀傳覽錄諸君子心眼有豁然之樂也

十二

問大方等無想經宋之明諸藏皆題大方等大雲

問答一

經開元錄亦稱大方等大雲經法云一名大方等
無相經當云何從耶答此經據經中所題是大雲
經初分也凡三十七健度（健度元明二歲作捷
度此云聚卽篇也）按第五卷增長健度云善男
子如是經典凡有三名一名大雲二名大般涅槃
三名無想大雲密藏所問故云大雲如來常住無
有畢竟入涅槃者一切衆生悉有佛性故得名爲
大涅槃受持讀誦如是經典斷一切想故名無想
據次經文三名之中一名無想也其開元錄小注
稱無相者蓋見此經末第六卷中多陳無相之義
未考第五卷中有無想之稱也又此經在天竺爲
大乘中之要部大智度論中屢稱大雲經名周隋
諸師譯請雨經凡三本初譯及三譯皆內題大雲
經請雨品第六十四是大雲經爲摩訶衍中一大

部帙此土所譯尙未之備也。

十三

問通行之大般涅槃經。有南北二本前後二分等名。其弘傳之概畧可得聞與。答。什公弘法之日。以般若法華涅槃爲佛教大歸叡法師所謂三津亦曰大化三門也。般若除諸虛妄法華開一究竟涅槃。闡明實化。其時大涅槃經此土雖未全譯。什公每依法身經演涅槃理。此古譯法身經與現存宋譯本別。是故涅槃之部與般若法華同爲修行之要軌也。今大涅槃藏中現存凡有六部畧述。如後。

(一)佛說方等般泥洹經二卷。西晉太始五年竺

法護譯。凡九品。西土大般涅槃之畧本也。

(二)佛說大般泥洹經六卷。東晉法顯西遊天竺。

至摩竭提國巴連弗呂阿育王塔天王精舍遇優婆塞名伽羅者所傳。義熙十三年於建業道場寺翻譯起序品至隨喜品如來現病而止。凡十八品於中佛說常住真我及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惟除一闡提人不許。元嘉初道生法師住青園寺敷講此經契理入微倡言一闡提人實有佛性。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楊都守文之徒嫉爲邪說。擯而遣之。生公正容自誓而去。嘗於虎邱山聚石爲徒說涅槃經。至一闡提有佛性。義石皆點頭旬日之間聽衆至數百人。元嘉七年入廬山後大本來南方生公於山中重講終于講座符素願也。

初分由罽賓龜茲東達姑臧二年闡譯凡五品十卷時智猛亦于毗耶離國婆羅門家取得初分與譏本同皆無中後等分譏後兩遊于闡得中分及後分之前玄始十年卽宋武帝永初二年譯竟道朗大師作序此本內明闡題無佛性而有佛性義起壽命品至惰陳如品凡十三品是爲北本亦稱大本時有西僧曇無發觀之云

此經猶有後分未至譏師末歲殷勤願更往求嘗請太祖資遣高昌沙門通六國語者道普將書吏十人西邁至長廣郡舶破傷足疾卒

(四)大般涅槃經三十六卷劉宋元嘉初北本大涅槃初達建業慧嚴慧觀二法師共謝靈運等依舊泥洹經再治多分品數而文詞更簡起純

陀品至惰陳如品凡二十五品是爲南本嚴修治甫畢嘗感夢警頗疑之後復夢神人讚其弘經功德當得見佛云天台宗亦用此本世多遵之

(五)四童子三昧經三卷隋闡那崛多譯與竺法護二卷本前六品相近亦西土抄行畧本也

(六)大般涅槃經後分二卷唐麟德中成都沙門會寧西遊至南海訶凌國同西僧譯傳此土據云從阿笈摩經抄出述如來涅槃焚燒之事起惰陳如品之餘遺教品第一應盡還源品第二機感茶毘品第三聖軀廓潤品第四故一名闍維分亦名茶毘分也舊以其出于阿笈摩疑爲非大乘涅槃義淨師亦云此經與長阿含初分遊行經少分相似而不全同經中復言法身常

樂我淨佛菩薩境界非二乘所知與大槃涅槃理相涉經初復題陳如品末文勢相接且編入大乘部後諸博識詳而定之今按涅槃經天竺舊傳凡三萬五千偈譏師東西往返三度尙未全得宋法普亦未達而卒直至唐世得此末四品半文差稱完本然較之梵本文此土實祇其三分之一也至謂此茶毘分出于阿笈摩而或疑此大乘經何以出自小乘阿含者亦自有說蓋西土諸經舊多蕪雜祐法師云如來去世後人不量愚淺抄畧此經分作數分隨意增損雜以世語緣使違失本正如乳之投水下詳祐此語梁已前遊天竺者所覩之實情也以彼土經多散亂故法顯所得于巴連弗邑之六卷泥洹章句多闕止有一闡提無佛性義無有有佛。

性義至譏師所得之本乃既言無佛性復言有佛性義乃圓足又智猛別有二十卷泥洹亦于毗耶離婆羅門家得之（此本今久佚）可見當時貝葉零墜如此土秦火後之典籍然此茶毘分經據其文義蓋本是大乘不知何時爲彼土人雜入阿笈摩部至會寧始檢得前此西遊者甚多都未之見亦以雜入小乘故人不意及之也。

右六部經南北二本可以參讀後分二卷依章安疏取締前部亦稱允當觀於古人求經之難後人安坐而誦之其亦知所興矣

十四

問舊錄稱相續解脫經一卷宋求那跋陀羅譯接

今藏中但有相續解脫地波羅蜜了義經一卷注

云宋求那跋陀羅譯。此後又有一卷。名相續解脫。
如來所作隨順了義經。舊未注明譯號。未審是何
人所譯。答。按此二經文句。並是求那跋陀羅所譯。
本是二品經。通稱爲相續解脫。不知何時開爲二
經。因立二題。舊人未詳。爲一人所譯。故於總自闕。
譯人名今爲補注。同一譯也。



受施隨散

梁慧開。吳郡海鹽人。歷聽藏旻。一師經論。講演名世。豫章守謝譙。迎請說經。厚

加覲遺。還未達都。分散已盡。晉安守劉業。餉錢一萬。卽贍寒餒。曾不終日。情性

疏率。不事形儀。衣服塵溼。未嘗舉意浣濯。

贊曰。講法而不受覲。遺是之謂法施曠。安得人人法施如開公乎。

問 答 二

本報謹答賜教問題

答孟栖蓮君坐禪五問

來函三條分爲五問。

(一)禪學除外道禪外。共有幾種。

(二)等不等觀雜著所謂出世四種禪。是否圓頓次第祖師如來之四種。

(三)祖師禪。如來禪。經典中曾否載明。

(四)欲依古法學習者。其法如何。有何經可閱。

(五)天台止觀。云治諸魔者。默誦大乘方等及治魔。呪此呪見於何經。

答禪學一名大分爲二者。坐禪門。二者參禪門。

此之二門。途徑雖殊。大歸不二。坐禪門在六度中。名爲禪定。在大乘起信等論及天台宗等書中。名爲止觀。參禪門在六度中。名爲般若。世稱教外別傳者是也。止觀一門。流別甚多。修習大要。如天台。所述四種禪定皆出世大乘禪也。餘如禪秘要法。中明三十種禪等。其數不可殫述。

所云天台四種者。一圓頓止觀。即摩訶止觀二十卷。智者大師說。章安頂記也。二漸次止觀。即釋禪波羅密次第法門三十卷。智者說。法慎記。今依章安頂所治定爲十卷也。三不定止觀。即六妙法門。一卷。智者筆述以授陳尚書令毛喜者也。四童蒙止說。一名小止觀。卽修習止觀坐禪法要一卷。智者筆述以授其兄陳鐵者也。已上四書統稱天台止觀四種。隨取何部細心觀之。門徑瞭如矣。

若夫如來禪祖師禪二種乃達摩已後參禪家之目超出九種世間與佛齊品如是地位名如來禪超出格外實過如來祖師頭頂亦不落外道如是者名祖師禪此是語錄中所說非是經論文字所傳者也

坐禪止觀之法天台所述皆依古經撰集最便循習如必欲溯其本源今畧指一斑如下禪秘要法經最詳密姚秦鳩摩羅什法師譯治禪病秘要法疎切最簡最晰僧伽斯那傳其弟子北涼沮渠京

畧法畧開十一法門同上譯修行道地經甚詳明衆護造西晉竺法護譯解脫道論較毘曇等爲簡明優波底沙造梁僧伽婆羅譯止觀門頸論亦切要世親造唐義淨譯已上經論十種或小乘或大乘種種方便觀機治病入手究竟之方皆具焉但此門工夫若獨學無師友同住行之切須謹慎一不合法便起魔爭經論中具言之當細觀之

治魔呪見治禪病秘要法中

答蕪湖海萍君問金剛經義

答金剛經句義如珠走盤轉轉皆圓隨就何面觀之無不光明透徹其句義重疊處正是其圓融處也來函謂以五眼一合相攝全經大旨此中尙欠分曉但此經有種種解釋總以能明般若大意方實相觀尤要亦名菩薩禪經僧伽羅刹造姚秦什法師譯禪法要解詳陳四禪行什法師譯思惟要合般若四論全宗之旨今謂若能了知五眼一合

相之爲何義。即以五眼攝全經。可以一合相攝全經。亦可所謂死句活用也。如其不然。卽是屑金入眼。不惟無益。且有害也。來。又云。於一合相中有無虛實。一切莫着。展轉提撕。自性功德。此意亦欠圓。若然首楞嚴會中。如來何以呵阿難。一切無着。名之爲心耶。旣但是一切無着。卽功德亦無何以提撕。自性功德。是故此理未臻圓妙。况佛現五眼。各有所見。所見若無。則非五眼。五眼有見。則不可云。有無虛實。一切無着。以有無虛實。一切有着。但是一味矯亂。混雜景象。何爲五種眼乎。前四月間。本社著述者。黎端甫先生復沈伯偉居士書。有論金剛經大意一段。附錄於此。可以共參。先生寢饋內典。十有餘年。法性一宗。尤推絕學。蓋唐季以後。數百年無此作矣。伏承巨眼。蓋珍重視之。

問答二

居士久諷金剛經。自可寶爲常課。古人讀此了性者。數如恒河沙。但旣久諷。其文不可不了。其義宗。以証實性。蓋金剛一經。即全部般若之小影。其關鍵。卽在二諦。亦即三觀。二諦者。俗諦。真諦也。合中道諦。統稱三諦。三觀者。空假中也。是爲四論宗中通途。亦名三論宗。般若部中。此爲窺要。如來于諸法中。處處依三諦三觀。而爲開演。於般若教中。最爲顯露。俗諦。卽顯理。義真諦。卽泯相義。此之二諦。非一非異。卽顯理。卽泯相。以顯理。故諸相熾然。以泯相。故當體全空體相。一如返流成淨。理事圓融。事事無礙。是爲中道。諦。也是故。如來現身說法。云是云非。或卽或勿。皆是如是。學道人。一切云爲世出世間。亦是如是。推之時行物生風動塵。起靡不如是。此是三

諦。大。意。也。又。此。經。中。每。于。一。句。而。有。三。疊。此。即。
 三。觀。向。來。師。家。渺。說。破。者。故。學。人。滑。口。誦。過。今。
 爲。拈。出。如。經。云。如。來。說。第。一。波。羅。蜜。即。非。第。一。
 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經。中。如。此。之。語。甚。多。
 今。特。舉。此。三。句。爲。例。如。來。說。第。一。波。羅。蜜。是。中。
 道。觀。也。卽。非。般。若。波。羅。蜜。是。卽。空。觀。也。是。名。般。
 若。波。羅。蜜。是。假。名。觀。也。此。三。觀。者。卽。三。卽。一。妙。
 義。融。會。全。經。大。指。皆。不。出。是。卽。如。來。于。諸。部。中。
 所。說。諸。法。亦。不。離。是。充。之。一。切。世。間。出。世。間。諸。
 般。事。業。隨。舉。何。理。隨。居。何。境。無。不。依。是以。爲。正。
 觀。標。準。不。然。正。智。不。顯。豈。免。邪。見。故。依。此。三。觀。
 即。知。三。諦。了。此。三。句。餘。句。可。知。以。此。印。証。一。切。
 句。義。方。是。非。有。非。無。中。道。實。義。從。此。了。徹。一。切。
 法。性。無。性。方。是。非。有。非。無。中。道。實。性。也。

右。書。以。三。諦。三。觀。略。明。金。剛。經。義。若。就。來。函。五。眼。
 一。合。等。言。亦。可。略。點。一。點。如。五。眼。佛。法。慧。天。肉。肉。
 眼。最。蟲。天。眼。次。之。三。諦。中。皆。俗。諦。攝。三。觀。中。但。有。
 假。觀。而。不。知。是。假。執。假。如。實。是。爲。於。假。中。起。倒。慧。
 眼。具。見。有。無。第。一。義。中。道。觀。中。道。諦。攝。法。眼。依。法。
 起。從。俗。顯。真。依。假。入。空。觀。也。佛。眼。見。淨。是。真。諦。空。
 觀。攝。此。就。五。眼。分。辨。也。若。如。來。所。具。五。眼。則。不。然。
 每。眼。之。中。五。眼。全。具。從。現。肉。眼。時。言。雖。不。見。天。慧。
 法。佛。四。眼。而。四。眼。非。無。肉。眼。是。暫。現。而。肉。眼。非。有。
 非。有。非。無。是。爲。中。道。然。則。如。來。有。肉。眼。卽。非。有。肉。
 眼。是。名。有。肉。眼。也。餘。句。亦。然。可。與。答。沈。居。士。書。同。
 參。又。一。合。相。一。合。二。字。卽。是。中。論。八。不。中。之。一。異。
 兩。病。經。中。以。世。界。微。塵。喻。煩。惱。一。合。相。者。卽。喻。因。
 緣。和。合。之。煩。惱。相。也。合。則。成。一。碎。則。成。多。碎。爲。微。

塵合爲世界亦猶析之爲因緣合之成一大煩惱也。此一合相不一不異相是假有故云是名一合。相體本空寂故云卽非一合相如來顯此卽假卽空非有非無之一合相卽是中道觀第一義諦也。了一合相如是卽知世界微塵八萬四千煩惱均是此義又或以一合相例全經所破以五眼例如來全經所顯之語言文字皆以三諦三觀印之乃至一切經典一切煩惱皆亦如是所謂如珠走盤轉轉皆圓也此中奧義幸深觀之果能參透當下卽見實相矣。

答南通縣高仁山君

來函三件併答家貧好讀誠爲難得復憂他人所見不廣尤可謂熱心利人矣初學佛法大乘起信論四十二章經梵綱經淨土四經金剛心經均宜

先讀熟此後進習他部可也貧士購經不易此數經卷帙不多而詞顯義廣購讀不難所舉心中有髮之語此正前塵虛妄相想衆生流轉六道皆是物也若反觀自性能隨所在處念念圓明豈非快事來函所言固未爲盡非也。

答崇明縣観廬君

垂詢四件今答。

(一)釋迦教中本無紀元之事此但爲衆生分上作紀念是以聊復爾耳若爾深求非記者之本意也。

(二)真如如實之如教中解者甚多今約總義卽明此清淨實相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彼此如如平等一體故名如也。

(三)有疑佛經出於東震僞撰者此門外人謠言。

不明佛教歷史故也。請先將高僧傳中歷代翻譯祖師傳略一閱其疑自釋。

答山左黃縣劉照中君

來函所問五事條答如下。

(四)有疑者云如來智慧無所不照。十方三際。必洞燭靡遺。第未來事物果有定乎。抑無定乎。若云無定。佛何所知。若言有定。則既已有定。衆生速覺亦復難逃。定數佛又何必汲汲以度生爲事乎。今答之云如來智照既知衆生有定。亦知衆生無定。以知衆生有定。故佛有一定大藏。

一類伽藏經現經調查已銷售百數十部。

一大小經本各流通處均有多種石印排印者亦時有之。

一閱藏知津目錄未曾注明者甚多。來函所言未審指何經論。無從答復。

正教以知衆生無定。故教中有種種法門。夫迷不自覺。聞教即惺。安得言迷覺有定乎。聞教者惺常惺則不迷。悖教者迷永迷卽永苦。安得云因果無定乎。若謂佛何必汲汲以度生爲事。但反而求之。微生畝間孔子何爲是栖栖章自知此理至淺。無煩委釋。

答湘潭水府殿最尊大和尚

報已由發行部郵寄。金陵刻經處所印內典。上海望平街有正書局俱有流通。但本社未便代辦。頗仰精舍大歲經。本年（指舊曆壬子）完全告成。搜羅甚富。取價極廉。十方叢林。宜各置一部。較之龍藏之繁重。其便利至廣也。

又此後購訂叢報。乞逕向發行部交涉。



問答二

七



遺錢不顧

隋富上依益州淨德寺止宿。繫大笠道傍。坐其下讀經。人往來不喚。令施有施者亦不呴願。以路靜故多載無所獲。人謂曰。城西北人稠施多。奚爲在此。答曰。一錢兩錢足支身命。復用多爲。陵州刺史趙仲舒者。三代酷吏也。甚無信敬。聞故往試。騎馬過之。佯墮貫錢。富讀經自若。日未曾覩。去遠。舒令人取錢。富亦不顧。舒乃問曰。爾終日所得一錢。貫錢在地。見人持去。何不止之。曰。非貧道物。何爲妄認。舒下馬禮謝。歎服而去。

文苑

水雲圖叔 (彭尺木先生集外文)

水雲漫士者。予通家友。潘君守愚所自號也。君成進士官中書舍人。數年遷戶部主事。爲名公卿所倚重。一旦回車歸故里。宴然有終老之思。屬張君星鑒繪水雲圖。以見志。而屬予敘之。君生平慕董思翁之爲人。嘗臥病半歲。其夕夢傍徨水濱。一巨舶自遠來。泊中有一叟。須眉皓然。君摶衣入謁。問其姓名。叟曰。予董其昌也。君心喜。下拜。起坐言曰。久欲見公。不識公近在何所。叟云。雖識吾居。頗憶吾所書經否。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如有人焉。子其無意乎。君初不記是何經語。

而識之者曰此東方水雲漫土也不亦快乎然則此圖之作即謂爲西方變相可也

無依仁禪師詩敘

予嘗過三峯。拜漢月禪師像。已而往來靈巖鄧尉間。與諸釋子遊訪三峯門下諸尊尊宿。異時說法。地鐘巖儼然而流風不可繼矣。爲悽然者久之。居

間讀高雲堂集。至其效寒山詩。與夫山舫吟諸。着作熟復之不厭。高雲系出靈巖。其爲詩。擺落風塵。矚然遠矚。有寒山石屋之遺韻。因是見三峯門下之多賢也。無依禪師者。名克仁。字道先。湖州人。脫白于吳門菩提菴。從中峯蒼雲法師習教。徧參諸方。最後嗣法退翁老人。與高雲爲法門兄弟。退翁入寂。遂繼主靈巖。復受天台龍仁之請。而終老於菩提。提昌之暇。閒好爲詩。稱心而言。不假追琢。風度自勝。蓋亦高雲之亞。與師化去六十年。詩多散佚。虎邱報恩寺舍公錄而傳之。而屬予以敘。予不復見師他書。未知其所爲提唱者。于三峯何如。然予讀退翁老人書。如見三峯焉。卽師之得嗣于退翁者。其必有在矣。乃今獨以詩傳。惜哉。

致寶覺居士書（八指頭陀遺文）

春申江上一別。草木又七度黃落矣。誦寒山子。山。水。不。移。人。自。老。之。句。彌勤苦。空無常之感。矧當茲刹。士變遷。新陳交替。困苦顛連。萬方一概乞衲。更不知悲從何來也。憶乞衲曩有青天欲墜雲扶住碧海將枯淚接流獨上廻樓一迴首忍將淚眼看中原等語。不圖竟爲今日支那寫此慘象。悲哉。悲哉。衆生殺業醞釀成熟。遂至於此乎。足下乘願再來。救度末劫。現居士身而爲說法。值茲波旬。農民。

堆殘法幢之時而有佛學會之設正如大火聚中

(八指頭陀未刻詩)

酒以甘露沾被之者咸得清涼此誠天人所具瞻我佛所贊歎者也珍重珍重乞衲徒高僧臘無補繙門內傷法弱外憂國危輒欲絕粒促此衰齡又

爲學捨身者松風老上人獨留孤塔影長與岳墳鄰碎骨亦何有招魂恐未眞湖邊春草碧而我益沾巾

杭州白衣寺苦雨不寐

譙樓鼓聲咽積雨黯重林似洒天人淚如傷佛祖心潮橫孤艇立愁入一燈深寂寂不成寐神州恐

陸沈

舌被大衆謬推總持佛會責負有在死非其時且恐僧徒無識爲外界所激刺資生旣失鋌而走險依附外人釀成交涉祇得忍辱含垢延此餘生妄棄能續一線垂危之慧命用報佛恩適南岳月賓和尙來甬出示華簡遠豁神襟禪悅法喜匪可言

此奉贈

喻遂與聯袂北上冀接世緣雲海盪胸魚龍聽梵蕪臺遙遙冰雪載塗但願佛日重輝法輪再轉粉身碎骨俱勿惜也倚錫廟復以答故人湘上早寒伏維珍衛

西湖過松風上人爲學捨身之塔哭之以詩

過楊雪漁太史故宅晤其公子見心舍人作夢重陽日與王梧生戶曹李梅庵俞恪士兩

幸草亭前草(太來有幸餘詩草因以名亭)春來又發芽天風吹海色野衲到君家坐久爐煙細堂深爇語譯禪心了無着靜對白梅花

學使蕭稚泉少尉登掃葉樓分韻賦詩余拈得樓字立成七律一首覺而不忘錄以紀異

並志夢痕

九日重來上此樓。青山如舊葉皆秋。豈無載酒題。糕興似有攀天蹈海愁。強折黃花笑。將挿却搔白。髮短還羞羣公應抱匡時策。早使新亭涕淚收。

重陽前三日登掃葉樓有感

向晚欲何適。高樓又一臨。昏林寒雀噪。微月亂雲侵。不醉黃花酒。寧知白首心。自憐憂國淚。空灑道人襟。

包協舍人以其友李高山君弔女弟子花月

痕詩見寄爲題兩絕句于后

月湖湖上有人家。十五離姬鬢始鴉。不許紅塵侵玉骨。野風吹落白蓮花。

紫蘭香淨掩重門。（鏡花水月偶留痕）省識鑿天小謫魂。莫向湖邊歌懊惱。（莫恨彩雲容易散）

（鏡花水月偶留痕）（靈心一點自長存）

寄禪上人挽詩三首（胡朝梁）

上人元出涪翁後。呵壁能爲鐫刻詩。有時自擬孟東野。恨不生逢韓退之。古意今情成雪涕。天風海色盪霜髭。人間陵谷何嘗有閱盡蟲沙了未知。昔年嘗問寄禪師。詩寄禪耶禪寄詩。師言少不識。文字一日臨流忽有辭。多生綺語磨難盡。偶觸天機。自知我亦耽吟忘歲暮。荒涼共汝在天涯。

雜組一。

燉煌石室佛經校勘語

(端甫)

律部一條

四分律 十五葉半 服字第六號後半

按此卷舊誤接圓門論末今按文是後秦佛陀耶舍所譯四分律比丘戒本自說戒經序後數行起至說四波羅提舍尼法之首數行止其文與藏本微有異今從彼論抉出另爲一編存之以資校讐

經疏部 十一條

釋大般若中名義 十一葉 結字第九十三號

按此卷爲唐人釋大般若經而作徵釋大般若經法相綱舉目張昔什公嘗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延子比也以秦人無深識竟未握筆若唐譯之大乘阿毗達磨集論又僅爲釋瑜伽師地論而製乃無著大士依阿毗曇經畧出綱要之書從瑜加入般若取徑稍緩今此十一葉直釋般若真乃續龍樹鳩摩之緒而起者雖僅少許而全書體例已可概知已後或于燉煌卷中再能檢得多卷續成

雜組一

大部尤妙不然或得同志數人香茗餘閒竟前人餘業尙匪甚難之事蓋般若藏中正不可無此作也。

大般若經釋 三葉 潛字第七十四號

大般若經釋 二葉 潛字第六十九號

按此二種前三葉有大般若經文一段疏文一段疏文條述迦葉本生因緣與後二葉文相接。

金剛經注 七葉 始字第五十七號

金剛般若經疏 二十九葉 閨字第二十八號

按此二種體例文詞均似一人手筆惟一題爲注一題爲疏一名歧異爲可疑耳但此二名若是原題者卽當別爲一部或舊無題而今新立者則稿定同是一人所作也前七葉是第十四分末至第十五分末之疏後二十九葉是第十六分至第三十二分末之疏合之可作半部全疏文中多引無著世親二論其成書之年當在奘法師已後也。

金剛般若釋 六葉 收字第二號

按此種六葉爲釋秦譯金剛般若經第十七分至第二十五分之殘帙也惟前二葉半當移接第六葉宋方不倒亂原本用朱墨二色經文朱寫釋文墨寫其注釋祇釋大要故經文多不全具每釋一節竟

有五言贊八句義味圓雋尤便誦習。

金剛注解 二十八葉 案字第十五號

按此二種亦是一人所撰爲般若教之鉅製前三葉乃卷首總釋中十義第三義之殘文雖贗葉無多閱之如覩初雨鮮好之天華焉後二十八葉從卷首總釋之後半至別釋第一分第二分之殘帙性相交融妙義纏紛其出當在法相華嚴兩宗成立已後於中雖主漸教第二時說然其言文不落窠臼是爲圓論。

般若述義 四葉 帝字八十三號

按此四葉舊雜在大般若經釋之後而無題名今按是述般若中義故爲立此名也於中多引維摩經文語義俱妙。

維摩經注句下夾 十葉 益字第八十六號

按此卷是維摩詰所說經肇公注之原本也坊本維摩經注乃取什肇生三師注疎積而成都非全璧得此十葉佛國品注之後半及方便品全注尺幅之中凝然有萬里之象蓋斯注爲方等般若之心體智度三論之精華東西百家之通六經老莊之要咸萃于是尤爲名理之淵府心王之遊苑玄風琅琅

奇花初胎。雿然爲東方大乘元氣。浩渺之偉製也。查燉煌經目。此外尙有維摩肇注一十四卷。往字第九十號至乃字五十四號止。若合鈔成帙。能湊齊一整部於衆生。當受莫大之利益。惟卷帙紛紜。難于查勘。今按。欲于諸卷中辨其是否者。共有五事可驗。一句下夾注二不稱。肇曰二字三釋義不釋詞。四釋文不支不雜。五間有坊本所有之文句。可以合驗。持此五事。以相勘。即可辨。肇注原本之是否矣。又坊本維摩經注。知非肇公原本者。彼序云。余以闇短。時預聽次。雖思乏參。玄然蠶得文意。輒順所聞爲之注解。略記成言。述而無作云云。詳此所言。並無兼采。什生兩公之說也。其云輒順所聞略記成言者。自表其紬繹舊文。廓然無我之意。非謂集什師語而申述之也。昔嘗疑什肇兩注。時有異同。不似肇公自采什說爲之申述者。又閱天台家言。見所引維摩肇注。多非坊本所有。後讀梁傳。乃知什公暨肇生二師各有維摩經注。什公維摩經注。因受姚興請。而作出言成章。無所刪改。辭喻婉約。莫非玄奧。蓋什公嘗自撰維摩經注。並非肇公代爲著筆也。生公之注維摩。又在肇公成書之後。更發深旨。顯暢新典。皆舊傳所載。彰彰可驗者也。今觀此注。十葉之文。半爲坊本所未有者。益信肇公自有專注。又坊本注中。稱什曰肇。曰生。曰等。均後人所加。茲其原注。故無肇曰二字。因以知此。十葉爲肇注原本。斷無疑也。

按此二葉是肇生兩注之科會本。蓋後人會兩師釋本而增以科釋者也。釋弟子品佛勸迦旃延問疾章雖僅殘幅然其文多坊本所無者肇公之釋已墾人心。生公之注尤爲麟角。展卷玩味法愛逾滋舊闕書名今爲新立此題也。

維摩經解 二葉 當字第七十三號之末

維摩經解 二十四葉 晉字第五十號

按此二種專解經疏中事相似是一人所撰。前一種二葉釋佛國品疏之殘帙。語多引而不發。如引疏言真諦三藏變人作驢飯鑑空中羅什變長安城合著空中云云皆略而不詳。今人所不知者（文中諦字羅字誠字原誤作帝罪誠今改正之）又引戒賢法照等皆但提綱而已。後一種初五葉釋方便品全後十九葉釋第子品末微不足原本中多空格未填之字而非蠹損闕文意或作者未成之底本尙有待定之句歟然覽其訓釋應是大家之作。後一種有書名前一種無題而雜入肇生兩注之末。今取二種合爲同卷亦以其體例文詞並同故拈後題通標前後二種也。

維摩經解 十一葉 當字第八十六號之末

按此卷舊誤收入藏集之後就此十一葉中又錯亂今檢尋文意前二葉餘釋方便品文應在後後八葉餘從言稽首能度下世間有二云云向下皆釋佛國品文應移在前此解與前二種虛實互見亦無

定例似卽彼書補闕之副本。又時有旁注如欲有所增刪而未定者其同爲未成之底本可知也。舊無題名今按當踵前卷爲一類故承上二種爲名不別立。

維摩經記 五十一葉 欽字第三十二號

按此卷末題云維摩經義記卷三釋瓊許大統三年正月十九日寫訖。按南北朝時大統有二一爲西魏文帝元年卽梁大同元年凡十七年今此當是北齊高緯年號三年卽陳臨海王光大元年歲在丁亥也。此疏略釋章段不引他注文簡義明條分縷析全書約有六卷今此釋第五問疾品首略缺從一切菩薩法式悉知起共二十九葉次五葉餘釋第六不思議品全末十六葉餘釋第七觀衆生品亦全。昔陳寶瓊曾疏維摩經其書久佚今此義記雖未可定爲誰作然大要是寶瓊同時所出之書耳。

論疏部 凡三條

起信義述 四十一葉 欽字第四十六號

起信義述 十二葉 漢字第四十八號

起信義述 三葉 始字第四十號

起信義述 十五葉 始字第四十一號

按此四種同爲一部卽賢首義記略本似是義記成書之後略出者較義記尤覺豁目前二種文句相

接卷首有殘缺。直至釋生滅因緣止。已後中卷全缺。後二種文亦相聯。從初明四種修行直至卷末。起盡均有缺文。論文皆稱論曰。義缺皆稱述曰。科段詳明。義理周至。約而能舉。簡而能精。讀義記者當以此卷爲先導焉。

起信論釋 二葉 海字第九十五號

起信論釋 二葉 衣字第四十號

按此二種是二人所撰。前二葉釋生滅因緣等。後二葉釋修行信心分。皆殘葉。與賢首不同。妙能徵異。折衷理明。詞約豈曇遷輩所爲歟。

圓門論 十五葉半 腰第六號之前半

此卷舊題圓明論一卷。馬鳴菩薩造。品目凡九。

明色心因果品第一

要門方便品第二

辨明修道釋因果品第三

辨明三乘逆順觀品第四

簡異外道緣生本品第五

入邪正五門辨因果品第六

自心觀量品第七

簡妄想品第八

辨明聲體品第九

按卷首題圓明論者誤也當云圓門論以論文但說圓門不說圓明今特改正又題馬鳴菩薩造亦不分明詳此論是開元已後法師述起信論而作觀其章法及自稱予等皆此土人師口吻非馬鳴菩薩造也初品以心色二門配真如生滅僅七行文字第二品說學道有三種門漸教頓教圓教按南方諸師立頓漸不定三教不定教卽圓教此品又說有十種圓門皆以界爲名與華嚴宗理脗合第四品說三乘順觀四大逆觀四大說一衆生一世界等與大宗地玄文本論所陳之理亦合第五品全缺似脫在後品末第六品言五正五邪第七品言依楞伽經自覺聖智宗一切諸法皆是自心現量義等已下引入問曰有何因緣而造論云云至此方是梁譯起信論文從此因緣分直至隨順入真如門猶如虛空止中間稍有裁節已下接云夫入道先須簡棄外道云云向下引入復次依是三昧故云云自此至末又皆起信論止觀分中文未終篇而缺按此書若依品目立義則自心現量義至隨順入真如門已了從入道先須簡棄外道已下引造信論文皆簡異外道緣生第五品文也前第五品有題無文今此

牛品文義適與彼合明知第五品脫文在此也又簡妄想品第八文缺或卽起信論對治邪執文也辨明聲體品第九亦缺當是秘密部中所談悉曇聲體之義然則此論又該有密宗義也觀其括華嚴秘密之義則確爲開元已後所出者陳義雖簡而入理能精非止起信論之功臣也

雜部一集

藏集二十四葉 爲第第八十六號

按此書與唐道世諸經要集相似而例稍不同原書頗浩汗今所錄者爲其卷五之後半及卷六之首葉諸經要集全書分部每部分篇每篇分某緣而篇首有述意緣義其所引出典皆首稱某經云今書但有某緣某緣不別立總部出典皆記于緣題之下此其異同之處也今依彼文出其目如下

迦羅越緣 此章之首原缺無題今按文義假立此題

金地國王過去治故塔得報緣出賢愚經略要 經略二字原缺今補正以便觀覽

蘊曼女太子道去治故塔得報緣出賢愚經略要 蘋原作蘋或作蘋皆蘇字變體文也略原作略亦變體字今皆改正

金色過去治故塔得金色身緣出百緣經略要 略字原缺今補

婆多竭槃過去掃塔得報緣出菩薩本行經略要 菩薩二字原作廿廿唐人省體今改正

功德意掃塔香燈供養得生天緣出百緣經略要 功字原缺今補

婦憶夫掃治塔寺得生天緣出雜寶藏經略要 雜字原誤作難。今改正。
老比丘由掃塔得道緣出分別功德論略要

寶手過去金錢著塔下得報緣出百緣經略要

像緣第十六

各人作佛像得報緣出優填王作佛形像經略要 兩佛字原均作仙。今改正。

難陀過去作辟支佛像得報緣出智度論略要 佛字同前。

迦葉夫婦過去金蓮像面得報緣出付法藏經略要 迦字原缺今補。

燈指過去治像指得報緣出燈指因緣經略要

鳴護過去治塔白鳴得報緣出賢愚經略要 鳴卽鴈字。愚字原脫今補。

香緣第十七

旃檀香過去香坌塔地得報緣出百緣經略要 埂原作ண。變體字。今改正。

同包百人過去香花供養塔得報緣出百緣經略要 包原作乞。今改正。

園監持園花敬佛得授記緣出阿闍世王受決經略要 佛字同前。

華天過去以花散僧得報緣出賢愚經略要 賢愚二字原倒。今改正。
盛德過去拂佛塔中萎花塵得報緣出百緣經略要 拂字原脫。今補。
燈緣第十八 原誤聯前文。未空格寫。

聖友共牟尼燃燈供養佛得成佛緣出賢愚經略要 兩佛字同前。

貧女難陁燃燈供養佛得授記緣出賢愚經略要 佛字同前。

女人塔中燃燈供養得生天緣出譬喻經略要

阿那律過去正佛前燈得天眼緣出譬喻經略要 那律原作那。往。今改正。佛字同前。

藏集卷第六 幡蓋緣第十九 幡原作幡。今改正。

波多迦過去造懸塔上得報緣出百緣經略要

放牛人以草蓋覆佛得報緣 已下均有目無文。凡佛字原皆同前。

口蓋過去以蓋覆佛塔傳報緣

善化緣以蓋覆辟支佛廟得報緣 得字原脫。今補。

出家緣第二十

鄰人出家得惡報緣

在家過患出家功德緣

口增年老出家得道緣

優陀羨王婦一緣出家得天報緣

口羅羨那一日出家得生天緣

袈裟緣第二十一

袈裟有五功德緣 袈字原缺。今補。

龍著袈裟得免金翅鳥食緣 免原誤。勉。今改正。

口持師子敬著袈裟人得報緣 裳原誤。沙。今改正。

打罵着袈裟人得罪報緣

供養緣第二十二供字原缺今補

鸚鵡孝養盲父母得成仙緣

湏闡提大子身安供養父母緣

右藏集之目三十八條後十四條全佚餘二十四條唯首末稍缺導愚入智斯爲要門斷惑証真此爲初步世之高跖遠蹈者輒諱因果而不談鄙事相爲俗諦撥棄人天小乘斷凡愚入道之階矣且不生

滅法中不壞緣生之理故施報緣應皆法爾而然上智觀之證緣生即是無生凡夫觀之亦未始不可從緣生而契無生也末法之中欲厲清操以維風俗者尤當以此種爲利器矣



不畜衣糧

唐通慧三十出家入太白山不齋糧取給草菓渴則飲水息則依樹坐起禪思。

經於五年。因以木打塊塊破形鎗廓然大悟。晚年一裙一被所著麻鞋至二十

載布衲重縫冬夏不易焉。



雜組二

無爲館筆記

(續)

(稼夫)

善惡之理

善惡之說聞之熟矣。然善惡之理世多未辨。有以鞭笞怒罵爲惡能忍是惡而不加報者爲善。以持刃殺人爲惡。以順受其害而不形諸念慮者爲善。以淫蕩暴亂爲惡。以齋戒誦持爲善。斯皆善惡之迹也。謂理則不然也。凡起念動心所期之事無大小無優劣。但欲利人皆善也。惟欲利己皆惡也。事或可以利人。雖怒罵擯斥皆善也。事或可以利己。雖安徐承順皆惡也。此善惡之真理也。

禪教之分

教有如來禪。禪有祖師禪。如來禪有般若有實相。有寂照。有定慧。有空智。實智種種名相。祖師禪卽從如來禪盡處一椎。謂之獨透。獨露。故祖師家有通教義說者。有單提上說者。通教義說便有理路。向上透教便無理路。理有証到之理。有擬到之理。俱有開闢不可一途。涵說所謂教者。從凡入聖。三乘二乘菩薩。以

至如來故謂之如來禪。禪是提出教之骨髓。一見便向語言文字外了却心地。心地了則何教不可盡。教是懸擬禪之影響。一看便落語言文字中尋覓枝葉。繁則禪愈難透。所以祖師家向人未啓口以前。先翻個獅子筋斗。令人直下透去。何等痛快。

布施

布施之名約有三種。曰布施。曰牢固藏。曰不知腐朽。牢藏者水不能沒。火不能燒。盜賊怨家不能侵害。凡志士作福功不唐捐矣。昔有一人治生得金銀數十斤。甚重之。欲藏地中。恐螻蟻蟲鼠侵盜之。欲藏澤中。恐狐狸野獸取之。復不信家室中外兄弟便著懷中出入往來恒恐失之。時長齋之月。四輩弟子盡詣塔寺燒香散花。此人觀之具見如是。復見寺前有一大鉢。四輩弟子繞塔持金銀錢物投之鉢中。其人問曰。何以投寶著此鉢中。道人答曰。此名布施。二名牢固藏。三名不知朽腐。其人思惟。盡以金銀投之鉢中。歡喜無量。卽於塔前得湏陀垣道。

持戒

無念卽戒。無心卽禪。無戒無禪卽佛。非佛又何言受戒。言參禪。言証佛者耶。雖然不戒則不得無念無念。則成寒灰枯木。無禪則未得無心。無心則爲古井乾潭。無証則落頑虛。何得成佛。故知証佛參禪。自持戒始。既欲持戒。須識心體。心體無緣。如空中。曰一切見聞知覺緣之。卽屬染汙。故知心是戒。何敢觸心。知心。

是禪。何敢。擾心。知心。是佛。便好。歇心。知心。本無。何妨。用心。何妨。持戒。何妨。參禪。何妨。証佛。何妨。入魔。何妨。
出世。入世。故持戒之人。湏從無念入。

淨不淨

雜譬喻經云。喜報菩薩說實相法。言嬌怒癡與道不異。亦即是道。亦即是涅槃。文殊師利爾時聞而不信。即使捨去。(是時文殊尚爲凡人)到喜報弟子家爲說惡露不淨之法。喜報弟子即時難曰。無所有者德之真也。諸法皆空。云何當有淨與不淨。

善誑

北天竺有木師工之巧者。南天竺有畫師藝之良者。木師能作木女與世女無異。自來自去且能行酒。時木師請畫師至其家。使木女行酒擊食。從日至暮。畫師不能辨其真僞。至夜以木女侍其側。畫師尙不知其僞也。始呼之。繼以手牽之。終則知其爲木偶。遂慚愧無地。畫師憤其誑已。卽於壁上畫作已像所著衣服。與身不異。以繩繫頸。作絞死狀。天明。木師出見戶未開。卽向中觀。見壁上絞死像。以爲客死破戶入。以刀斷繩。畫師乃從床下出。木師亦羞愧無地。嗚乎。誑人者人恒誑之。循環之理所當然耳。木師以木女誑畫師。正以呈其製作之巧。畫師畫死像。誑木師。適以成其描寫之能。木師畫師可謂誑之善者矣。可謂技之精者矣。世人以欺誑攫取名利。以欺誑盜取恭敬。較之木師畫師之誑。相去遠矣。

看得透

第一。先看此身凝。濕。動。暖。四。大。從。來。無。有。實。體。不。是。我。身。既。非。我。身。便。不。必。管。他。好。惡。生。死。痛。苦。不。痛。苦。等。事。其。二。看。色。身。既。不。交。涉。其。身。外。骨。肉。恩。怨。功。名。利。養。一。切。我。所。皆。是。虛。妄。第。三。見。破。內。外。色。空。何。處。更。有。妄。心。領。受。既。不。領。受。想。緒。何。生。想。既。不。生。思。惟。之。行。心。頓。歇。行。既。歇。滅。分。別。之。識。何。從。五。蘊。既。空。從。來。無。我。無。我。又。何。有。人。受。彼。生。死。何。人。造。業。何。人。受。罪。何。物。輪。迴。到。此。則。身。心。世。界。一。法。無。可。當。情。當。下。脫。然。放。捨。無。與。法。界。平。等。無。一。塵。一。法。不。是。我。自。己。真。心。真。心。者。無。心。也。無。心。便。當。下。成。佛。

放得下

維摩經曰。空其室內。屏去侍者。惟置一床。以疾而臥。空其室內。萬緣休盡也。屏除侍者。一念不生也。惟置一牀。頹然放捨于其中也。以疾而臥。不敢動着。動着則禍生也。若果如此。放得盡。則意無所用。意無用。則五官不役。不役。則不怕。眼光落地。不怕。眼光落地。則不怕。神揚魂飛。不怕。飛揚。則任他到昏昧。想位昏昧。既得括括。則一切善相。惡相。都不隨他。不隨。則無欣厭。顛倒無顛倒。則天堂地獄六道七趣。收爾不得。人身立命。自有一段。任運。騰騰。自由自在。不怕無個着落也。

楞嚴經說事不說理

楞嚴題曰。一切事究竟堅固。可見十卷經中。未嘗說道理也。若說理。則不究竟。不堅固矣。以其有心意識。

講說討論。故七處徵心而覓心了不可得。八還辨見而有見精隨卽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又奪靈無遺矣。心見俱奪便說個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此等皆是事相非說理也。

憫法

文字禪沒溺于語言一棒一喝禪沒溺于無言無言則顛預亂統有言則摘句尋章摘句尋章但墮外而未易墮魔顛預亂統易墮魔而又復墮外嗚乎法道可憐極矣欲思救之實無法可治

分別

宗鏡錄言三途無分別而不發業故不受報大都俱生二字教中雖細解註終不明言故知教之人多不得力湏知本明與無明元是一個明極故不覺不覺則不守自性不守故任運起惑起惑則生民造業所以衆生流浪生死皆因無明與本明俱生俱生則業相動而轉相向外便現出現行現卽智相生而分別起矣所以要出生死失斷聰明聰明通身是分別故總別俱報謂之定業斷不能避楞嚴經云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此兩句該括盡矣

五宗

諸方尊宿往往欲抹煞五家宗旨單傳釋迦拈花一事謂之直提向上不知命將者必以兵符悟心者必傳法印符不契卽爲奸僞治不同則爲外道自威音以來無一言一法非五家宗旨之符印也昔人証之

遂嘿契其微而不分。後人似之故建立其宗以防僞抹煞五家而欲單傳者剖印銷符自便之渠魁耳。豈五宗之忠臣七佛之法將也。

圓相

圓相出於西天諸祖嘗試原之圓相早具五家宗旨五宗各出一面然有正宗第一先出臨濟宗旨此相拋出直下截斷命報于一〇中賓主輶輶直入首羅眼中所謂沿流不止問如何直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真吹毛用了急湏磨是也次則雲門三句一字關也爲仰圓相本于此也法眼譚教義于六相之外曹洞分回互于黑白之交只一〇中五宗興矣其餘傍出道理極則教家玄妙淵微莫不悉備蓋以身有相而無相直截痛快臨濟宗也中間微露其旨雲門宗也無相中而示圓相爲仰宗也身無相而興六相法眼宗也身兼無相曹洞五位之旨也。

說生死

生死果何物而爲其所累爲我所畏哉以人心見身故畏身有生死耳知生死者人心耳身果何物耶人心生死不出兩端端不起則無生端不滅則無死苟覓其心至了不可得則本無起滅何有生死雖欲不甘休不可得矣。

五蘊皆空

凡人所以沒溺生死苦中者。只因認身界之色爲有耳。或又見身界之色爲無耳。見有見無皆爲不空。苟于照心之量頓絕。則如人初睡著時。不生夢想。身心世界一齊忘却。是時豈有忘却之亡見耶。正是有無雙絕不可名言。處謂之空。空而此空。空何嘗離有無之色哉。何嘗非有無之色哉。故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以有無雙絕恰好。有無之中超然有無之表。正是坐斷兩頭。中間路竭。色既如此。則受之想之行之識之皆然矣。

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蓋無生滅者。度凡苦也。無垢淨者。度生佛也。無聖增凡減者。度凡聖也。上不見有諸佛。下不見有衆生。中不見有自己。故曰。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旣無五蘊。則六根亦本不有。六根無則無外所對。六塵根塵無則無十八界。分三者旣無。則身心世界已絕其根源矣。

佛說法之故

佛憫凡夫見之易于亂統。欲思救之。故三思七惟。以一星分作四句。一星分作三乘。說四句以破九十六種外道說。三乘以接九十六種外道。一星分三而四句破矣。三句合一。而一乘備矣。所以十方佛現而仰証之。非以法爲師承。杜亂統而何。此法一唱。則從迦葉阿難以至六祖。遂有一花五葉之譏。正教今日之邪法也。

蟲鳴塵積

梁道超從靈基寺晏法師學。獨處一房。屏絕賓侶。塵埃滿屋。蟋蟀鳴壁。中書郎

張率謂曰。蟲聲聒耳。塵多埋膝。安能對此而無忤耶。答曰。時聞此聲。足代簫管。

塵隨風來。我未暇掃。致忤名賓。爲愧多矣。率大歎服。

雜 誌 三

名山游訪記

(續)

(鵝年)

林中石上稍息。但見山貓。貓形虎班與家貓同。其尾甚長而大。臥於雲中。頃刻貓走雲飛。惟余與石不去。人不厭石。石不厭人。心靜不隨山貓去。安閒常笑白雲忙。三里欲登上宵峰。見片雲覆于其上。頃刻風雨驟至。急速趨入茅蓬避雨。中有老僧老道。與談道德。伊云言行不能相應。猶如畫餅充飢。有何利益等語。出言句句有味。令人心開意解。錢起詩云。咫尺愁風雨。匡廬不可登。祇疑雲霧窟。猶有六朝僧。此境似之。據云此處常有猛虎食人。及至雨歇衣濕人倦。盛夏六月儼如深秋矣。仍回洋室。三十日由降龍石三里黃龍潭。亂瀑噴雪。亦是奇觀。有西人於此洗浴。與余講話。余不通英語。空有舌根。不會講話。徒有耳根。不會聽話。後寫英文。余也不識。張着眼睛不能認得。空有兩手。不會寫得。余慚愧極矣。太公云。人生不學冥冥。如夜行。徽宗云。學者如禾。如稻。不學者如蒿。如草。如禾。如稻。國之精糧。世之大寶。如蒿。如草。耕者。憎嫌鋤者。煩惱。勸世人勤學道藝。勿如余之臨渴思掘井也。五里天池寺。大寺久廢。但有小茅菴。內住二僧。頗

佛學

有道氣。山頂有池。冬夏不溢不涸。故名法海寺。右有清涼台。郭明龍有詩。千岩萬壑台之東。只有西方一望。空天末。金輪持世界。晚霞散作滿天紅。王守仁詩。多病維摩臥法台。凌虛悵望爲誰開。解經佛子能傳法。祇許文殊一度來。志云朱晦翁山北紀行。天池院西數十步有小佛閣。下臨絕壑。是遊人請燈處。僧云非禱不見。是日不禱而光景明滅頃刻異狀。諸生疑惑其妄。予謂僧言則妄。而此光不可誣。豈地氣之盛然耶。朱子語錄。廬山下有寶故常有光。余遊至此。不禱也不見光。禱也不見光。但外觀止見天光。內照止見心光。餘光概不知也。院後烏金太子塔。全石造成。東上三里佛手岩。有洞岩如佛手相似。洞在其下。洞口有室。道士居之。頗饒道氣。前有明御碑亭。其嶺極峻。橫塞太虛。其四維山勢雖高。然猶俯視其頂。雖夏亦霜。仍由天池東下。廬山石牌坊暢明先生書。一里甘露泉。十里錦澗橋。無橋於此稍息。傍有樵夫。然火吃烟。隨手放火燒山。余力勸之。古云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舉步常看虫蟻。禁火莫燒山林。如斯行者。則功德不可思議矣。樵子竟從諭云。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但恐誠心未至。三里白雲峰有寺。十二里西林寺。乃廬山開山第一道場。古稱乾明寺。係慧永公開建。後有萬佛塔。在此過午。主人頗好。一里東林寺。此處九南孔道遠公道場。乃蓮宗之初祖也。遠公本雁門賈氏。儒士年十三博綜六經。廿一欲渡江至豫章訪范甯。因亂阻途。回至大行山。道安法師會下聽講般若。豁然開悟。遂削髮爲弟子。深入理智研究實相。後道安入秦。遠公入廬山專宏淨土。刺史桓伊爲之建寺。與一百二十三人結白蓮社。是爲淨土宗。

開宗之始。寺宇舊甚。閑闊。有三百六十棟。南望天池。香爐峯等九十六峰。端甫居士東林詩。所謂一門橫出三千界。大室圓收九六峰。是也。又云。不信密嚴融淨土。看師伏虎更降龍。即寺前山峻處。東有龍潭。西有虎崖。皆遠公遺跡也。廬山有瑞白蓮重台金線。遠公顯化應運而開。皆始于此。舊有白蓮社。今廢。（志云）昔十八高賢全修淨土於此。儒者六人。劉程之。周續之。雷次宗。宗炳。張野。張詮。釋十二人。慧遠諸賢。劉程之字仲思。號遺民。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少孝爲府參軍。及雷等同來廬山。遠公謂曰。諸君之來。豈宜思淨土之遊乎。程之乃鏹石爲誓文。以志其事。遂於西林澗北別立禪房。養志安貧。精研玄理。兼持禁戒。宗張等咸歎仰之。常著念佛三昧詩。以見專念坐禪之意。始涉半載。卽於定中見佛光照他。皆作金色。旣寤覺。身有異香。義熙六年坐逝。（元皓影堂記）一真絕跡。諸法本無。不憑有有之緣。孰究空空之理。慧遠法師。外則詩書禮義接引羣機。內則戒定慧解入真實際。虎溪三笑亭（高賢傳）遠公送客不過此溪。過則虎輒鳴吼。常送陶靖節陸修靜。不覺過溪。虎鳴吼相向大笑。（李白詩）東林送客處。月出白猿啼。笑別廬山遠。何煩過虎溪。（王十朋詩）淵明修不靜。談禪孔老門中各自賢。送別虎溪三笑後。白雲流水兩淒然。（蘇軾贈常總上人詩）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夜來人萬四千偈。他但如何舉似人。（白樂天詩）弄石溪邊坐。尋花逸寺行。時時聞鳥語。處處聽泉聲。白公草堂亦屢。寺內有出水池。神運殿。古龍泉。原山中舊缺甘泉。龍王護法。穴地出泉。古銅塔高丈餘。前有虎溪遺跡。白蓮池今塞爲田畝。無量

殿。二笑堂。古蹟甚多。皆成一片荒蕪。遠公塔塲皆被土人佔栽樹木。寺內古碑頗多。李北海碑今歲被人角去。余欲於此借宿不果。遂東行五里。還佛寺。遠公戒場。天已昏黑。寺僧迎余入。蒙優待。寺外竹深林密。可以留客。端甫居士舊遊有詩云。選勝來登還佛塲。四山雲氣鬱蒼蒼。烟浮遠岫晴曠上翠抹平林一帶長。廬寺老松巢鸞鶴。蔽門修竹傲王侯。漏沒澗壑無今古。誰聽華嚴十萬章。又重遊詩云。重來選佛度寒宵。簫密林深詎寂寥。魚鼓乍收鐘漏永。佛燈孤燭篆煙遙。禪心自煖慵吹竈。山客相逢懶折腰。豈卒不知清淨好。喚人頻擁火爐頭。此處有經通烏龍潭。每逢亢陽禱雨於龍潭。請水有驗。潭前有寺名龍潭化城寺。七月初一日。經過峻嶺重山。至鉢佛庵訪老僧。靜談三鐘之久。此僧戒行頗好。傍有太古洋行黎公避暑室。五里蓮花洞。此地大道上通牯嶺。左去太平宮蛇崗嶺。右向馬尾水吳障道。余由馬路二十里直達九江。遙聞時有謠變。城門非常嚴密稽查。仍住慈航閣。慧空主人苦志修行。重興寺宇開單接衆。奇修大師招待頗好。休息三日。初四遊煙水亭。在甘棠湖中。內奉呂祖神像。正對廬山面目如雲起半天。遊燕子山望廬亭。能仁寺看大塔。傳云石船載鉢佛。雨滴古頭穿。初五出城。獨上鎮江樓。登塔江外之城方秋而景色淒清。恍如圖畫。七夕樓上觀月。月光當秋而清冷。斜映于樓閣之上。但見螢火如星。流光可愛。天街之上夜涼如水。銀河清淺。牛女星輝。仰天閒玩其悠悠自得之趣可見矣。初八休息。初九日全月。法師搭輪往漢口。是晚八點開輪。但見江中水月流光與天一色。時近中元佳節。滿江河燈如普天星斗。燈光閃。

燦三千界。水月長天共一家。夜經武穴初十早過黃州。十一點鐘抵漢口。即古夏口。是時舟中有西人染疫而終。可嘆人生世上。命在呼吸之間。大家猛省。此次輪船不准靠岸。有西人上來各處搜查。至三點鐘後驗病。是早船上不開飯。余與月法師忍餓難受。至下午四點鐘始登岸。僱划渡江至普度寺。武漢天氣亢旱。急望甘霖。時值張方風潮。武昌風聲鶴淚。一夕數驚。防守最嚴。十二日進武勝門。經都督署。至南樓口。此處市面頗盛。上黃鶴樓。樓上供奉呂祖臥像。坐像騎黃鶴吹笛像。樓下有山。山下有城。城下有江。江中時有梅花水泛。故詩云。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江出峽東。至於巴邱沅湘。一脉入焉。東至夏口漢水入焉。於西自岷山西南自牂牁南自桂嶺西北自嶓冢五水所經半天下皆涵于此。是以注於海。而江夏黃鶴磯當其衝。江環三面再折而後東。故地形稱險。其上有樓。憶崔顥詩。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昔傳費文禕。登仙駕黃鶴而去。故人建樓於此。北顧漢陽。城外有洲。名曰鸚鵡。皆樓中所望之景。樓下山又名蛇山。上有白石塔。湧月台仙棲亭碑亭大禹碑。右軍鵝。歷代名人題詠甚多。難已備載。茶室有十餘家。賣卦有廿餘處。樓中有聯相傳。呂祖題。入是門由是路。翠柏蒼松。莫問蓬萊在何處。登斯樓覽斯境。青山綠水別有天地非人間。又聯云。黃鶴歸來無定所。白雲古今擁高樓。下山出城乘小輪渡江。至北岸上龜山。禮禹王宮。石刻四字荆楚雄風。入晴川樓。放開眼界。立定心根。但見江上舟船。往往來來。是日風狂浪湧。不避危險。都因名利所牽也。壁上有聯云。半壁

青山橫鄂渚。一輪皓月鎖晴川。崔顥詩云。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登大別山頂。空中踏實地。忙裡作閒人。有祖師殿禹王宮。客秋光復大炮轟壞未修。面觀漢陽如在掌中。轉望夏口則在目下。北眺湖山無邊妙境。南看大江長流。一帶山下兵工廠去秋轟壞仍未修理。漢口大埠焦土一片。可悲可憐。下山五里伯牙台。俞伯牙撫琴處。琴台一座。今猶在。不見清風俞伯牙。

一里歸元寺門前放生池。內有五百羅漢堂。法門氣像道德家風。舊年光復被轟大半損去。至今未修。過河漢口。昔日最繁盛之市面。今朝冷落異常。渡江仍回。十三早起程。月法師着見師送行至馬頭。是時狂風大作。但見路上紅塵起。江中白浪飛。勉強僱舟渡江。如余一念不覺。乘風催動。全水成波瀾翻潮湧。剎那不停。望當世仁者施我妙法。息去業風。全波成水。傾刻澗冒險而過。登岸至大智門。京漢車站買票。時正七點放氣開行。余別見師上車。剛剛趕上。諺云。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由京師往五台。(未完)



雜俎四

頻伽漫筆

(迦陵)

滿益大師自跋遺教解曰。旭未出家。讀遺教。便知字字血淚。既獲剃染。靡或忘。所憾障深。廿餘年空無効。獲非道人。又非白衣。方撫心極愧。而甫教居士。固請解此經。嗟夫。予不能臻修世出世功德。徒以文言作諸天說法鳥耶。然一隙或明。弗忍終吝。藉此功德。破障策新。普與同患回向西方。仍作迦陵頻伽。代彌陀廣宣法要可矣。

儒云。釋與儒道有不同。祖源禪師曰。何處不同儒。吾教先讀後講。博覽羣籍。以盡性情之理。佛門先教靜坐。參究話頭。以悟心性之道。所以與吾儒道不相同。師曰。從外入者。不是家珍。從內發者。方謂真慧。當時孔門下。唯有顏回得悟。餘者多學多見。皆從外來助發。所以學與悟如隔霄壤耳。如程明道受學於周茂叔。茂叔每令尋究仲尼顏子樂處。此仲顏樂處。豈不是話頭。又有豫章羅仲素。惟教人靜坐參究。四端未發。作何氣象。不唯進學有力。兼亦養心之要。斯二公儒門之高賢。何異禪家參究悟入。儒者復云。吾教從事。入動中契理。佛家從理。入靜坐悟理。所以動中契理者。氣力大。總然靜坐悟理者。氣力弱。師曰。如君

所言。其理甚是。無奈熟處大熟。生處太生。學人若在動中熟處証理。不隨事乖。萬中無一。初機偏靜。生處鍊成。若到動中。自然得力。伊川見人靜坐。喜斯人善學。朱子云。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無湊泊處。若靜坐養得來。便條暢。如上諸儒。善愛靜究。可笑今時世俗之儒。忘心生滅。無暫停息。對境達緣。無分主宰。如何從事入動契一貫之道。

或問圓頓修証。還落因果否。師曰。上至諸佛。下至衆生。因果所收。豈可撥無。只因外道。不達緣生。唯執自然。撥無因果。二乘眇目。但証偏空。滅智灰身。遠離因果。凡夫業繫。貪愛五欲。火宅燒身。執著因果。盡成狂解。自昧圓常。但以實相爲因。實相爲果。莫作撥無之見。而墮邪道。頓成圓因。頓証妙果。或云。因果之事。多有人而不信。師曰。因果不昧。報應無差。如影隨形。纖毫不錯。先聖言之甚詳。後愚昧之不信。湏當細觀一切世人。有富貴。有貧賤。有命夭。有壽長。有榮寵。有悴辱。有困苦。有安閒。有財穀而無子。有艱難而多嗣。有前中後苦樂不等。有一生窮富而至命終。等等不一。皆因業感。古德云。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人生爲善惡。果報還如此。是知三界苦樂。六道昇沈。皆是自造自受。非從外與。或云。吾見忠正良善之家。而無擔粟。世有刁頑凶惡之徒。良田萬頃。因果之說。豈不錯乎。師曰。善惡不等。果報不一。有報本身。有報子孫。有報現在。有報來生。如粗餐玉食。錦袍鵝衣。或席門金屋。千駟一瓢。皆是前生自作善惡。今報苦樂。絲毫匪濫。只見凶惡受富。豈知他前世修福。或因慈善貧殃。自因過去結業。莊子云。盜跖從卒九千。橫行天下。侵

暴諸侯而其壽長。論語疏曰。項橐七歲爲孔子之師。而少夭。故有清正身窮。或是貪汚家富。莫執現世有差。而謗前因有錯。或云善惡報應。其理不錯。有等愚人。不信因果。反言良心不能作米。若能入鍋成飯。亦可遵而行之。師曰。可笑愚痴。顛倒之甚。汝果良心明白無欺。默符天心。神慶人喜。和氣感召。自然佳慶。詩曰樂只君子。福祿申之。若以喪德有財。虧心得富。反謗良心無用。不能入鍋。豈知天理已昧。暗中神嗔鬼怒。減福奪壽。貧耗凶患。乃至子孫不肖。怪事無所不有。故曰修身勵行者。天必降之百祥。反道敗德者。神亦奪其五福。是知福善禍淫。必然一定之理。如肯改惡行善。自然佛天暗佑。福壽增之。或云。既是因果不昧。善惡報應無差。因甚武帝奉佛。又有侯景亡國之釁。師曰。國祚短長。世數治亂。皆有前因。成此現果。梁武小乘。專修有爲。過信泥跡。執中無權。侯景兵至。不設方便。集衆沙門。搖鈴擊磬。念摩訶般若波羅密。如後漢向詡。有張角作亂。不欲國興兵。但追將兵河上。向北讀孝經。賊聞。當自消用。斯不善之法。豈是孝經之過。梁武執中。又且定業亡國。非由作善損之。武帝壽高九十。定業以疾而卒。不至大惡。何故借此誹謗聖教。自取過耳。或曰。師言定業難逃。感應之事誠僞。師曰。前世作業。今生受報。現生修福。再來受樂。斯理以定。非自能移。武帝生前結冤。今世宿讐相遇。雖逢冤難。修善因在來生。樂果定能不昧。或曰。因果不昧。定見而無可移。師曰。此是定法。還有不定。或云。如何不定。師曰。前世造業。今世貧夭。或行陰隲。罪滅福生。或在往劫。因結命債。今生會遇。因行大德。感動天地。化凶爲吉。古德云。若行陰德。能解宿業。雖有定法。又

有不定。或曰武帝捨身修寺建塔印經造像奉佛度僧。如是之善。豈無陰德。感動天地解冤釋難。師曰。斯是有爲福田。再來自受樂果。若是無心陰德。能與天心合。一所以化凶爲吉。可解轉禍成祥。高僧傳云。安世高窮理盡性。自識緣業多有神迹。世莫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已經出家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詞訣曰。我當往廣州畢宿世之對。既適廣值寇賊大亂。行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來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伸頸受刃。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填陌。莫不駭其奇異。既而神識還爲安息王太子。卽今時世高身也。高遊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雒擾亂。乃振錫江南。過廬山度鄭亭湖。後神復到廣州。尋其萬世害已少年。時少年尙在。高經投其家。說昔償對之事。并叙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亂。相打者誤着高頭。應時殞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悲歎。明三世之有徵也。

帛遠字法祖。於長安以講習爲業。白黑宗稟幾且千人。晉惠之末。太宰河間王顥。待以師友。于是西府初建。俊乂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遠。達祖見羣雄交爭。干戈方始。志欲潛遁隴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爲秦州刺史。鎮隴上。祖與之俱行。輔以祖名德顯著。衆望所歸。欲令反服爲己僚佐。祖固志不移。由是結憾。先有州人管蕃。與祖論議。屢屈於祖。蕃深銜恥恨。每加讒構。祖行至汧縣。忽語諸道人。及弟子云。我數日對當

至便辭別作素書。分布經像及資財。都訖。明晨詣輔共語。忽忤輔意。輔使收之行罰。衆咸怪惋。祖曰。我來畢對此宿命久結。非今事也。乃呼十方佛祖。前身羅緣歎喜畢對願。從此已後與張輔爲善知識。無令受殺人之罪。遂便鞭之五下。奄然命終。輔後具聞其事。方大惋恨。初祖道化之聲。被於關隴崎嶇之右。奉之若神。戎晉嗟歎。行路流涕。隴上羌胡率精騎五千。將欲迎祖西歸。中路聞其遇害。悲恨不及。衆咸憤激。欲復祖之讐。輔遣軍上隴。羌胡率輕騎逆戰。時天水故帳下督富整。遂因忿斬輔。羣胡旣雪怨恥。稱善而還。共分祖屍。各起塔廟。輔字世偉。南陽人。張衡之後。雖有才解。而酷不以理。橫殺天水太守封尚。百姓疑駭。因亂而斬焉。管蕃亦卒以傾險致敗。後有李通。死而更蘇。云見祖法師在地府爲王講首楞嚴經。云講竟夜往忉利天孫綽道賢論。以法祖四嵇康論云。帛祖疊起於管蕃中散禍作於鍾會。二賢並以俊邁之氣。昧其圖身之慮。栖心事外。輕世招患。殆不異也。其見稱如此。祖弟法祚。亦少有令譽。被博士徵不就。年二十五出家。深洞佛理。關隴知名。時梁州刺史張光。以祚兄不肯反服。輔之所殺。光又適祚令罷道。祚執志堅貞。以死爲誓。遂爲光所害。妻秋五十有七。注放光般若經。及著顯宗論等。光字景。武江夏人。後爲武都互揚難敵所圍。發憤而死。

蕪益大師梵室偶談曰。予甫受菩薩戒。發心看律藏。閱黎古師試曰。汝已受大。何更習小。對曰。重樓四級。上級既造。下級可廢耶。師曰。身既到上層。日豈緣下級。對曰。雖昇他化。佛元不離寂場。

佛學

師之門人成時。靈峯宗論序說曰。自人不悟圓宗。諸佛願海。無能隨順修學者。不知非真實發大菩提心。一切盡成虛解。縱有爲生死志。亦必入小乘權曲境界。若並無此志。直成修羅魔外。何疑。老人一生於法界三室。前緣法界衆生。殷勤發願。今願文一卷。直顯不思議境界。眞無上醍醐也。吾見有憎者。謂爲繁瑣。有讚歎者。讀其文。惟恐臥。有感動流淚者。然亦未遑直下承當。徹悟性修之致。嗟乎。何眞法之不易讀。若此小子時。敬燃臂香四十八炷。曾爲法界衆生。等供安養願王。乞吾師願文。於一切世間。大作佛事。願遇者興起感觸。徹悟諸佛。卽自心本性。庶不令一切願王。久淪於異生界也。

蕡益大師跋達權書法華經曰。此經名平等大慧。亦名諸經中王。夫慧平等法。亦平頭。何故獨稱王哉。蓋法雖平等。衆生迷故。妄見差別。故一代時教。巧逗迷情。於無差別中。作差別說。至靈山極倡。方明差本無差。是會一切法。皆成佛法者。全由法華之功。回視華嚴。兼阿含。但方善對般若。皆無與並者。况本門極倡三世益物。番番種。番番熟。番番脫。前非始自大通威音。後不窮於薪灰火盡。凡如來堅窮橫徧之化工。施設教網之綱要。徹底顯示。罄無餘蘊。所以難遇過於優曇。受持功齊法界也。然佛法妙生法妙。不離心法之妙。現前一念妙心。是名蓮華。悟心蓮華。一切法無非蓮華心。是經王。心是平等大慧。達此實義。方名達權勉之哉。

法華綸貫自跋曰。李白登黃鶴樓。見雀瀛詩。遂擗筆。知不可勝也。智者大師親證法華三昧。光宅尙破。餘

家可知。後人紛紛置喙。未具青蓮學識耳。諸友請余解法華。堅以此意辭之。適達際督梓梵文。欲攝取全經大旨。以便初學。敬依玄文節取大綱。名爲綸貫。庶述古而不妄作云。

妙玄節要自跋曰。一字法門。海墨不盡。九旬譚妙。奚足云多。且九旬四辯文義何限。章安所記略矣。乃末世鈍根。猶畏其繁。望妙玄而如海。甘蛙守以不前。無上醍醐。罔沾一滴。可痛也。竊聞大智度千卷。羅什十倍略之。摩訶止觀全書。荆溪錄其大意。因放厥旨。輯爲妙玄節要。凡二卷。庶幾一變染指。漸充法味。然後徧討玄文。深證法華三昧。斯舉也。未必非循循善誘之一術也。若僅守節要。終置全珍。予固智者章安之罪人。而彼又予之罪人矣。

觀泉開士。血書法華經跋曰。經云。譬如高原。鑿井求水。若漸至泥去水必近。菩薩發大心。亦復如是。若得逢此法華經。王卽近阿耨菩提。儒亦云。有爲者。若掘井。九仞不及泉。猶爲棄井。噫。約教論泉。則五時四教無非法華。法華卽泉也。約觀論泉。則文字如土。問慧如濕。思慧如泥。而修慧泉也。開士若以阿含爲土。方言等爲濕。般若爲泥。應於此經一文言。一滴血。皆作清冽香泉觀。若求修慧之泉。應隨文入觀。正如不離高原。施功及水。鑿之既久。幽泉必迸。亦莫離此文言滴血。令成棄井也。

妙法蓮華經曰。佛住耆闐崛山。與比丘。比丘尼。菩薩。釋提桓因。大梵天王。四大天王。天龍八部。與韋提希子。阿闍世王等。百千眷屬俱爾。時世尊入於無量義處。三昧天雨寶花。六種震動。放眉間白毫相光。普照

世界。從三昧而起。告舍利弗。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故說此一乘妙法。授諸聲聞記。如是妙法。諸佛如來時一說之。如優曇華時一現耳。先示化城之權。終與髻珠之秘。雖三車異駕。而一雨普滋。皆令自知。決定作佛。說是經時。多寶佛塔。從地涌出。十方諸佛。集會証明。六萬恒河沙等菩薩。及其眷屬。護持流布。持經隨喜。有六根清淨等無量功德。若夫人旋陀羅尼諸三昧者。見靈山法會。儼然佛常住不滅。證悟者。自知非思議境界矣。天台智者大師。誇旋陀羅尼三昧。九旬談妙受持之盛。無出此經。

蕩益師法華會義自跋云。嗚呼。圓頓妙法。曠劫難逢。繄我愚蒙。何緣幸遭。每一披閱。恍若夙聞。豈非普賢威力。及釋迦守護之功耶。智者大師。不可復作。後賢堅執。鬪諍滋生。圓融絕待。法門幾成。彼此是非。情見弘之者。城塹益高。益深。望之者。疑畏日新。日盛。耳聞目擊。扼腕痛心。不揣疎庸。聊爲介紹。舉筆於己丑十一月初五日。甫成一序。病臥半月至十九日。方得勉強從事。旦夕繫繫手不停書。目不停閱。臘月二十六日。僅完會義八卷。歇節三日。庚寅元旦。隨試筆。又歷一月。告成。共計會義一十六卷。足運心力六十八日。嗟嗟古人一炷香。朗誦華嚴一部。旭也。鈍。矻矻乃爾。可嗤矣。然誘接初學。令得漸悟法華實相。不終按劍。亦不望洋。則釋迦普賢。及與智者。必愍旭之鈍。置而益鑒。旭苦心也。憨山大師。書唐修雅法師聽法華經歌跋曰。甚矣。心之妙也。三世佛。依此成道。十二類。依此輪轉。山河日月。依此幻現。文字音聲。依此發宣。

心不可以言語形容。然言語未嘗不即心也。隨一語必攬心之全體大用。然盡未來際演無量言語。亦不罄一念心之妙也。人各具妙心。得釋迦老子法華妙經。庶幾註腳法華妙經。得修法師聽法妙歌。庶略讚揚。此歌絕妙好詞。得吾慈翁絕妙手筆。庶稱二絕。世有不知自心妙法華妙及此歌之妙者。但珍慈翁妙筆日夕玩之。安知不因字知歌。因歌識經。因經悟心也哉。然則妙字妙歌妙經。無不從妙心流出。無不還歸妙心。誰謂心外有法。法外又別有心也。

吳大年居士書法華經跋曰。法華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非不能到也。於無人中。妄計有人。所以終日行而不自覺也。苟達一切法。無我人衆生壽者。無法相。亦無非法相。則微塵刹土。十世古今。總是一部妙經。佛子住此地。卽是佛受用。常在其中經行及坐臥。又何能到。不能到之可分別哉。靈山會上。深歎一念信解。及受持書寫功德。非虛語也。大年居士書妙典至三部。孫榮如珍藏供養。薄益道人。展閱隨喜。到耶未到耶。勿措思議可也。

達源禪宿六袞壽序。有曰。師親近新伊老法主既久。乃拗折柱杖。獨居華陽之定慧庵。庵久不蔽風雨。師就其地誦法華千部。施饌口千堂。數年有如一日。始感檀護鼎新之。

法數先問曰。答華三昧。圓該始終。貫徹凡聖。動靜云爲。全在此三昧中。無奈情生智隔。日用不知。縱令不知。理性何減。欲知理性。祇諦觀現前一念心性。爲在內外中間諸處耶。爲屬過未現在耶。爲有青黃長短。

等方隅色像可踪跡耶。爲竟空無斷滅不可道耶。若心性離四句。絕百非如此從心所現諸法。安得不離句絕非也。又諸法各有名貌。名可指陳。由此言之。法外無心明矣。然設無心。誰知諸法。法現心中。如影現鏡中。雲現空中。既不可分別。是心是法。又不可分別。非心非法。謂非實相實性可乎。佛界實相。乃至獄界亦實相也。佛界實相無相無不相。具足百界千如。乃至獄界實相亦無相無不相。具足百界千如也。十界正報。是實相。十界假名國土。亦實相也。既無一法非實相。則無一法非法華三昧。不於實相法界妄起凡夫二乘見解。縱偶起之。隨了此見。亦是實相。亦是法界。如此了達。勿忘勿助。久久打成一片。自然與法華三昧相應。切莫捨此別圖圓頓。亦莫畏此別圖捷徑。此最圓頓最捷徑法也。若事行助成理觀。有智者三昧儀儀。在勤而行之。果證可期。若不誦一經。不入壇行道。則如常不輕觀。一切衆生決定作佛。觸境逢緣。恒作佛法界觀。由眼所見。無非佛色。耳所聞。無非佛聲。鼻所嗅。無非佛香。舌所宣。無非佛號。身所觸。無非佛境。意所緣。無非佛法。故得六根清淨。三障圓轉。此所謂能轉法華。不墮說食數寶之譏。亦不招閻證無聞之禍矣。

九華山營建衆生塔疏曰。福田有二。一曰敬。敬曰悲。田以田勝。悲田以心勝。供舍利而福等虛空。敬田也。澤及枯骨。萬世稱爲仁主。悲田也。一田功德已不思議。况悲敬具足者乎。夫羅漢四果。証入無生。永離我執。旣入涅槃。不愛枯骨。凡夫比丘未斷思惑。儻尸骸暴露。則神識不安。神識不安可悲也。堂堂僧室可敬也。

矧凡聖莫測。神聖淵府。龍蛇混居。安知肉眼所謂凡僧。非卽大士曲示乎。是故隨供一骨。罔不具悲敬二田。九華爲天下第一名山。迺荒原暴骼。悚目傷心。予初到山首。以此事經懷。適有衆耆快爲鼓舞。不揣陋拙。倡作先聲。其有見聞隨喜。無論若縉紳。若少若多。旣投最勝之因。必克無上之果。敬則成佛道而有餘。悲則度衆生而無量。係以偈曰。僧相堂堂。福德之海。縱令朽骨。福性奚改。起塔供養。應至梵天。况復丈許。詎云不然。大士示形。徧在生死。青淤朽骨。黃金鎖子。彈指合掌。的的真因。誰爲証佐。妙法華經。

人疑僕從

唐承遠始學於成都後住衡山西南巖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茹草木而已。有慕而造者值於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樵以爲僕從而忽之不知其爲遠也。代宗聞其名賜所居號般舟道場世稱蓮社二祖云。

贊曰茆茨構而堯堂疑於村舍衣服惡而禹迹疑於野人況釋子以鉢衲支身者耶。今時有侈服節置藏獲惟恐人之不知而揚揚過閭里者亦可以少愧。

答曰。迷本無根。不迷即悟。惟狂克念作聖也。悟亦無根。不悟即迷。惟聖罔念作狂也。迷悟無定。相視苦海爲悟境者。卽以極樂爲迷境。視極樂爲悟境者。亦復如是。苦海極樂。亦無定相。求福報而行善。以自了爲出世。是極樂中之苦海。入地獄救衆生。寧度人。不作佛。是苦海中之極樂。言地獄言行地獄行甘心地獄。是爲苦海之苦海。時時出定。時時入定。出入如如。是爲極樂之極樂。

問。修悟見證可得聞乎。

答曰。時時處處可修。時時處處有悟。常見常不見。即見見離見。見證亦得。不捨證。不證亦得。不取證。是之謂修悟見證過了也。

問。迷信宗教之說可辨否。

答曰。迷云迷云。何宗教之迷乎哉。一切所有皆迷信也。曠觀今古。大地迷信而外。可無言說矣。人皆盜跖。世界無一息之安。是信利慾迷人盡。伯夷多此一番也。何必是信節義。迷厭世而作聲緣。想極樂之迷信無疑。戀世而作授受。想苦海之迷信靡際。我故曰。不迷則已。迷則皆迷。而況迷。

問。虛理與實事之分別相如何。

答曰。實由虛生。虛由實見。虛理如天空鳥迹。大海魚痕。實事如籠中之鳥。釜中之魚。各自見得。各自造得。問。言之玄妙。行之不足。如何。

答曰。言已玄妙而行未玄妙者不行耳。未行耳。夫人不行。行必可至。服膺勿失。何遠之云。
問。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是老僧常譚。未始來。無終後。決如此。吾儕當何以處之。

答曰。如此造去。但暫置輪迴因果於一隅。則縱欲任情。隨他墮去。一大快事也。否則山深林密。藉遺生平。一大快事也。否則愚忠愚孝。留名一時。一大快事也。否則大仁大不仁。灌漑千載。一大快事也。否則沽名釣譽。自欺欺人。一大快事也。否則聲聞緣覺。獨善其身。一大快事也。否則違時養晦。用之則行。一大快事也。否則登穴取虎。入獄救人。一大快事也。否則魚躍鳶飛。縱橫自在。一大快事也。同是慧心兒造。偏異大道。無難唯嫌。揀擇亦嫌。不揀擇。

問。卽其名而喚之。則觸不卽其名而喚之。則背不觸不背。且喚個甚麼。

答曰。同歸覺海。何有觸背。旣無觸背。將甚麼喚。

問。如何爲止觀。

答曰。非從止不得入。觀非由觀。不得至止。隨止隨觀。隨止不得偏廢。

問。如何爲信行願。

答曰。信者。信佛法不虛。信佛法無定相。信我本來是佛。行者。行佛之行。行吾所信。行吾所願。願者。發願。願信。願行。願自度。願度人。願供養一切佛。願供養自心佛。一切皆自心。自心遍一切。是之謂信行願。

問何爲體。何爲用。

答曰。無可言。無以名者。體也。因而名之。言之者。用也。指爲體。已是用矣。知爲用。是則體矣。

問體之用如何。用之體如何。

答曰。體本無生。善生者。體之用。用則必滅。不滅者。用之體。未發是體。既發是用。發而中節。爲妙用。退藏於密。是妙體。以大乘爲實用。以小中乘爲權用。以往生爲渡用。不言體。而體在其中矣。體用用體之大畧如此。

問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何如。

答曰。是爲徒言而所行反是者。深足爲戒。若無諸葛誰演空城。心力俱勞。恐不支也。譬之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責之當家當國者。若責之當家當國者。則非野蠻自由。漫無紀律。不可尤非倒行逆施。喧賓奪主。不可欲聞其詳。請觀初集贊自由篇可。

問何爲富貴。何爲貧賤。

答曰。無有也。有之。則五十步笑百步耳。以慧眼觀貧賤。以至死亡。知結果必有造因。富貴以至撫有四海。而徹底終成夢幻。不依仁。則下達而無已時。是貧賤之軌。依仁。則上達而無已時。是富貴之軌。虛空無量。極樂世界。皆備我富貴。孰逾是虛空。無邊地獄世界。現我前貧賤。孰逾是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又何。

貧。賤。富。貴。之。足。云。

問念佛是誰。

答曰念佛者佛也非佛不念佛故佛何須念佛念則有不念則無故不念何以無爲念佛人說法故畢竟佛是有是無有無俱不是故有無俱不是何須念無念之念念而無念揭曉方知故

問何爲新何爲舊。

答曰無新舊之可言也過去爲舊未來爲新過去者新過了也有生必滅故未來者舊過來底改頭換面故過去之舊種必成新實未來之新實舊種無疑以遷善爲保守是爲上上等新損衆人而我得意是無上上等舊

問何爲進化何爲退化。

答曰進退亦不外乎輪迴輪而上者爲進自進化興衆進化世界可運於掌上輪而下者爲退自退化陷人退化世界頃刻沈淪然進無定進退無定退也逆水行舟勢難中立未成佛以前是輪迴轉既成佛之後乃轉輪迴無明之樞機毫釐已千里諸君子好自爲之

問萬事萬物皆從一心之所發如何發起。

答曰從最最高潮如迅雷不及掩耳的模樣。

問如何收放法。

答曰勿忘勿助便好。

問畢竟如何安置。

答曰方便如意便得。

問向何處住。

答曰向喜怒哀樂之未發處。

問微心微物孰者先有。

答曰微心者微物之一分子。微物者微心之發現處。不有則已。有必同時。何則。無心誰識。物無物已無心。心也。物也。生滅之不能自己者也。欲證不生不滅端倪。請向未發處著力始。我故曰。不有則已有必同。時而何區區於心物爲。而何區區於孰无有爲。

問釋迦佛何時出家庭。

答曰未曾出家。問曰何以云然。曰本無家之可入焉。有家之可出。

問原始反終之說如何。

答曰著相以觀似有始終。離相以觀其決無始。之始便決無終與非終亦無境。殺那萬變亦無時。那殺無住。

一言以蔽之曰。夢幻而已。

問。何必多此一番。

答曰。夢幻無常也。何嘗多此一番。
問。然則如何而後可以處此。

答曰。本無可不可焉。有如何。
問。一切皆夢幻是真相如何。

答曰。真相離見聞外。

問。既離見聞外誰人拾得。

答曰。用智慧觀照拾亦得。不拾亦得。如如自在淡淡無奇。

問。莫能破。莫能載。是否。

答曰。是也。但無一物是六祖真相。莫能破。載是孔門真相。斷簡殘編與學人無涉。

問。真相尚有分別乎。

答曰。儒道是公共真相。不問則無分別。問已屬分別。不問屬儒道。
問。如何是君家真相。

答曰能載能破是答者眞相。

問能在甚處。

答曰會得必有能之時不會得無能之時會不會無定相能不能無處所。

問會底甚麼。

答曰言無已。有言有本無。因問而言。因言而問亦無。言者亦無。問者是在這裏。會得會得是會底。真相。不會得是不會底。真相。真相無。干於會。不會。會不會。無礙於真相。會得是真。我之真相。不會得。不失真相。之真。我是會這個咄掛杖。

問極樂世界有據乎。

答曰有一念不生全體現微風稍拂大用躋一日克己復禮一日之下歸仁一殺那之克己復禮一殺那之天下歸仁天下歸仁是極樂要看得見須克復去。

問地圓有據乎。

答曰有登高一覽。圓圓有邊際。曰此地以我爲最中心點。東方者如是言。南西北方亦復如是言。而其實則無一人一物不如是言也。以此知無有方也。

問地球繞日有據乎。

答曰。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無。
問何爲魂魄。

答曰。形而下者謂之器。皆魄也。



九

荷衣松食

唐大梅常禪師得馬大師卽心卽佛之旨隱深山
中人無知者鹽官以書招之辭不赴附以偈云一
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
處又移茅舍入深居



王陽明之惟心論（日本里見常次郎著陽明與禪之第二篇）（鈍根譯）

（一）王學根本之觀念

陽明之講學。以學之基本悉在於心。故其論心曰。『心卽理也。』又曰。『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物。』又曰。『物理不外于吾心。于吾心以外求物理。非物理也。』蓋凡事皆當以心爲基礎。雖理論縱橫萬端。究其極也。莫不一歸之于心。其論性曰。『性卽理也。心之本體也。以故天下無性外之物。』又曰。『心之本體卽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亦無不正。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心無彼此也。』其論身曰。『何謂身心。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吾身之所以能爲善去惡者。必其靈明主宰。先欲爲善去惡。然後形體運用。始能從之不悖。故欲修其身。必先正其心。即此之謂也。以形體之善惡。一歸之于心。斯實王學中燒點之所。集中權之所在也。至其研究之目的。物亦在于惟一之心。知心之所在。研心之所係。窮盡心之現象。則人生之能事畢矣。故其言曰。『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

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于多學多識。而以博施濟衆爲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心也。其所謂聖人之學。心學也。蓋斷言堯舜禹之所授受。實不外此心學。而孔孟之所謂仁。即所謂道心精一。亦即心之本體。曰仁曰義。正不得出于心之外。曰忠曰孝。亦皆從心中所沸出。衆善淵源于心。但能內省。即足以自得。無待外求。也不寧惟是。心之爲物。廣大流行。能融合事物。使萬事萬物成合于一。而心適爲其停滯周旋之處。推之則靈昭明。覺直可與天地萬物相合體。故又嘗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現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是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齶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綜上以觀。陽明于學術之基本。實在于攻究惟一之心。可稱爲極端之惟心論者。然其何以具此思想。則

必不得謂非基因于佛教。可決言矣。抑佛教之宗說。非一言所能概。而佛教之對人之教治。以爲人生而在苟有生命。必接觸于事物。遂不免生諸種煩惱。况生死迷想。亦人生一大困境。欲救治此煩惱此迷想。必先放棹乎其理定住之大海。無一毫之留滯。悠悠自適。以全其生。于此之直接方法。以消極論。則主眼在脫死生以滅苦痛。其結果遂因欲滅苦痛。而求脫死生。以積極論。則得生爲樂。本屬心理現象之定數。故佛教於此之猶治。消極的起于滅苦之目的。積極的得安心之歡喜。然而人類不齊。上知下愚。千差萬別。以故教法亦不能平等。必各應其知識之程度。而彼能盡歸于道。是不得不設種種法門。以度羣生。普通計之。有八萬四千法門。則陽明之學。果從何出。以其心理之說攷之。蓋出于佛教中最高尚之學說。且爲當時最昌盛之禪宗也。

謂王學之思想。依據于禪宗。非妄說也。試取其學說與佛禪之說。比較觀之。即得其義。傳心法要曰。『達摩從西天來。傳唯一心法。直指一切衆生。本來且佛。不假修行。但如今識自心。見自本性。更無別求。』又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達摩爲支那佛禪之初祖。所傳無他。卽惟一之心法。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此之心法。猶佛禪之目的物也。至如陽明所說性理身。皆一歸于心。而以聖人之學爲心學。其在佛禪。亦有說焉。傳心法要曰。『諸佛與一切衆生。唯是一心。更無別法。此心無始已來。未曾生。未曾滅。不青不黃。無形無相。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大非小。超越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待。當體即是。動念即乖。猶如虛空。無有邊際。不可測度。惟此一心卽是佛。』又曰。『佛與衆生。一心無異。猶如虛空。無雜無坏。』

如大日輪。照四天下。日昇之時。明徧天下。虛空未曾明。日沒之時。暗徧天下。虛空未曾暗。明暗之境。自相凌奪。虛空之性。廓然不變。佛及衆生之心。亦如此。若觀佛作清淨光明解脫之相。觀衆生作垢濁暗昧生死之相。作此解者。歷河沙劫。終不菩提。以是較之。則佛禪所謂佛心與衆生心。與陽明所云大人之心小人之心。互攷其意味。契合無間。他如陽明謂『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如一家。中國猶一人也。與佛禪所云『卽心是佛。上至諸佛。下至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同一心體。』何以異也。又如陽明所謂能推休惕惻隱之心。則于鳥獸之哀鳴蔚鍊。草木之摧折。瓦石之毀壞。莫不一體視之。以仁。雖小人之心。亦必然也。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之虛靈不昧。』其根據蓋亦在于佛禪。卽經所云。是法平法。無有高下。是名菩提。卽是本原清淨心。與衆生諸佛。世界山河。有相無相。偏十方界。一切平等。無彼我相。此本原清淨心。常自圓明偏照。世人不悟。只聞見聞覺知爲心。爲見聞覺知所覆。所以不覩精明本體。兩相參較。意義無差。從是可知王學之出于佛禪。始無疑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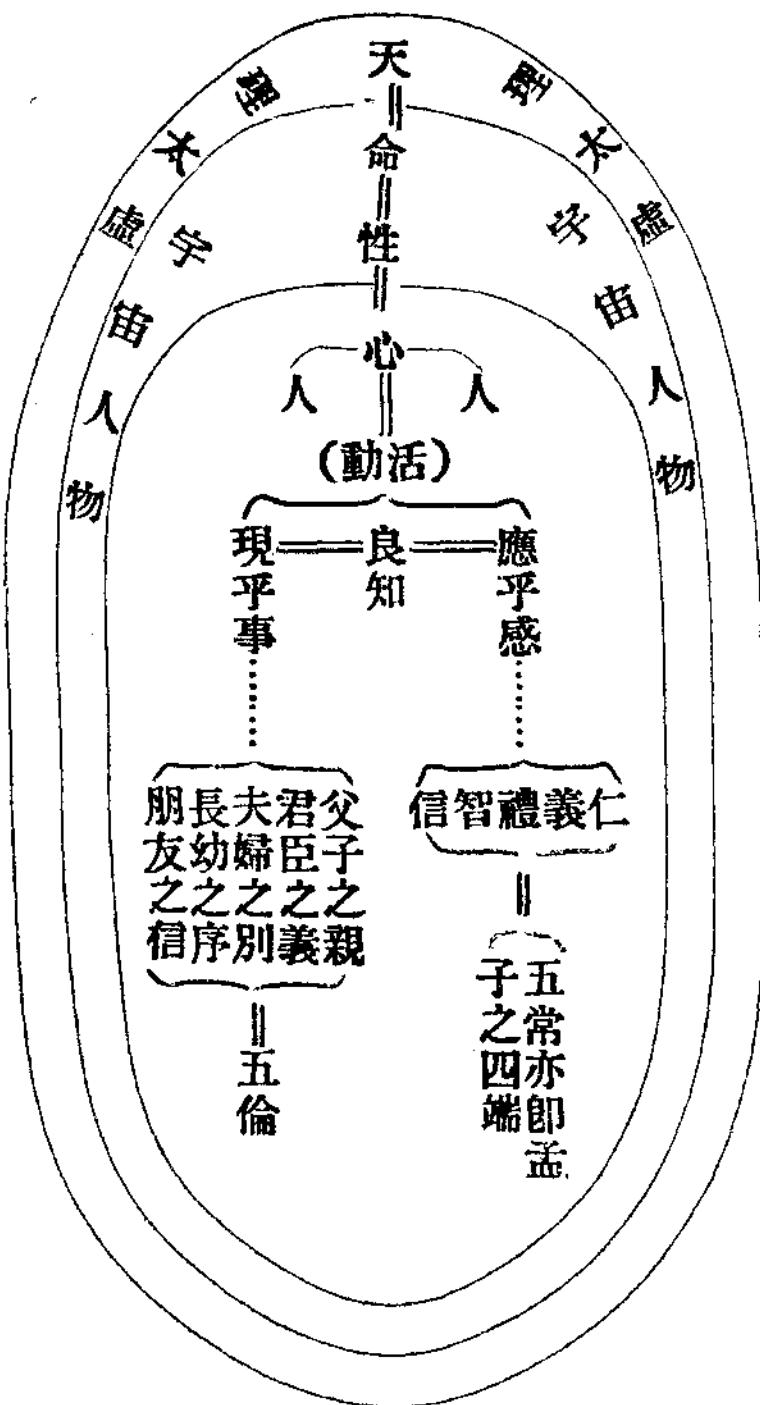
要之。王學之根本思想。以天地萬物。有情非情。係諸惟一之心。故能明心之性質。究心之活動。然後萬事萬物。自具備于此心。此心乃能圓明無礙。于是乃通乎人物而達乎四海。塞乎天地而亘乎古今。無所謂同。亦無所謂不同。無所謂變。亦無所謂不變。是卽佛禪所謂性法相當者是也。者心法者。離言說相。雖離字相。離心緣相。畢竟所談。佛也。衆生也。蠢動也。含靈也。山草木也。有情無情也。心性固無二致也。卽其作為之際。有所不同。窮厥本原。仍無變異。雖或有迷有悞。有濁有清。或有見聞。或不見聞。或有知覺。或不知

覺亦不能從是而破處此惟一無二之心法體。不過外物所緣使虛靈之間。有時暗昧。遂生異態耳。觀王子論心精微之處。與釋氏經典。僅有文字之不同。理由莫不歸于一致也。

(二)陽明于心之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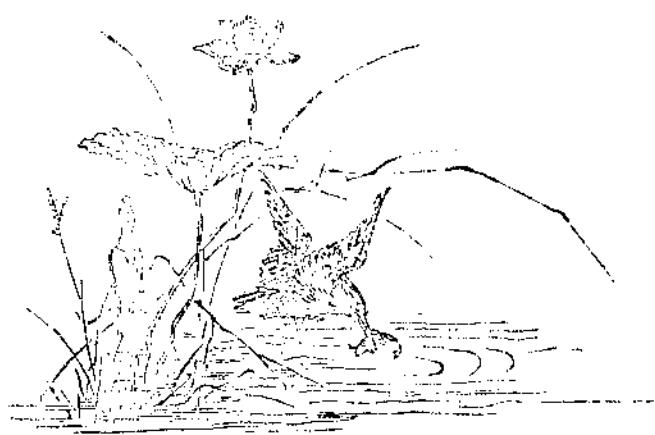
舜以天下授之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允執其中。』朱子解之曰。其意以人心與道心。二者相並立。人心者。出于吾人之形氣。被誘于外物。而攷慮其利害得失。必出于私心也。道心者。天然所固有。原因于吾人之天性者也。所謂大公至誠。原出天稟者也。上智下愚。皆有人心道心之二者。雜于方寸之間。故不可不知其所以治之之道。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道心之命。庶幾可矣。陽明則曰。『心一也。未雜于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僞。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卽人心。初非有一二心也。』程子曰。人心卽人欲。道心卽天理。語如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日道心爲主人。人心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爲主人。人欲又從而聽命者。『其意以人心道心。初無二致。心惟一也。失道心之正。則爲人心。明人心之正。則爲道心。易言以明之。夫人當中夜無人之際。澄心靜思。使七情之私。泯滅不老。以攷慮事物之是非善惡。此際之心之動作。卽朱子所謂道心也。先計自己之利害明失。而後及于事物。如此之心之動作。卽朱子之所謂人心也。然中夜無僞時之心。與感于利害得失時之心。共是一心。本無二物。一身之間。心焉有二。故道心滅。則人心生。人心去。而道心出。人心道心。斷無並立之理由。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區畫。不過謂其動作時之狀態而已。又安可謂心有二哉。』

從以上之理由觀之。則陽明以道心指心之本質本體而言。心之本質本體。即所謂良心也。然曰良心曰道心。亦不過異其名。其實不可謂非同物也。窺陽明之意。以爲天地之間。舍理以外。無他物。森羅萬象之一切運用發作。皆以理之活動爲本體。以此理而交紀于人。則爲性。由性之運用發作而活動者。卽道心也。但所謂道心。必起于事物之關係。此之關係。蔽于人欲之私。即爲人心。不爲人欲之私所壅蔽。即爲道心。茲以圖表示之如左。



如圖所刊之性也心也。雖同在理之圓內。不可謂其同一也。其所差別之點。則性者。理之配布于人物者。也。性既于事物有關係。而使其爲活動的者。則心是也。心得其正爲道心。心失其正爲人心。無他義也。

(未完)



覬施不憶

唐靜琳。京兆華原人。道風既播。覬錫日至。並委諸侍人口。不重問。後欲作福。方恨無財。侍人出之。琳曰。都不憶有此也。平生衣破。以紙補之。

有正書局發行南京經房圖價目表

佛像 彩色兩種寄售

	本色每張	彩色每張
洋紙石印圖像	六分	大二元五角
華嚴法會圖	三分五厘	小一元八角
極樂莊嚴圖	大	大二元五角
西方接引圖	小	大二元
西方三聖像	大	大二元五角
靈山法會圖	小	大二元
釋迦佛坐像	報身	大二元五角
四十八臂觀音像	五分	大二元五角
十八臂觀音像	四分	大二元五角
慈悲觀音像	五分	大二元五角
觀音像	二分五厘	大二元五角
送子觀音像	三分	大二元五角
地藏菩薩像	二分五厘	大二元五角
准提菩薩像	二分五厘	大二元五角
織跡金剛像	二分五厘	大二元五角
韋馱天尊像	三分	大二元五角
	二分五厘	大二元五角

有正書局發行佛經流通所書目

起信論科註

此書爲學佛者初步必要之書經桂君伯華集各家註釋節錄賢首

義記分注句下庶學者易于領解每本大洋一角五分

華嚴原人論合解再版出書

不知所以爲人之道以華嚴之理解釋吾人之所以爲人知人則知天知天則知佛超凡入聖此書可爲絕妙之津梁矣每本一角五分

金色精印西方三聖像

西方三聖者西方極樂國土

有佛號阿彌陀即無量壽佛菩薩是也凡念佛求生淨土者能得莊嚴之佛像日日瞻視誠心禮拜心心念念妄意不生臨命終時默觀三聖前來接引則必到淨土無疑矣

每張大洋一角

有金色西方三聖像大洋一角 彩色西方三聖像一角五分 五金彩色西方三聖像一角

有正局發行佛經流通所

頻伽精舍刊大藏經廣告

三藏教典胥爲法會圓音自騰蘭竺迎葉摩騰法蘭東來首譯

四十一章爲震旦有經之始厥後二支 支數過二安
安世高 證支曜二安
安玄 勇於宏法遂譯旣多流播遂廣六代之世多

藉國力以事譯述法將接踵靈源愈闢經律論部州萃區分祐公偏興藏名永定三藏_集_英_祐_集

足
三藏紀集

卷之六

通鑑

唐護法逾力詔譯之數倍於前朝濟衆順權有由來矣有宋而後歷代所繫畧有增減而率各大藏前請崇禮象教雍正自號圓明居士徵語亥要記在史乘猶復簡料前本定爲龍藏刊成四體玄文

南齊宋梁齊竟陵王自號圓明居士。性喜讀書，猶得僧徒之口耳。故稱其子曰南齊竟陵王。
漢文滿文唐古忒文察古文 淘爲一代法寶今欲振拔澆俗妙造勝因發忠義之菩提大慧禪師云菩提即忠義心是契金剛之慧果

心是契金剛
云菩

國
文

慧果

非我佛之方便善巧種種法門因機接引又奚從而措手乎近者東鄰淳興冥資佛力微國緣起以前早有日僧傳法於美國前年美人集其國中大文學家百有餘輩悉取全藏內典譯爲旁行之文且有取爲大學教科者佛法流通因之益遠英德諸國久有信徒所出書報足資探討將來宏濟十

方廣布全球普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燭其狂慧共契正智釀爲吉祥世界時節因緣已有造之者矣本精舍久發大心擔荷正法爰於己酉冬廣集居士大德從事校刊大藏經全文分訂五期

出版特先發行預約券爲便購讀今首期至第三期業已出版預約券亦於去秋八月截上發售至四五兩期准於年內以次告成原定全經出版每部實價銀二百四十元茲欲推行宏

願以廣流通用訂通融辦法凡於現時惠足價欵而來購請者每部減收實銀一百元
以年内全經出版日爲限如逾限至明年則照原定價目二百四十元不折

不扣務望海內上士大德有願購請者即祈從速爲幸

總發行處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花園內本精舍流通所
本精舍分售處泥城橋有正分局內佛經流通所

上海各大書坊均可托購

大藏經出版廣告

頻伽精舍
校刊 大藏經第五期 現已出版 廣告

經逾限則每期推四十元至全經告成實價二百四十元此議既定從事發刊乃察知其卷帙多寡不一者由於經有繁簡祇能分別部居不可強析篇第故仍依原本四十字而將改分定簡章

峻 恐與原定簡章不符合聲明免滋誤惟此經開印以來持校前清龍藏已增多千餘卷勘讐甚繁其中梵文圖畫訂撰並無極期復爲承印之中國圖書公司一再因事延擱初以刷印資料各項核算承攬之值虧折頗鉅

昂 核計承攬之初將紙墨工料一算之時凡紙墨工作皆

照市核實估計 即紙張一項始定每件合銀六兩四錢後漸漲至八兩五六錢

民工資靡不增益 全經工費浩大用紙六千餘件核之初估成本已溢出一萬餘金既發願爲流通教

增價 惟所採遺佚甚多皆爲秘寶方在借鈔尤非急切可成並將多非一致董而理之實須時日茲復訪得

燉煌 石室所藏古書中遺經甚多皆爲秘寶方在借鈔尤非急切可成並將皆中國佚傳古本搜羅所及總計已不下二千餘卷若必待賡續成編不但淹滯過久無以副信仰之期望即本精舍開始至今亦恐力有不遑轉

羅 越今定先就原藏四十函結束准期於舊歷年內完全告成其所搜集之經則另俟編輯

勘記 一部有千數百頁現至舊出版即分贈諸公不取值

一百元 遂明原定實價一百四十元不折半價彌陀鑒證為荷再本

校 在年內現購每部減收

部八千四百十二卷裝訂四百十四冊總爲四千九百三十冊頗疑卷帙多寡不均擬分編四百八十冊裝訂四十八函故即揭之簡章分五期出版發售預約券定價每部一百八十元按期交款領回

旋議將紙墨工料一切開支皆歸本精舍始得繼續開工但當日付印預

本精舍校刊大藏經始於己酉冬月據日本宏教院所刻者爲稿本其書內容一千九百十三年

十帙頗疑卷帙多寡不均擬分編四百八十冊裝訂四十八函故即揭之簡章分五期出版發售預約券定價每部一百八十元按期交款領回

旋議將紙墨工料一切開支皆歸本精舍始得繼續開工但當日付印預